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於 1980 年代起開始積極發展經濟，先後設置四個經濟特區和開放沿海 14 個城市，展開全面對外的經濟發展模式，隨著對外貿易的增加，中國對於海洋資源的利用以及海上貿易交通線的維護有了深刻的認知與作為，加上國防現代化的推行與海軍戰略的轉型，發展海權是中國 21 世紀必然會走的道路。

根據馬漢的「海權論」，認為構成海權的因素有下列幾項：生產力、海上運輸、海外殖民地以及強大的海軍。然而具備這些條件的同時，一個國家海權發展尚受到以下六項因素之影響：1 一個國家之自然條件；2 地理位置；3 領土範圍；4 人口；5 人民的性格；6 政府以及國家機構之特性。<sup>1</sup>依照這些條件看來，中國發展海權是有其潛力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海權發展的助力和推力，加上蘇聯瓦解對來自北方威脅的降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權力逐漸消退、以及南海領土主權爭端等因素，中國發展海權是符合國家利益與安全的戰略規劃。<sup>2</sup>

隨著海權思想的擴張，中國於 1998 年制定了「中國二十一世紀海洋議程」，提出中國海洋事業永續發展政策，大力發展海洋

---

<sup>1</sup> 鈕先鍾，《戰略家》。台北：麥田出版，民 89，頁 248-251。

<sup>2</sup> 鈕先鍾，《海洋與戰略》。台北：麥田，民 84，頁 396-398。

戰略。<sup>3</sup>而海軍戰略也將由目前的「近海防禦」戰略往「遠洋海軍」的目標發展，針對此一趨勢，亞太各國紛感到不安並謀因應之道。美國在亞洲的重大國家安全與利益之一就是防止區域內興起能與之抗衡的軍事強權，針對中國的海權和軍事擴張，美日在 1997 年簽訂了「美日防衛合作新指導方針」，重新賦予美日安全同盟新的內涵與意義。此外，美國也繼續維持在東亞 10 萬駐軍（參見表 1-1），對中國採取圍堵與交往的策略，以確保美國在此區域的國家利益。相對於日本而言，中日本來在地緣戰略上即有所重疊與衝突，中國擴張海權無疑會對日本產生更大的威脅，因此日本除了繼續和美國保持密切的同盟關係外，對於自身的軍事實力與國家發展也積極的建設規劃，期望能在東亞事務上扮演更為積極且獨立自主的角色。

表 1-1：美國東亞駐軍概況

	駐 韓 美 軍	駐 日 美 軍
陸 軍	27000 人	2000 人
海 軍	290 人	25000 人
海 軍 陸 戰 隊	150 人	22000 人
空 軍	10000 人	16000 人
小 計	37390 人	65000 人
合 計		102390 人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htm>，民  
92.11.20。

<sup>3</sup> 中共國家海洋局編製，《中國二十一世紀海洋議程》。北京：海洋出版社，民 85，頁 16-20。

然而就美、日、中三國的地緣關係而言，美日兩國在安全、政治上合作多於對抗，但是在經貿關係上則常是競爭多於合作；中國與美、日兩國的關係則是在經濟上合作大於競爭。而中國積極發展海權勢必會對於美、日地緣戰略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基於國家安全規劃下之地緣戰略的考量，美、日如何因應中國海權的擴張？因此，針對此一趨勢，本論文可能將會延伸下列幾點問題：

第一，隨著中國海權的擴張，其所規劃之目標與實際作為對於美、日地緣戰略會造成何種衝擊與影響？

第二，戰後的日本常被譽為是「經濟上的大國、政治上的侏儒」，為了擺脫此一結果，日本正積極的朝「正常國家」的道路邁進，同時也逐步地降低對於美國的依賴，期望在軍事上有獨立自主的空間與力量，並成為支配東亞地區的軍事強權。針對此一目標，日本如何在美、日、中三角關係中尋求國家未來的出路？相對於中國的擴充海權，此一情勢是否會提供日本擴充其軍事力量與勢力的理由，進而回復到「軍國主義」的道路，對於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定會造成多大的衝擊？

第三，美國的霸權正逐步的在消退之中，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與朝大國之路邁進的日本，美國在亞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將會有如何的轉變與調整？

第四，在美、日地緣戰略規劃中，台灣戰略地位會隨著中國海權的擴張而有如何的轉變？對於台灣國家安全的確保是利或弊？

## 第二節 研究範圍、方法、架構與限制

### 一、研究範圍

#### (一) 時間範圍

本文將從 1978 年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開始論述中國海權以及海軍戰略的逐步發展與成型，研究時間範圍著重在冷戰後探討在中國海權發展下對美、日地緣戰略到 2004 年的影響與因應。

#### (二) 對象範圍

本文將從地緣戰略以及國家安全兩個領域來探討，主要論述的主體國家為美、日、中三國，而文中將會兼論到亞太地區幾個主要國家如俄羅斯、澳洲、印度、印尼、南北韓、台灣、菲律賓等國家。

論文中將就地緣戰略中的海權論、海洋法與海洋戰略以及國家安全的四個領域：政治、軍事、經濟、心理等方面來論述中國海權的擴張對於美國與日本地緣戰略之影響以及美、日採取的因應之道，最後並歸納中國海權擴張發展此一因素對於美、日、中相互關係所造成的影響。

###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之撰寫將以地緣戰略、海洋戰略和國家安全思維去探討中國海權發展之因素與目標，以及對於美、日地緣戰略之影響。故研究前將先對於地緣戰略以及海權論作一界定與說明，並以現實主義之觀點出發，對於國家之行為進行客觀之研判與分析，再以「文獻分析」以及「歷史結構」兩種分析途徑歸納中國擴張海權對於美、日地緣戰略之影響分析。

在本論文中，採取以下兩種研究方法：

###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以「文獻分析法」蒐集、整理以及歸納書籍、期刊、報紙、網路與其他相關之學術著作，試圖從這些取得的資料中分析歸納中國海權的發展背景與目標，並由歸納出之發展方向與美、日兩國之地緣戰略作一比較分析，以探究美、日、中三國未來之互動關係。

### （二）歷史結構研究法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存在著理論與現實兩種層面的不同強調，而「邏輯實證論」代表著強調理論層面者，「歷史結構主義」則強調事實層面的社會科學觀。強調理論層面者，注重內在科學性與邏輯一致性，且追求一般化理論的建構；而強調事實層面者則較注重歷史事實的分析及歷史因果關係的掌握、實存因果網絡關係以及強調調整歷史的重構。

在美、日、中地緣戰略以及現實主義的國家安全與利益觀點下，其結構性因素為國內政經情勢與區域結構所交織而成的歷史

脈絡，可能限制及引導國家行為，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主觀行為者的意志與特質而表現出不同的決策與互動模式。因此，要探討此一複雜之互動關係，非一般理論性研究所能盡觀，故使用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來做此一歸納分析的工具，以期盡可能的歸論出現實國際關係之全貌。<sup>4</sup>

### 三、研究限制

本論文在進行研究時所遭遇可能的研究限制為中國海權發展戰略屬國家軍事機密，使得取得之參考性資料真實性需加以斟酌，自然對於研究論文造成一定之限制。其次，國與國之互動交往雖有文獻紀錄可考以及脈絡可循，但有時也可能存在著非公開之私下妥協、默契與秘密交易之情事，影響到研究時的準確度。

## 第三節 論文架構及章節安排

### 壹、論文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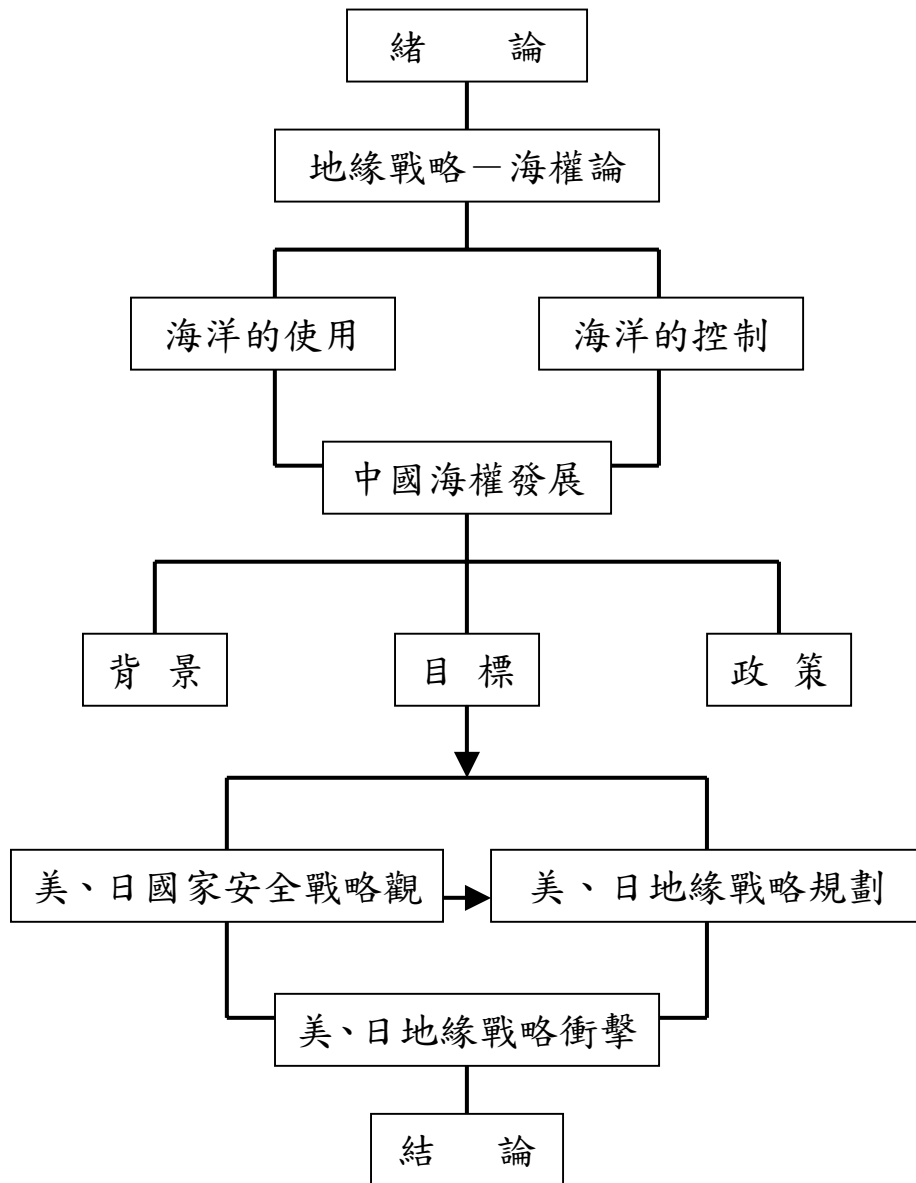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第一，分析中國海權發展對於美、日地緣戰略所造成之影響與轉變。第二，探究日本在中國發展海權的背景因素下國家未來的走向與在美、日、中三角關係中如何尋找可能的出路。第三，探討美國未來在東亞地區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區域內權力結構之改變與重組。第四，分析因中國發展海權而牽動之美、日地緣戰略轉變對於台灣戰略地位之影響，以及歸

---

<sup>4</sup> 蕭全政，〈兩種社會科學典範〉，《政治科學論叢》，第5期，民83.4，頁61-68。

納對於台灣有利與不利之條件。本論文研究架構安排如下圖 1-1：

圖 1-1：研究架構



## 貳、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以及文獻回顧，並對於本論文所引用之理論與觀念做一探討與解釋。

第二章是中國海權發展之背景與目標。首先，說明中國發展海權之背景因素以及相關的法源規定。其次，分析中國在依據國家安全與利益下所規劃之海軍戰略轉型。再來，根據中國海權思想之轉變而形成之海軍戰略規劃作一探討與說明。最後，從上述研究所得知結果分析中國發展海權可能之挑戰與目標。

第三章為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家戰略佈局。分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之規劃，以及根據此大戰略所規劃之海洋戰略，和美國亞太戰略之規劃。依據上述戰略，分析中國海權發展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國家安全與利益所造成之衝擊，以及美國所規劃的因應之道。

第四章是後冷戰時期日本國家安全戰略。探討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和海洋戰略規劃，以及日本在區域內之地緣戰略分析。根據此戰略，歸納中國海權發展對於日本之影響，以及日本所做出之反應與戰略規劃。

第五章為中國海權發展下之美、日地緣戰略分析。從現實主義觀點出發，探究在中國海權發展條件下的美、日地緣戰略因應與規劃。並分析中國發展海權對亞太地區所造成之影響，以及美、日因應中國海權發展可能之地緣戰略選擇。

第六章是結論。進行上述研究成果之回顧與歸納，並回應研究論文所欲瞭解的問題做一研究總結，最後並就論文研究做一檢討。



## 第四節 名詞界定與理論探討

### 壹、地緣戰略

地緣戰略學是由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逐漸衍伸而來，地緣戰略強調以特定之地理環境的佈局與規劃，進而創造出能夠爭取最大之國家利益的一種國家行動指導方針。地緣戰略思想主要強調地理位置和空間對國家安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地理位置、綜合國力和戰略利益構成一國地緣戰略的格局，與全球戰略不同，地緣戰略更注重地理位置以及因地理位置不同而產生的戰略利益。因此，地緣戰略(geostrategy)是依據一定地緣條件分析、研究國家（區域）間戰略關係的互動變化，揭示國際形勢發展趨勢，以及戰略格局演變與調整，為國家確定戰略方針和對外政策提供依據。概言之，地緣戰略是制定國家安全戰略與軍事戰略的重要依據，也是影響國家安全的基本因素之一。構成一個國家地緣戰略關係的地理因素，大體上可以區分為自然地理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國土大小、國土形狀、自然資源、國都、邊疆國界等；以及人文地理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和軍事綜合實力、人力資源的有機構成及分佈、民族宗教和社會力量的結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定位及對外政策特徵等。因此，地緣戰略是每一個國家大戰略決策者，在遂行大戰略之計畫作為以及實質作為時最根本的依據。

地緣戰略主要思想學說包括麥金德的陸權思想、馬漢的海權論以及豪斯霍夫的生存空間理論，。以下分別就其學說與主張作一概略說明：

#### 一、麥金德心臟地帶說

英國地理學者麥金德從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歷史性衝突的觀點中，認為人類歷史隨著世界權力結構的轉變將從海權邁入陸權時代，陸權的爭奪將成為強國稱霸世界的關鍵。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書中，麥金德指出從東歐平原延伸到西伯利亞平原的大陸「心臟地帶」是世界政治的中樞地帶，這一內陸區域是海洋國家軍艦無法到達，是不受海洋國家勢力控制的地區，更是陸地國家爭霸歐亞大陸的戰略中心區。順此推論，麥金德在地緣政治上提出其著名的戰略進程：誰統治了東歐，就能支配心臟地帶；誰支配歐亞大陸的心臟，就能控制歐亞大陸所在的世界島（歐、亞、非陸塊）；誰控制世界島，就能稱霸全世界。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時空背景來看，麥金德倡議「心臟地帶」論的動機顯然有三：一是反映 19 世紀中期後英國國力的衰退，依靠海權稱霸世界近百年的日不落國，在長期與法國爭奪海外殖民地後，面對新興的強權特別是德國與美國，已漸感失去對世界的支配權；二是憂心歐陸的新興強權—德國將破壞歐陸既有的權力平衡，進而威脅國力已趨衰退而一海之隔的英國，而這正是英國身為緊鄰歐陸之海洋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宿命；三是希望同為實行民主政體且為同族的新興海洋強權—美國，能與英國共同介入歐陸政治防範德國破壞權力的平衡，當然，此舉也可分散美國國力於歐陸政治上，避免美國的海權力量擴張過速而取代英國在世界的地位，以確保英鎊集團的勢力與幣值。

麥氏「心臟地帶」論的主要目的雖為防止德國的興起，但首先落實此論者卻是德國。任職德國外交顧問的地緣政治學者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即依據「心臟地帶」論，慫恿希特勒採取擴張政策，從侵略東歐的波蘭與捷克開始來建構德國人「生存空間」的第二「泛區」(panregions)—涵蓋歐洲及非洲的區域，再從第二

泛區逐步統一世界。<sup>5</sup>德國此舉終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更重要的是，俄羅斯在戰時也依據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進行佈局，並在戰後立即佔領東歐組成蘇聯共產集團，企圖先控制歐陸進而掌握歐亞大陸。面對二次大戰後歐陸地緣政治的變化，取代英國成為新興海洋霸權的美國，也在麥金德「陸權論」戰略觀的影響下，絕不允許歐亞大陸上出現一個稱霸歐亞的強權。美國這一冷戰時代的地緣戰略設計延續至後冷戰時代依然未變；當然，「陸權論」也成為歐亞大陸強權拉大戰略縱深，藉以和海洋強權爭霸世界的重要思考架構。關於麥氏「陸權論」之主張與思想方面，其學說概要如下：<sup>6</sup>

麥氏將歐、亞、非三洲大陸視為擁有廣大面積土地的「世界島」。他指出地球上 75% 面積被廣大的水域所佔據，陸地面積僅佔 25%。就陸地總面積而言，「世界島」佔全部陸地總面積的 17%，而其餘大陸（美洲、澳洲）僅佔 8.3%。同時「世界島」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數的 88%。「世界島」的「心臟地區」或「地理樞紐地區」，西自伏爾加河、東迄大興安嶺以西、南自喜馬拉亞山、北至北極海。樞紐地區在 1904 年原始定義為：河川流入北極洋和內陸海指（裏海和黑海）的地區，同時也是歐亞大陸上海權所不能到達的地區，是一個完全大陸性的地區。1919 年麥氏用「心臟地區」來取代「地理樞紐地區」，其範圍略有差異；即從波羅地海到黑海之間的地岬向東延伸 2500 哩到葉尼塞河；從北極海向南到土耳其與蒙古之間的山地屏障線。1943 年麥氏即明確指出蘇聯的領土相當於心臟地區，該地區包括歐陸全部、印度、東南亞、中國的大部分，是人口及經濟資源最發達的地區。在他的週邊就是「內新月地區」，那是一個部份海洋性和部份大陸性的地區，最

<sup>5</sup>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台灣的安全戰略〉，《東吳政治學報》，第 13 期，民 90，頁 26-30。

<sup>6</sup> 教育部軍訓處主編，《軍訓人員論文著作精選》。台北：教育部學生軍訓處出版，民 93.1，頁 13-20。

外圍就是「外新月地區」，那是由各島國（英、日、澳洲、美洲、...）所組成，陸權難以直接威脅。心臟地區的東北面為勒那河地區，是西伯利亞東部的一片險惡山地，面積達 3750000 平方哩；東面為阿爾泰山和天山山脈；南面為興都庫什山地和阿富汗及伊朗高原；在裏海和黑海之間有高加索山地；西南面的喀爾巴阡山地構成一道天然防線；在西面為波羅的海。只有在西面夾在喀爾巴阡山地與波羅的海之間為一條可以直接攻入心臟地區的門戶，因此只有東歐才能控制心臟地區的門戶。<sup>7</sup>

其次，心臟地區在世界島而言，居於中央位置，控制心臟地區的國家，除西面外，幾乎不怕任何攻擊，若能利用其豐富的資源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重工業國家，就能運用快捷、廉價的內陸鐵、公路，就能逐步的征服歐洲、中東、印度和遠東，控制歐、亞、非大陸（世界島），並且憑藉其優勢的資源和人口及內新月地區一切海軍基地，陸權也能建立壓倒性的優勢海軍，去征服外新月地區的海權國家。部份海權與新月地帶海權與部份心臟地區陸權的資源合作，亦能建立壓倒性的優勢空陸海軍，去征服「心臟地區」的陸權國家。

同時，麥氏深信世界戰略形勢主要為海權與陸權的對抗，心臟地區不但幅員廣大，且其位置距海洋甚遠，不受海權的威脅，如有一個強大民族能統治此廣闊領土，即可轉變世界權力的均衡。而且麥氏深信廉價的陸上運輸（尤其是鐵路）最後一定可以抵銷海權國家便捷的海上運輸，陸權國家能依賴陸上運輸以支持長距離以外的軍事行動。（事實上已有一部份轉變，來自於相互影響的部份陸權與部份海權的合作，如：東協與東南亞、日本一臺

---

<sup>7</sup> 同註 5，頁 21-24。

灣—菲律賓與中國、中國與美國、南北韓與中國)。麥氏亦認為內新月地區若與心臟地區結合，利用歐亞這塊世界島的豐富資源，必能征服世界，因此除擔心中國征服俄羅斯帝國外，更擔心蘇聯與德國合作，因此主張英國應聯德制俄。他認為德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但憑其優異的軍事和管理天才，可能不久就會恢復元氣，並企圖建立另一個帝國，若德國統治了東歐，則有控制心臟地區的危險，因此建議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建立一道由緩衝國家所組成的隔離線，將德、俄隔開，以阻止德國進軍東歐。西方國家在第一次大戰後也確實建立一系列的東歐緩衝國，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緩衝國卻成了侵略的犧牲者。(事實已有內新月地區與外新月地帶及海權的合作；而前蘇聯共產黨的分解與歐洲共同市場的結盟，形成歐洲內新月地區對「心臟地區」的威脅)。

## 二、豪斯霍夫的生存空間理論

豪氏的理論基礎沿襲賴則爾的「生存空間」理論及克則倫的「自給自足論」，強調擴張的理論，並將世界區分為四個泛地區，每個泛地區都能自給自足並有一超級大國所領導（大東亞共榮區為日本領導、泛俄區由蘇聯所領導、泛歐區由德國所領導、泛美區由美國所領導），各區將會因領導國的擴張而趨於統一。<sup>8</sup>豪氏受麥金德陸權論的影響，深信陸軍具有佔領空間的性能，所以仍將為決定戰爭的力量，德國如欲征服世界，第一主要目標係先求鞏固心臟地區，欲達到這一目標，主要必須對付蘇聯；次一目標係對中西歐的控制與非洲殖民地的獲得。控制了世界島之後，最後的目標係摧毀反抗德國海權國家，主要為英、美。而控制心臟地區的首要步驟為先控制自芬蘭到希臘一線的緩衝國家，才能打

---

<sup>8</sup> 同註 1，頁 248-251。

開蘇聯西邊邊界的門戶。掌握西歐邊緣地區，對德國未來的地位關係極大，麥氏相信，丹麥、比利時與荷蘭等西歐小國，必將註定滅亡的命運；法國雖係德國在西歐的唯一障礙，但其生機與政治上均趨凋萎，非德國之敵；義大利的地理環境已限制了他的自由活動，可以不必介意；非洲的殖民地也非難事，應列為主要目標。

此外，豪氏也深感海權的重要，宣稱世界上最具有決定性的政治潮流，係激勵強國向海洋發展，他相信世界霸權最後將是由同時擁有強大的陸軍與海軍，而又有空軍為輔的國家所取得。因此，豪氏認為太平洋是世界最重要的區域，將成為過去地中海與歐洲時代與大西洋時代的繼承者。他在 1928 年出版的「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一書中即預言未來將是太平洋時代。豪氏的地緣思想就成為後來的納粹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理論基礎。

### 三、馬漢海權論

馬漢出身美國海軍，一生研究海權著作甚多，馬漢的海權理論，依據歐洲列強海權發展史實，強調如要建立一個海權國家，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力量，控制重要島嶼及半島以建立海外基地之戰略據點，並掌握各重要水域之交通線以控制海洋。曾任美國海軍大學校長的馬漢，是第一位有系統詮釋海陸權力特質不同，並極力倡導掌握海權重要性的論者。馬漢藉由研究海洋的發展史，特別是 18 世紀英國霸權如何擴張全球版圖的戰略，而主張提升海洋權力對晉身為強國至為重要；尤其是能否掌握重要的出海口和交通航線更是逐霸全球的關鍵。馬漢進一步以戰略的觀點認為，海洋是同時具有商業利益與軍事安全的價值，強權為能拓展商業航運的利益必須取得海上航行的自由，而為取得航行的自由

就必須有強大的海軍力量掌控制海權。馬漢不僅著述海權論更大力推動美國成為海權大國，並直接參與美國與西班牙的海戰；而且，其觀點還影響美國介入巴拿馬獨立戰爭以取得興建及營運巴拿馬運河的特權，讓美國得以利用最短的航線將大西洋與太平洋連接起來，完整地構築美國的海洋防衛線—將戰火隔離於美國本土的「離岸戰略」(Off-shore Strategy)，並進一步奠定稱霸海洋的基礎。

馬漢論「海權」的六項基本要素：<sup>9</sup>

(一) 位置：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島嶼，靠近主要的貿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及海軍基地。例如英國以英吉利海峽和歐陸相隔，不僅有水為屏障，且距歐陸近，因此英國不須維持大陸軍，而可集中國力發展海權，以優勢的海軍來封鎖歐陸港口，並控制出入歐洲北部的航線。與英國成強烈對比的是法國，他不僅要維持大陸軍，而其海軍也必須分駛大西洋與地中海，因此在海權競爭中，法國對英國自然居於劣勢。

(二) 地形：一國的海岸線是其邊界的一部份，凡是一個國家其疆界易於與外界接觸者，其人民便較容易向外發展，與外面世界相交往。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遷，不願投身海洋，如法國；反之，則疆使人民不得不靠海維生，如荷蘭、葡萄牙。島國及半島國家受限於地形上的因素，若欲發奮圖強，則必須重視海權的發展。

---

<sup>9</sup> 同註 6，頁 267-271。

(三) 國土之大小：馬氏認為國土的大小必須與人口、資源及其他權力因素相配合。一個國家人口的總數與海岸線總長度的比例，具極大重要性。否則廣大的領土可能反而成為弱點。如面積太大，而人口與資源不成比例的國家，防守密度低，國家的危險性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則更是一大弱點。以美國內戰時的南軍為例，以人口和資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積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長的海岸線和太多的內陸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導致失敗。

(四) 人口數量：人口數量和素質對海權均為重要基楚，海權國家不僅應有相當數量的從事航業人口，而其中直接參加海洋生活的人數更應佔相當高度的比例。國家的平時航海事業（包括航運和貿易）足以決定其海軍在戰爭中的持久力。英國即為典型例證，他不僅是航海國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貿易國家，擁有發展海權的必要人力與技術資源。

(五) 國民性：國民對海上貿易的意願及航海生產能力的心理因素亦極重要，人人以向海洋尋求財富為榮，航海事業自然蓬勃。海商與海軍的結合，再加上殖民地的開拓，終使英國成為海權霸主。

(六) 政府的政策：政府必須明智而堅毅，始能對海權作長期發展。英國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開始，英國的國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貿易和海軍優勢為目的。<sup>10</sup>

此外，荷蘭裔的美國人史派克曼(Nicolas Spykman)從海陸勢力的交鋒處切入，提出在海洋與陸地交界的「邊緣地帶」—即介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與周邊沿海島國及海上航線中間的新月

---

<sup>10</sup> 鈕先鍾，《西方戰略思想史》。台北：麥田出版，民84，頁389-396。



形區域上，才是攸關強權能否爭霸世界與維持世界穩定的關鍵區域。史派克曼認為麥金德所指稱的「心臟地帶」，因為雨量少、人口少、天氣冷、沙漠多且不易開發，故其重要性遠不如人口、產業集中、文明發達且適合開發的「邊緣地帶」。史派克曼不贊成麥金德的觀點，他認為海權和陸權國家若能有效聯合，防止企圖控制「邊緣地帶」的國家得逞，便可在海陸勢力的平衡中維持世界秩序的穩定。因此，他將麥金德的地緣戰略進程改寫成：誰統治「邊緣地帶」，就能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就能控制世界的命運。從海陸爭霸的觀點而言，「邊緣地帶」不僅是海陸強權衝突的緩衝地帶，更是關鍵海陸勢力消長的交鋒區域。史派克曼據此主張美國絕不能讓任何一個強權統一「邊緣地帶」，該區域的權力歸屬最好是由美國自己來掌控才能確保美國的利益。史派克曼認為美英等海洋國家的國力並不足以抗衡歐亞大陸上強權的聯合，美國必須設法在歐亞大陸上維持強權間的權力平衡，避免出現單一的霸權或聯合的勢力。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位居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兩端的德日聯盟若真取得勝利，歐亞大陸將出現一獨大的勢力。美國除別無選擇地須與英國結盟外，還須聯合處於歐亞大陸內陸區域之俄羅斯及中國的陸權力量，才能在迫使德日聯盟須同時投入海陸戰場而將之挫敗。史派克曼從二次世界大戰中歸結，美國的主要威脅最有可能來自於歐亞陸上反美勢力的聯合；而且，野心勃勃的俄羅斯遲早會是美國安全的最主要威脅，因為就地緣戰略的觀點，一個從烏拉山到北海的俄羅斯和從北海到烏拉山的德意志，對美國戰略威脅的意義是一樣的。在二次大戰期間，他就曾建議美國不要摧毀德國和日本而只須撤換當時的政權，因為，往後若有其他強國企圖在歐亞

大陸稱霸時，「邊緣地帶」兩端的德、日將可發揮重要的制衡功能。<sup>11</sup>

史派克曼的論點深深影響美國二次大戰後最重要戰略設計者——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戰略觀，其依據「邊緣地帶」論提出「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主張美國應聯合海洋民主國家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構築圍堵大陸共產勢力外侵的戰線。海洋民主—資本主義勢力與歐亞大陸共產極權勢力沿著「邊緣地帶」對峙的戰略形勢，成為支配二次大戰後世界局勢發展的主軸。海洋與大陸勢力都企圖掌控進而跨越「邊緣地帶」，將勢力深入對方的戰略核心區域從而稱霸世界。直至今日，從「邊緣地帶」論衍生的海陸爭霸仍是美國全球戰略佈局的依據，以英國—西歐及日本為主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美日新安保條約，就是美國牽制歐亞大陸局勢發展的地緣憑藉。另外，由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則是企圖從種族、宗教與文化層次再強化美國與西歐各國，甚至是美國與俄羅斯在文明與地緣政治上的統一戰線，藉以分化歐亞大陸上的陸權勢力，尤其是俄羅斯與中國潛在聯盟的關係。無疑地，對中國及俄羅斯而言，如何鞏固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團結，再伺機掌控「邊緣地帶」就成為其抗衡海洋勢力的戰略棋局。

## 貳、海權概念

海權的「權」並非「產權」、「人權」、「海洋權益」等所指的「權利」，也非簡單的軍事上「制海權」所指的「有利形勢」，而是社會和政治中更抽象的「權力」。海權就是一國使用軍事力量與非軍事力量從海上對海洋活動的主體和其他政治實體意志

---

<sup>11</sup> 孔令晟，《大戰略通論：理論體系與實際作為》。台北：好聯出版社，民84，頁237-243。

行為施加影響的能力。海權不單純是一個局限於海洋空間內的事物，海權是一個國家總體戰略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海權的全面認識和完整運用應當有一個從陸地出發，透過海洋影響陸地的全球視野。海權學說一直是各國海軍戰略的理論基礎，指導海權的運用與發展是謀劃海上軍事鬥爭和海上力量運用的海軍戰略的核心任務。<sup>12</sup>

海權作為一種舉足輕重的國家戰略手段，是多種形式的物質強制效力和心理效力的總和。海權具有三個要素，即：海上影響力、海權工具和海權資源。海權的影響力包括強制性的與親和性的兩大類，具體有武力、威懾、抑制和誘導這幾種形式。武力是實際使用物質手段予以制裁，從而強迫他人屈服；威懾是威脅使用武力進行心理制裁的強迫；抑制是讓潛在的對手意識和預計到可能受制裁而放棄某些不利於權力主體的行為和意圖，從而被迫自我強制；誘導則是給予恩惠來贏得遵從。海權的各種影響形式往往互為補充，交替綜合運用。行使海權時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應盡可能通過發揮威懾、抑制和誘導力量去達成既定目標。海權影響力的有形載體是行使海權的工具，海權工具包括海上武裝，民用船隊和戰略基地。海軍是海上武裝最主要代表，是海權的最集中體現；民用船隊既是國家經濟實體的構成部分，又是重要的海權工具。民用船隊能夠在和平用途與軍事用途之間靈活轉換，沒有民用船隊的支援，海上遠距離大規模軍事行動幾乎不可能進行。民用船隊的雙重性和重要性，使其有國家「第二海軍」之稱；飛機和遠程導彈等武器裝備的使用，使得位於戰略航道要衝的海上戰略據點成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因此在咽喉位置建立戰略基地就會對海洋擁有巨大的戰略控制能力，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

---

<sup>12</sup> 譚傳毅，《現代海軍手冊》。台北：時英出版社，民 89.8，頁 68-77。

力。海權資源是能造就海權工具以及間接支持國家行使海權的各種有形與無形因素的總稱。從廣義理解的海權資源包括地理條件、海洋事業、社會總體經濟財富、科技與製造能力、人力資源和精神文化資源。海權資源雖不能直接用來行使海權，但海權資源是發展和行使海權的起點和基礎，要鞏固海權就必須不斷擴大海權資源的來源。<sup>13</sup>

以海軍為代表的海權工具是海權的核心要素，是整個海權體系的中樞，又是海權的物化形式和集中體現。對於國家來說，發展海權主要是獲取各類海權資源並進行有效整合，以建立強大的海軍。海軍可以借助海洋這一公共通道和戰略空間合法地超出國家政治邊界行使多種職能，運用海軍維護國家利益的自主性受他國主權制約程度最小，海軍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靈活性，時效性和可控性。現代海軍的打擊力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距海岸線 200 公里範圍的沿海地帶內分佈著世界 70% 的人口和大中城市，是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重心，正處於海軍常規火力最有效打擊範圍內。海軍的運用因而具有得天獨厚的力量放大效應，可以產生遠遠超過同等規模的其他兵力的戰略影響力。<sup>14</sup>

今天世界最矚目的特徵是全球化。全球化表現為商品、資本、技術、人員、資訊、觀念文化等社會要素全球流動以及各種事物相互影響的全球關聯性，全球化顯著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總體面貌，國家安全也同樣因全球化的影響而改變。全球化蘊含著對海洋的巨大依賴，海洋作為巨大的天然通道在全球化中充當著各

---

<sup>13</sup> 同註 10，頁 87-91。

<sup>14</sup> 同註 10，頁 79-80。

國經濟聯繫紐帶和運輸大動脈的角色，對現代國際社會和各國的經濟、政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然人類正進入資訊化的社會，但全球化的人員流動、資本流動和資訊流動是建立在巨大的物質流動基礎之上。沒有依賴於海洋運輸的全球物質流動，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就將陷入混亂與崩潰。據統計，2000年，世界海上運輸的貨物總噸位達55億噸，按重量計算佔世界貿易的比重為95%。在海上運輸貨物的構成中，大宗戰略物資的運輸佔首要地位，其中能源運輸的比重就佔了運輸總量的50%。以石油為例，2000年世界海上運輸的原油總計為17628億噸，佔總貨運量的30%，透過海上運輸的石油佔世界石油消費總量的50%左右，僅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運輸量就佔世界石油消費總量的25%。石油是經濟的血液，經濟對於能源安全具有高度敏感性，石油在能源消費中又有不可替代性和資源分佈的嚴重不均衡性，因此海上能源運輸就構成了當代世界政治經濟中最引人注目的戰略問題之一。<sup>15</sup>社會經濟對某一事物的依賴越大，這一方面面臨的潛在風險和威脅也越大。要保證當代社會賴以生存的海外貿易和海上運輸的安全，必須發展強大的海上武力，這就是國家必須發展海權的經濟邏輯。

全球化條件下，國家不能無視本國政治邊界之外的安全隱患，不能局限於政治邊界內採取安全措施和行動，國家安全空間必須超越領土空間。全球化客觀上必定會要求國家的權力更多的體現為國際性的權力。透過海洋投送權力是實現權力國際化的重要途徑，海權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國際化的國家權力。全球化時代維護國家安全的力量必須能向本土之外進行投射，海洋是投送權力的首要渠道，海權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國家在本國之外行動

---

<sup>15</sup> 蘇進強主編，《911事件後全球戰略評估》。台北：台灣英文新聞，民91，頁87-91。

的能力。全球化蘊含著對海洋的巨大依賴，這是國家積極發展海權的必然邏輯。社會歷史進入全球化深入發展階段後，運用海權保護國家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就不再是個別大國的專利，而成為與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各國的普遍要求。

因此，海洋不僅是經濟大動脈，也是延伸距離最長、最方便快捷的軍事交通線和最廣闊的戰略機動空間，海軍可以借助海洋這一公共通道和戰略空間合法地超出國家政治邊界行使強制力。在連通的海洋環境中部署投送軍事力量，具有在任何地理環境中所不能比擬的機動性、隱蔽性和生存力。所以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夠影響調控國際體系力量天平的平衡，誰就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

從以上事實不難看出，海權在維護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作用，強大可靠的軍事實力是平等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根本保證，海軍應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及國際軍事格局的變遷，國家利益從未像今天這樣超越有形的領土邊界，對資源和國家海上安全邊界的保障需求也從未像今天這樣顯得如此迫切，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以武備為保障和平的基礎，確保盡可能平等地參與這一過程。<sup>16</sup>

### 參、海權相關論點

佔據地球 70%以上面積的海洋水域，始終與人類生存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海洋不僅是一個開闊而廉價的交通線，且隨著科技發達與其蘊藏著豐富資源的發現，已成為世界各國競相意

---

<sup>16</sup> 朱成祥編譯，《國家海權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74.3，頁 2。

圖控制的領域，更是國際權力角逐的戰場，以及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憑藉。對於一個資源不足而依賴貿易活動甚切的海島國家而言，尤其為生命線所寄拖。人類的海洋活動自古不曾間斷，海洋活動力的強弱，也曾實際主導了戰爭的勝負和國家的興衰。如：古代雅典就曾靠制海權而打敗了斯巴達，迦太基人也憑藉其龐大的船團而盛極一時；英國更由於能掌握海洋，屢敗西班牙及法國艦隊，而稱霸全球，但直至 18 世紀末以前，始終缺乏有系統的海權思想與海軍戰略論著；直到 1890 年馬漢發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海權研究之風氣才為之大開，而制海權的爭奪也變成一種不可抑止的趨勢。

馬漢第一本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是第一部完整探討海權理論的專書，書中主要思想大致可分為：

- 一、國家權利與海洋權力是密切相關的。
- 二、有六種基本要素足以影響海權的發展：（一）地理位置（二）自然型態（三）領土範圍（四）人口（五）民族性（六）政府制度。
- 三、海權的發展包括三個必要的常數：（一）生產（二）航業（三）殖民地。<sup>17</sup>

因此，根據馬漢的「海權論」，<sup>18</sup>認為構成海權的因素有下列幾項：生產力、海上運輸、海外殖民地（即今之海外基地）以及強大的海軍。然而具備這些條件的同時，一個國家海權發展尚受到以下六項因素之影響：1 一個國家之自然條件；2 地理位置；3 領土範圍；4 人口；5 人民的性格；6 政府以及國家機構之特性。

---

<sup>17</sup> 林東煥，〈冷戰後中共海洋戰略之研究〉，碩士論文，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民 90，頁 65-72。

<sup>18</sup> 楊鎮甲譯，Mahan 著，《海軍戰略論》。台北：軍事譯粹社，民 85，頁 78-85。

同時馬漢認為，海權對於國家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關係國家的興衰。因此，他在解釋海權的內涵時，採廣義的說法，不僅包括控制海洋的海軍兵力，而且包括平時的商業航運，即海權的發展包含軍事上的海洋控制與非軍事上的海洋使用兩方面。(參見圖 1-2) 進入 20 世紀後，蘇聯海軍元帥高西可夫在其著作「國家海權論」中，<sup>19</sup>認為國家海權的要旨，乃是就整體國家利益著想，以及如何對世界海洋做最有效的利用。<sup>20</sup>整體而言，高西可夫認為對海權所應研究的因素為：(一) 海洋及其資源的利用 (二) 商漁船隊的狀態及其配合國家需要的能力 (三) 以及配合該國利益的一支海軍的存在。而綜合控制海洋的方法和保障利益的方法而加以合併，即構成國家海權。<sup>21</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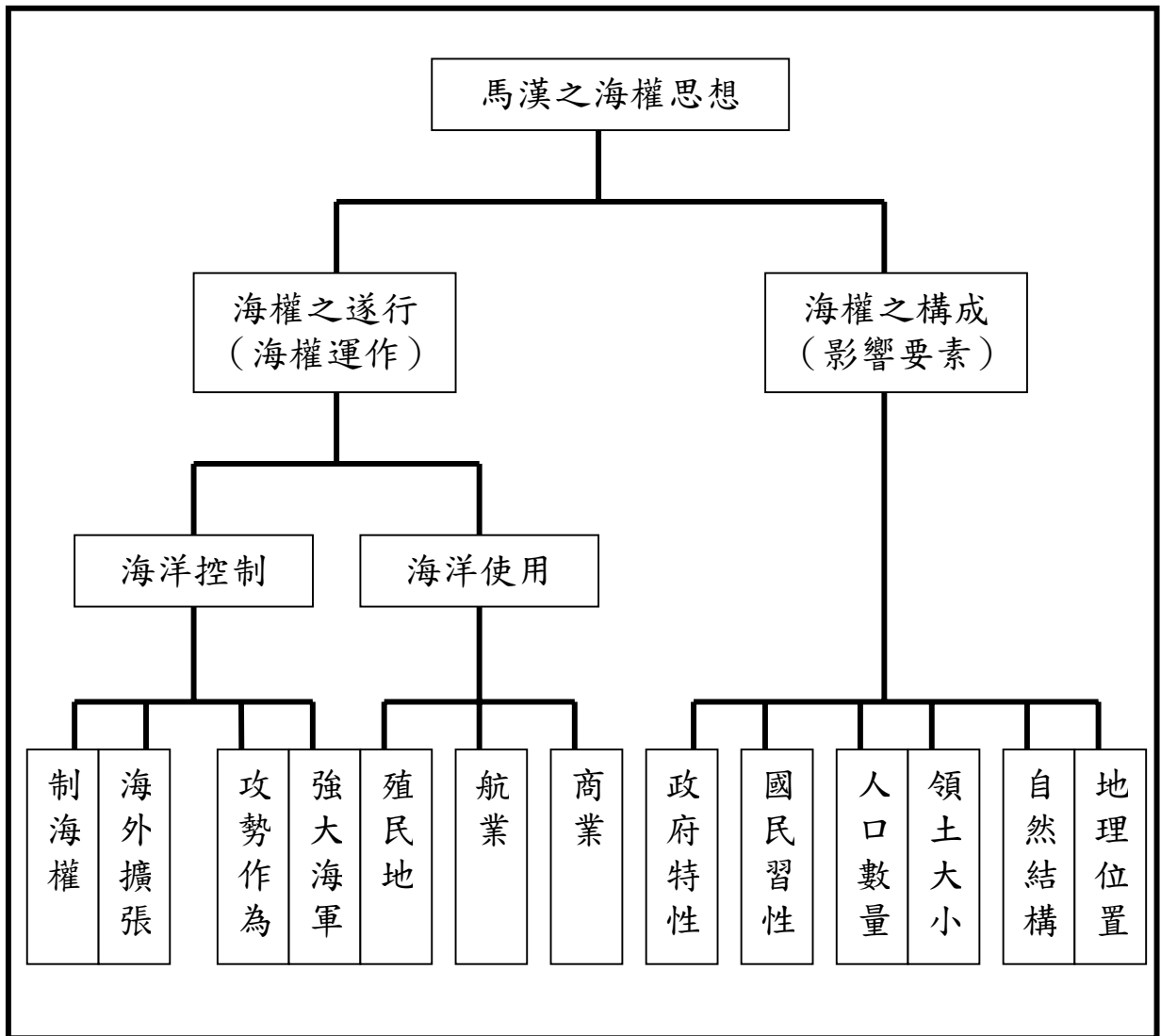
<sup>19</sup> 同註 10，頁 291-295。

<sup>20</sup> 同註 5，頁 176-195。

<sup>21</sup> 朱成祥編譯，S. G.Gorshkove 著，《國家海權論》。台北：黎民文化事業公司，民 74，頁 2。



圖 1-2：馬漢之海權思想體系



資料來源：劉達材，〈從馬漢海權思想看海權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二十一世紀中國海權研討會專集》。民 88，頁 20。

此外，國內學者鈕先鍾教授認為海權就其本質而言，並非國家權力，而是一種超國家權力。<sup>22</sup>海洋是人類共同的遺產，所以

<sup>22</sup> 謝明禮，〈論高西可夫國家海權論之時代意義〉，《海軍學術月刊》，第 30 卷，第 5 期，民 85.5，頁 15-21。

其權力也必須由全人類來共同管理和利用，海洋法公約的簽訂即為明顯的象徵。現代海權在組織至少必須包含六個部分：(一)海軍(二)商船隊(三)海洋工業(四)國際貿易(五)漁業(六)海洋科技，做為海權國家，這六方面都必須有適當的發展。<sup>23</sup>

## 肆、制海權

所謂「制海權」，乃指於平時或交戰時，一國家運用海上優勢武力在一定時間內取得一定海域的控制權力，消除在特定海域內可能對己方造成之威脅，並使己方獲得海上行動自由，以便有效利用海洋進行政治、軍事與經濟活動。

許多人都認為，制海權獲得與維持的先決條件是贏得海戰，贏得海戰之主要方式包括海上殲滅戰與消耗戰。贏得海上殲滅戰當然立即獲得制海權，甚至於海洋的支配權，但是海上消耗戰就必須經過長期的抗戰，也就是要不斷挑戰對手控制海上交通線的能力，逐漸得到制海權。在此情況下，海軍必須經常出海巡弋，監視並防止敵人挑戰我方的制海權。因此，基於上述之特點，制海權具有下列三個特徵：<sup>24</sup>

一、空間的流動性：海洋不屬於任何人，它只屬於擁有制海權的一方，而制海權的獲得與維持又依賴海軍的實力，海洋的環境不像陸地有高山或平原，只要水深足夠，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海戰。因此，海軍作戰沒有前線與後方之別，誰贏得海戰，誰就擁有制海權，此即為制海權的流動性。

---

<sup>23</sup> 鈕先鍾，《海洋與戰略》。台北：麥田出版，民84，頁25-36。

<sup>24</sup> 同註10，頁95-100。

二、時間的延續性：時間的流動與制海權的維持有關，因為制海權的維持必須依靠海軍，為能經常性的維持這一片海洋的控制權，政府勢必派遣海軍艦艇巡弋，這是制海權的連續性。關於這一點，制海權的獲得與維持，與陸軍在戰區設置要塞或派遣偵搜隊的情形很類似。

三、制海權的相對性：制海權的獲得與維持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享有絕對制海權的唯一前提，就是徹徹底底的殲滅敵方海軍艦隊、或是實施海上封鎖，但是實踐上極為困難。在維持制海權方面，海洋是屬於大家的，每個人（包括我方與敵方）都有權力使用海洋及其資源，我方艦隊之所在固然表示我方擁有這片海域的控制權，一旦我方艦隊駛離該地，敵方艦隊可順理成章的「接管」這片海域，在獲得制海權方面，我方贏得海戰固然獲得制海權，但是這並不表示敵人永遠不會挑戰我方的制海權，如果我方輸掉了下一場海戰，即表示我方失去了制海權，這就是制海權的相對性。<sup>25</sup>

## 第五節 文獻回顧

在上述有關海權理論的探討後，回顧以往學術界有關於中國海權發展之研究領域，多以馬漢「海權論」以及高西可夫「國家海權論」為主要之理論基礎，相關之研究可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第一，以研究中國海軍戰略為主。分析中國海軍戰略在每個不同時期的演變與轉型，以及未來海軍建設的目標與走向，最後

---

<sup>25</sup> 黃恩浩，〈中共「海權」概念之探討(1978~2000)〉，《中共研究》，第35卷，第8期，民90.8，頁93。

並探究中國海軍戰略可能遭遇之挑戰以及對於亞太地區之影響。相關著作如胡嘉「中共海軍的遠洋安全戰略」、翟文中、陳永康「論走向遠洋的中共海軍」、楊念祖「中共海軍現代化兵力建設對台海安全的影響」等。而相關研究論文如葉淑娟「中共海軍之發展與其戰略影響」、張蜀誠「中共海軍戰略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冉啟穰「中共海軍現代化之困境」、黃恩浩「海權 V.S. 制海權：國際安全環境下的中國海軍發展(1978-2000)」等。

第二，以研究中國海權與海洋戰略為主。此類研究著重在分析中國因應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下之海軍戰略需要所規劃的發展海權計畫，以及對於海洋權益之維護。配合 1982 年制訂之海洋法規定，說明中國發展海權的依據，並探討背景因素以及發展限制，最後兼論對於區域之影響與亞太大國的因應之道。相關著作如陳右怡「九〇年代中共亞太政策之探討：政、經結合的海洋戰略」、鄭玉瑞「中共藉海洋法擴張海權」、蕭朝琴「中共發展海權戰略對臺安全之威脅」等。而相關之學術論文研究如張國城「後冷戰時期中共擴張海權之研究」、林光榮「中共海權發展之研究」、余孟娟「中共新時期海權發展之研究(1978-1997)」、呂學仁「中共海權擴張之研究」、李擘「中共海權的擴張與影響」等。

第三，以探討中國海權擴張與美日安保體制互動關係之研究為主。此類研究以區域權力平衡理論為基礎，分析中國擴展海權對於區域平衡之影響，以及中國與美日安保體制所形成的對抗之勢。相關著作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著「亞洲的安全保障」、陳文賢「從權力平衡的觀點看亞太安全」、張廣量「從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安全新體系之建構—探討日本扮演之角色」等。相關研究論文有陳彥中「中共海權發展與日本防衛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鄭慧萍「美

日安保體制與東北亞安全問題之研究」、簡佩岑「美日安保條約再協議後之美日中三角關係研究」等。

因此，歸納上述相關的著作和學術研究，可知在以中國海權發展為背景因素的條件下，分析對美、日地緣戰略可能產生的衝擊與影響並未有相關的研究與探討，而本論文即欲在此一架構下試圖對此作一分析歸納，並且利用有關研究成果進一步的探究美日中三國關係的可能發展趨勢。



## 第二章 中國發展海權之背景與目標

### 第一節 中國發展海權之背景與基礎

#### 壹、背景因素

##### 一、國際局勢之轉變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認定對其安全的最大威脅來自北方，前蘇聯解體後，國際格局改變，由於俄羅斯海軍之沒落，使中國全力向海洋發展。又因沿海海洋爭奪及領土紛爭問題急待解決，故大力擴展其海軍武力。因此為維護所謂領土主權的完整與利益，中國必須在海洋戰略上，建立一支足以有效嚇阻的遠洋海軍。<sup>26</sup>

##### 二、經貿發展

1978年，鄧小平實施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帶動中國經濟發展，海洋資源與海洋經濟對於中國而言越來越重要。鄧小平對於當時國際安全環境的評估，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並強調要在這個局勢中建設國家經濟。而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改革與開放政策、「四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訂定，以及設立沿海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作為帶動「四個現代化」的具體行動綱領，在整個經濟重心由北方向沿海移行的過程中，中國不但需要開發東海、南海的石油資源，來確保上海浦東、華南經濟區的順利發展，更應建立足以保護重要戰略航道的遠洋海軍，

---

<sup>26</sup> 查士民，〈從地緣戰略論中國海權的發展〉，《軍訓人員論文著作精選》，民93.1，頁43。

保障以外貿為主的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在陸地資源匱乏與人口過多的壓力下，發展外向型經濟與開發海洋資源，就成為中國能否走向未來的關鍵所在。<sup>27</sup>

從海權理論來看，馬漢認為：「商業、市場和海軍三者是不可分之一整體。」換句話說，一個國家想發展海權，必須以經濟實力為後盾，如二次大戰前之英國及戰後之美、法、德、日、加等國，綜合國力皆在世界排名前7名。因此劉華清才會表示：「世界上重要的軍事、經濟大國都是海上大國。」<sup>28</sup>海洋重要性，對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其實已發揮不可輕視的力量。中國沿海大陸城市陸地面積只佔全國的13.4%，卻創造全國62%國民生產總值，養活42.2%之人口，主要是發揮靠海用海之功能。所以今後中國如果要維持經濟發展，則必要保有強大商船隊，且必然向外擴張海上力量，以保護海上交通線之暢通。

另外，中國發展海權，除了經濟利益外，主要亦受能源之影響。中國雖然有240億桶原油蘊藏量，但因油田老化、生產成本升高、產地偏遠、運輸成本過大，已逐漸依賴進口原油，以供不產原油之沿海各區耗用。自1994年起，中國已由石油輸出國變成淨輸入國，未來中國勢必要從中東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及利比亞等盟國進口原油，這也就是中國積極發展海權之因素。<sup>29</sup>其更在印度洋安達曼海之緬甸島及南沙群島建立據點，以保護運油航線安全，就是考量海洋資源這一項，在下個世紀是各國爭奪目標。故建立強大海上力量，有助於在未來海洋爭奪戰中佔主動優勢地位。

---

<sup>27</sup> 同註21，頁82-83。

<sup>28</sup> 艾力宏，《中共海軍透視》。台北：風雲論壇，民78.10，頁85。

<sup>29</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中共崛起構成的挑戰》。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90.11，頁31-36。



因此，從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海權，無疑地，發展經濟是其戰略思考的核心，中國所面對的太平洋是全世界最大，最富有之海域，近海漁市場面積就佔世界淺海漁場面積的二分之一，太平洋其他資源蘊藏亦十分豐富。中國的國家現代化，經濟建設，海洋資源開發將是最有利的動能。中國堅信只要國家建設成功，擁有強大海權，與其他國家產生海洋主權爭執時將迎刃而解。在此構想下，今天海洋開發不僅是關係著中國政權未來，更是發展海權的作為之一。

### 三、海洋法與相關法令的制定

1982年聯合國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明定於1994年1月16日生效。此法的公佈使得海洋權再分配進入了新階段，不僅確立了12海里領海制度、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制度、大陸架制度，以及國際海底區域與其資源是全人類共同繼承的財產和公海管理制度等。在此新制度實施下，中國的海疆範圍不但超越了1800公里海岸線與12海里的領海範圍，以及大約6500個島嶼，並且獲得約300萬平方公里的200海里專屬經濟區。此一事實，使中國躍升為海洋國家，站在維護國家基本利益與主權的角度，必須要調整過去防禦海疆的戰略。因此，中國乃積極提倡「海洋意識」，要求全民重視約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並且為了保障其「海洋國土」的安全，於是積極地建設海軍，以提升其制海的能力。<sup>30</sup>

此外，中國國家海洋局於1996年制定了「中國海洋二十一世紀議程」，全面性的從實行海洋公約角度，提出系統化的戰略目標與行動綱領。<sup>31</sup>對於海洋開發與沿海經濟、社會發展的聯帶關係、

<sup>30</sup> 徐熙光，《國際法與國際事務論叢》。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82，頁148-180。

<sup>31</sup> 鄭玉瑞，〈中共藉海洋法擴張海權〉，《中國大陸研究》，第39卷，第9期，民85.9，頁15-21。

沿海島嶼的開發、利用與保護、海洋環境的保護、海洋資源能源持續循環利用、科技的現代化要求、建立海洋綜合管理體系、加強海洋觀測、預報、預警與防災減災工作，以及促進國際合作共同開發，催生全民海洋教育等，均提出了具體方針和實行原則。這些綱領透露出中國在 21 世紀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實行海權戰略的藍圖架構。<sup>32</sup>

#### 四、領土主權與海洋資源爭端

沿海島嶼主權問題包括南海諸島、釣魚台問題。南沙群島位於南海中央，由約一百個小島及岩礁組成，該群島除了被認為有油田、天然氣等海底資源外，尚有豐富漁業資源，亦為海上交通的要衝。中國、台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均宣稱對南沙島礁擁有主權。

1992 年中國制定領海法，將南海諸島劃歸其領土，引起周邊國家反彈。中國隨後為了加強南沙島嶼建設，近年來艦船至該地運補更是頻繁，曾與越南運補海軍艦船遭遇，雙方均有劍拔弩張之態勢。其實在該區中國與越南、菲律賓多次發生緊張情勢，惟未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就戰略位置而言，南海水域有 2 條重要航道：一是自台灣海峽經南沙西側至新加坡的南海航道，二是巴拉望航道（參見圖 2-1）。這兩條國際航道是日本及東南亞各國重要經濟航線，掌握南沙事實上就掌握亞太地區一半以上航線，為此中國特別針對南沙主權與南海油藏，形成「寸土不讓、寸土必爭、主權歸我、主導開發」的南海政策；至於釣魚台，也有豐富海洋資源及石油蘊藏，並且深具戰略、政治意義，因此亦是中國必爭之地。

---

<sup>32</sup> 楊念祖，〈中共海軍現代化兵力建設對台海安全的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5 期，民 89.5，頁 72-74。

圖 2-1：南海水域圖



資料來源：安全與戰略網，<http://www.taconet.com.tw/damien/index.htm>。

根據國際法時效性原則，一國如果在相當長時間內有效管轄著爭議領土，則若干年後可合法地取得所有權，時間一般是認定 50 年。<sup>33</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學者認為：如果南沙問題遲遲不解決，將是中國戰略上的最大失誤。因此，可以認定未來 20~30 年間，在南海爆發中、大型的海上衝突的可能性極大。另外在與日本東海、釣魚台的問題或台海問題上，中國終將需要運用到海軍戰略，

<sup>33</sup> 同註 29，頁 201-203。

始得以完全解決。<sup>34</sup>

## 五、高科技戰爭之影響

1982年英阿福克蘭戰爭中，英國與阿根廷在交戰過程中採行了若干嶄新的海空聯合作戰戰術，中國從中擷取了現代海戰的若干經驗與教訓。1991年波灣戰爭，使中國體認到現代戰爭決定性因素乃是軍隊質量，並從中體認到海軍扮演保衛主權和海上權益的重要角色、海軍應提升立體作戰能力以及必須由科學及技術建立「質量」。具體言之，波灣戰爭給中國三個可取之經驗：

（一）海軍扮演保衛主權和海上權益重要角色：波灣戰爭呈現快速科技的發展，將現代局部單兵種作戰轉變為三軍聯合作戰。故未來所有海戰要有快速反應大規模部隊封鎖、遠距離打擊能力及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系統自動化，才能支援國家海上權益。

（二）海軍應提升立體作戰能力：美國航母戰鬥群地面攻擊能力和支援地面部隊機動性能力是不容忽視的，中國體驗到現代海軍武力不僅應具備海上力量，對空中及陸戰能力也是不可或缺。

（三）海軍必須由科學及技術建立「質量」：波灣戰爭反映了現代戰爭趨勢，現代軍隊作戰效力不僅表現在規模與數量，更多反映於戰術武器科技性能及人員之素質。

另外，在1996年台海危機中，中國對台武嚇軍事演習因美國航母戰鬥群的嚇阻而被迫草草終止演習，解放軍高層視為奇恥大辱，於是在共黨「十五大」內部討論會議中，海軍黨委向中央提出

---

<sup>34</sup> 同註26，頁182-188。

要求改變現行「近海防禦型」海軍戰略，加快發展以「航母」為基礎的區域性「遠洋海軍」。<sup>35</sup>

## 六、海上強權爭霸

### （一）美國戰略重心將移至亞太地區

美國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是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並使其經濟活動不受任何政治或軍事的限制。而為了能夠維持穩定的亞太秩序，以符合其國家利益，美國要維持足以主導這個地區安全情勢發展的實力，美國採取的策略有軍事部署和外交手段兩方面，也就是以武力為後盾達成外交上多邊對話機制的形成。<sup>36</sup>因此，小布希政府上台之後，美國的國防安全戰略重心逐漸由歐洲轉向亞太地區。同時，未來美國最有可能進行軍事干預的地區在太平洋地區，軍事行動需要遠程軍事力量之保證，故須提高美軍的遠程空軍和打擊能力；而美國改變戰略部署之主要考量是針對崛起之中國大陸而來，並為此發展出一套針對未來敵人，未來戰爭型態和性質之軍事準備。

### （二）日本積極海上擴軍，構成地緣戰略衝突

中國及日本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尤其是在東北亞。由於兩國在地緣政治上是毗鄰的國家，從 19 世紀末以來，為了爭取國家安全的戰略縱深，雙方發生過不少衝突。所謂地緣政治關係，是指以地理位置、國家疆域、空間關係、利益矛盾、國家性質、政策企圖、國力強弱、軍事部署等地緣政治要素為基礎，所形成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關係，主要表

<sup>35</sup> 廖文中，〈中共二十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頁 89.6，頁 66-68。

<sup>36</sup>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台北：生智，民 88，頁 25-31。

現在國家或地區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威脅。特別是有關空間關係要素，地緣政治關係既要側重周邊，又要放眼世界，而就中國與日本來說，這項要素在冷戰結束以來是他們地緣戰略考慮的最主要因素。由於這兩個大國同時存在於東北亞，因此這個地區也就成了他們在側重周邊與放眼世界角逐的主要戰場，兩國採取的戰略對東北亞情勢之影響至為深遠。

## 七、歷史因素

鴉片戰爭前之中國，在西方人眼裏是一個文化發達，經濟繁榮，軍事強大的封建國家，鴉片戰爭的慘敗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悲慘及沉痛的一頁。自此開始，戰爭失敗與不平等條約充滿中國歷史。清朝建立海軍是受洋人船堅砲利啟發下的自強措施，遺憾的是清廷洋務運動的軍事變革既缺乏科學思想的指導，又缺乏雄厚的經濟支撐及可靠的政治保證，所以最終還是歸於失敗。由此可見，歷史上的中國雖然最早走向海洋，但並不表示具備海洋民族應當有的海洋意識與海洋觀念。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指示：海軍實為富強之基，中國欲富強而非以擴海軍與船政，使民國海軍與列強並列不可。當時政府九部中有一海軍部，並以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可見孫中山先生深深體會鴉片戰爭與甲午戰爭帶給中國的教訓，沒有海權的中國既是沒有國家主權、領土可言，更談不上生存與持續發展。中國建立政權後亦深信，造成19世紀與20世紀中國百年慘痛歷史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無法抵抗帝國主義的海上入侵。因此，基於過去慘痛的歷史教訓，

使得中國領導人身之發展海權之重要性。<sup>37</sup>

## 貳、中國發展海權之基礎

關於海權的構成基礎方面，旨在列舉影響海權構成的基本因素，這是決定一個國家建立海權應加以考量的基本條件。學者馬漢(A.T. Mahan)於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918)與葛羅夫(Eric Grove)於其海權的未來(The Future of Sea Power 1990)的著作中，均曾提出幾項海權構成之基礎，綜合上述兩位學者的海權構成的要素觀點，分析中國的海權基礎如下：

### 一、地理位置

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國大陸瀕臨海域，位於歐亞大陸東南、太平洋西北，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其重要性如下：

#### (一) 位於環太平洋經濟圈的重要部位：

自 1978 年以來，環太平洋經濟圈的國家和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太平洋西北部的亞太地區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有活力的地區，這個地區經濟生活的國際化不斷加強，正形成區域的合作體制，而中國國家的海域正處於這個經濟密集的亞太以及東亞區域，因此這個環境對中國發展海權相當有利。<sup>38</sup>

#### (二) 位於全球交通重要要衝

---

<sup>37</sup> 同註 21，頁 78。

<sup>38</sup> 黃恩浩，〈中共「海權」概念之探討（一九七八~二〇〇〇）〉，《中共研究》，第 8 期，第 35 卷，民 90.8，頁 83~90。

中國大陸海域是世界十大航線之一的北太平洋航線重要組成部分，經太平洋可抵五大洲。近海則是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交通要道，大陸沿海的群港可以說是與西方連結的橋樑，此海上通道不僅有助於中國的對外開放，更有助於中國與世界經濟建立密切的聯繫。就戰略地位而言，在太平洋航線中，中國東南方水域有兩條重要航道，一是自台灣海峽經南沙西側至新加坡的南海航道，另一是沿南沙東側的巴拉望航道，這兩條主要的國際航道是日本以及東亞各國重要的經濟航線。所以，掌握了中國東南方水域也就等於掌握了亞太地區一半以上的經濟航運線。<sup>39</sup>

### （三）面臨西太平洋有利對外開放

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位置突出，海洋資源豐富，又具備廣大的市場與充足的勞動力，自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建設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南海、浦東等特區，以及十幾個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此沿海東南區域已經成為中國外向型經濟戰略的核心地帶。

### （四）對於國防戰略有重要性的影響

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太平洋海域可以說是其國防重要的前哨，對於中國捍衛其領土完整與領海主權方面相當重要。就領土主權方面而言，中國強調其擁有釣魚台、台灣以及南中國海的主權，因此在中國國防上，鄰近中國的海域就相當的重要。就領海主權方面而言，於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頒布後，各濱海國家便興起一陣海洋圈地的風潮，各國均依此公約主張其擁有的領海、專

---

<sup>39</sup> 同註33，頁15-21。



屬經濟區、以及大陸架的範圍，中國亦不例外，在這公約之下，中國國家管轄的海域大大的增加，除了內水、領海面積 37 萬平方公里是國土之外，約 300 萬平方公里的大陸架以及專屬經濟區。就海洋資源的「主權權利」(rights Sovereignty)來看，<sup>40</sup>其是具有國土的性質，中國方面稱之為「海洋國土」。自 1990 年代以來，由於西北方的領土邊界問題一一的解決，因此中國在未來國防戰略的重心將逐漸轉向東南方的南中國海、台灣與釣魚台主權、以及其海洋國土。

## 二、自然型態

就中國大陸而言，不僅海岸線長，海流交會帶來豐富漁業資源，沿海港灣亦很多，利於從事海洋貿易、海洋運輸以及海軍的建設。

## 三、領土範圍

中國大陸地理位置幾乎可說只有一面臨海，所以中國的海上力量容易凝聚，加上西北邊境情勢的緩和以及邊界問題一一的解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國家戰略將以海洋戰略為主要目標。就馬漢的觀點，領土範圍並非指一個國家所擁有的平方英里總數，而是必須加以考慮的海岸線長度與其港口的特徵，而且要一支能夠做為海上強國與其他資源相稱的海軍，那麼其海岸的規模與擁有為數眾多的港灣乃是其海權的基本因素。<sup>41</sup>中國大陸海域北起遼寧省的鴨綠江口，南迄南海的曾母暗沙，海岸線長達 18000 公里，若加上沿海島嶼的海岸線，大陸海岸線全長則達 3 萬 2000

---

<sup>40</sup> 「主權權利」(Sovereign rights)並非主權，因為主權是無限制的，而主權權利則有三個限制：一、有限的：專屬經濟區內之權利限於捕魚權、探勘研究與開發天然資源之權。二、專屬的：即縱使沿海國本身對於其專屬經濟區不探勘開發，他國亦不得探勘開發，或對大陸峽有任何主張。三、當然的：不必沿海國聲明，專屬經濟區的權利當然屬於沿海國，為無條件的。

<sup>41</sup> 楊鎮甲譯，Mahan 著，《海軍戰略論》。台北：軍事譯粹社，民 85，頁 52-55。

公里，其中不乏天然良港，200 公尺等深線內之大陸架達 43 萬平方公里，佔世界大陸架漁場的四分之一，這個地理狀態使中國在東向出海上並無太大困難，同時領土範圍幾乎只有一面臨海，海上力量容易凝聚。<sup>42</sup>

#### 四、國家特性

就「國家特性」這一要素而言，學者葛羅夫(Eric Grove)認為海權之「國家特性」必須將之分為三個部分來探討，包括經濟力量、科技發展與社會政治文化。

##### (一) 經濟力量

1978 年鄧小平力主改革開放全力發展經濟，使得中國經濟力量快速增加，從 1978 年到 1999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 22 倍多。就三大產業而言，中國國家已經由第一產業為優先，逐漸向第二、三級產業發展。而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國防經費亦隨之增加，不僅支援國防現代化的發展，更有助於中國海軍的建設。

##### (二) 科技發展

經濟與科技實力決定著一國的國際地位，中國國家科技研究支出的數額在近年來也大幅增加，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海洋開發以及軍事現代化的需求，此項支出仍會不斷增加。

##### (三) 社會政治文化

所謂政治文化，就是一種概括性的觀念，並以政治、社會、經濟、歷史、地理等因素為根源，又基於種族、地域、語言、經

---

<sup>42</sup> 同註 38，頁 31-35。

濟、組織形式與政治組織形式以及共同之文化，所形成的一些共同的心理特質，最明顯的表現即為所謂的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就商業性與積極性兩個面向而言，拜改革開放之賜，中國的商業習性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內化，而且不斷加深，這對中國發展海權而言，乃具有相當的正面意義。就國民的積極性而言，自中國建政以來，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封鎖，因此國家著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與外界並不積極來往。此種消極局勢直到鄧小平上台後才逐漸改觀，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實踐以來，其國民的創造性與積極性也才提高。<sup>43</sup>

## 五、政府特性

在馬漢的看法中，專制國家仍就能像民主國家一樣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在政權移轉之後的經濟政治問題與守成問題，在鄧小平時期，中國國家就已經逐漸由「列寧式黨國體制」轉向「後極權式的威權政體」，<sup>44</sup>或「新威權主義」發展。在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開始發展外向型經濟，海洋經濟日益重要，為了保衛海洋國土主權，中國當局於1980年代便開始倡導「海洋意識」，並積極發展海軍，提升其制海的能力。因此，中國政府的特性亦是中國發展海權之決定性因素。<sup>45</sup>

## 第二節 中國海軍戰略之轉型

### 壹、國防戰略之轉型

海軍戰略是整體國防戰略的一環，必須根據國防戰略的調整

---

<sup>43</sup> 同註 21，頁 96。

<sup>44</sup> 趙建民，《威權政治》。台北：幼獅出版社，民 83.12，頁 96-109。

<sup>45</sup> 同註 21，頁 97。

而演進，從 50 年代起到現在，中國的國防戰略方針有過三次大的調整。<sup>46</sup>

1. 50 年代中期(1956-1964)的「積極防禦，防敵突襲」：中國中央軍委在 1956 年 3 月召開擴大會議，對國家的軍事戰略進行專門的研討。會上國防部長彭德懷作了「關於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報告，首次明確了中國的國防戰略方針，指出：為了有效防止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保衛人民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成果，保衛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中，應該採取「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

2.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1964-1985)的「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由於 60 年代中期中、蘇共反目成仇，中國的國家安全形勢變得嚴峻起來；但是 70 年代起，中國與美國關係則漸次解凍，特別是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據對世界大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周圍環境的分析，中國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確立鄧小平「圍繞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確認了新時期的軍事戰略，即和平時期以應付和打贏局部戰爭為主的方針。

3. 1993 年以來的應付和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1993 年初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決定將解放軍的戰略方針基點放在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加速解放軍的質量建設，提高應急機動作戰能力。為貫徹新的戰略方針，「中央軍委」還提出了以「科技強軍」為中心思想的「兩個根本性轉變」，即由應付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向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由數量規模型

---

<sup>46</sup> 同註 36，頁 87-96。

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轉變。

根據上述國防戰略之轉型，中國海軍自 1950 年建軍以來，歷經「近岸防禦」、「近海防禦」兩個階段，現正漸次朝向「遠海作戰」階段發展；換言之，中國海軍已由肇建初期的「沿岸海軍 (brown navy)」蛻變成「近海海軍 (green navy)」，進而朝向「遠洋海軍 (blue navy)」發展（參見圖 2-2）。下面就分別敘述這三個時期的演進過程以及戰略思維：

圖 2-2：中國海軍戰略之演進

光譜	----->						
海軍類型演進	近岸領域防禦性海軍	近海領域防禦性海軍	鄰近性力量投射的海軍	中等區域性力量投射的海軍	中等全球性力量投射的海軍	擁有全球性力量投射海軍（部分的）	擁有全球性力量投射海軍（完全的）
年代	1949~1978	1978~1989		1989~2000~	2020	2050	
海軍戰略	近岸防禦	近海防禦		從近海防禦邁向遠洋			
時期	毛澤東時期	鄧小平時期		江澤民時期~			

資料來源：黃恩浩，〈中共「海權」概念之探討(1978~2000)〉，《中共研究》，第35卷，第8期，民90.8，頁99。

（一）近岸防禦：中國海軍創建初期，所有建設係在蘇聯指導和協助下進行，因此戰略構想幾乎是蘇聯海軍的翻版，亦即海軍是配合陸軍來行動，在此前提下，海軍的任務是「近岸（40 浬）防禦」，裝備是以「飛、潛、快」（海航戰機、潛艇、魚雷快艇）為主，以執行打擊敵人的海上騷擾活動、破壞或封鎖敵港口、阻截

敵海上交通線。這是一支沒有遠洋作戰能力的海軍，其主要任務是海岸防禦抵抗外來侵略，並協助岸上的地面部隊進行戰鬥。以下將這個階段分成幾個時期來說明：<sup>47</sup>

### 1.1949-1954 年－蘇聯海軍少壯派之影響

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在 19 世紀與 20 世紀的羞辱，絕大部分是因為帝國主義入侵所造成的，北京新政權深切了解防衛海岸線及島嶼領土的必要性，以抵抗入侵者。新的中國海軍在蘇聯的協助與指導下建立，大部分是由適合沿海作戰的小型巡邏艇組成。毛澤東在 1949 至 1950 年間訪問莫斯科時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其中包括海軍裝備和顧問，這些顧問則將蘇聯少壯派的海軍戰略灌輸給中國。少壯派發展於第一世界大戰之後不久的蘇聯，所根據的發展條件是針對蘇聯革命後的情形：

- 1.新政權受到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攻擊，同時國內的戰鬥也尚未完全平息
- 2.預期會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困與攻擊，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威脅
3. 一支亂七八糟的海軍
- 4.預算不足，買不起昂貴的海軍系統
- 5.缺乏現代化海軍裝備的工業基礎設施
- 6.海域疆界被敵對的艦隊和基地所包圍。<sup>48</sup>

這些情況也同樣適用於 1949 年的中國，但除此之外，中國不但缺乏近代海軍的傳統，也缺乏訓練海軍的能力。於是在 1950 年，蘇聯派遣了一支 500 名海軍顧問的先遣幹部到中國，這些顧問與中國的指揮系統地位相等，因此反覆灌輸蘇聯的海軍教條，同時蘇聯也協助中國建造岸邊基地與基礎設施，包括造船廠、海軍學院以及大量的沿岸防禦工事。而這時期的中國海軍則繼續堅

---

<sup>47</sup> 胡清暉，〈中共海軍現代化及其海權戰術的發展〉，《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7 期，民 91.7，頁 43-53。

<sup>48</sup> 李憲榮、陳國雄譯，李潔明等著，《未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台北：玉山社，民 90.11，頁 289-303。

持人民戰爭的指導原則。

## 2.1955-1959 年

1950 年 9 月，美軍仁川登陸是戰爭一個轉折點，由於聯合國軍隊取得制海權，故能自由運用航艦及戰鬥艦不斷攻擊中國與北韓軍隊，不過中國認為韓戰不是一個海洋衝突，即使無法獲得海軍的支援，仍有足夠的能力進行陸上戰鬥。以中國的觀點，美國海上入侵的威脅，僅須以近海屬性的海軍即可有效的反制，故在 1954 年後並無計畫發展向洋海軍。

1950 年代，當時國防部長彭懷德特別強調科學技術重要性，認為人民戰爭已經過時，不適用於海上戰爭，他的呼籲與海軍有密切關係。北京當局成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核子武器，彈道飛彈及核動力潛艦。不過 1950 年代後期與 1960 年代，意識形態騷動遍及整個中國大陸，在政治鬥爭中這些計畫並未成功。

## 3.1960-1979 年—人民戰爭指導原則

1960 年代，幾起重大事件對中國海軍及遠洋戰略產生制約，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中蘇關係的徹底決裂及中印邊界戰爭，中國需要龐大的地面部隊，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仍是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海軍也繼續遵循近岸防禦的戰略，而這也意味著海軍只是作為陸軍的延伸力量，並不需要太多的現代化，使得中國海軍發展幾乎完全停頓。

1970 年代，中國海軍戰略仍然沿用蘇聯少壯學派思想，海軍此時任務包括於沿海區域進行戰鬥，外海巡邏打擊走私，海盜，非法移民及犯罪活動，海上救難等。不過中國海軍在 1970 年代進



入飛彈時代，部署了蘇聯設計的彈道飛彈潛艇。<sup>49</sup>

#### 4.1979 年以後－近岸過渡到近海防禦

由於蘇聯在海軍總司令高希可夫的呼籲下，大力發展遠洋海軍，1975 年蘇聯甚至舉行全球性海洋演習，中國憂慮蘇聯由海上入侵，加上 1974 年中國與南越發生西沙海戰，以及中國對台灣，東海，南海主權的聲張，中國意識需要對海軍戰略進行調整，惟至 1970 年代結束中國海軍並未規劃一份明確的海軍戰略藍圖。1979 年中國在沿海建立許多經濟特區與軍事設施，這些因素促使中國海軍擴張與現代化的藉口。經濟成長使海軍獲得了現代化所須之財政資源，中國海軍戰略此時跳脫海岸防禦向近海發展。

(二) 近海防禦：中國以近岸防禦作為海軍戰略長達 30 年之久，直到 1982 年劉華清力倡海軍現代化，<sup>50</sup>主張以電子化、自動化、導彈化、核子化為建軍目標，並提出近海防禦的戰略構想。劉華清希望改變中國海軍的國家任務，從近岸防禦轉變為近海的積極防禦，這個戰略包括：頑強的岸邊防禦、海上的機動戰爭以及游擊式的海上奇襲。他指出國家必須要有能力掌控兩個戰略性海域，根據他的戰略，第一階段要能夠掌控黃海、東海以及南海等海域，第二階段打算在 2020 年以前要能控制整個東亞的廣大海洋地區，而第三個階段是到 2050 年時，中國海軍要成為全球性的強權。<sup>51</sup>

---

<sup>49</sup> 同註 46，頁 55。

<sup>50</sup> 新一代中國海權派的代表人物為陸軍出身的劉華清，劉華清於 1982~1987 年擔任中共海軍司令員，1987 年升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是中國海洋戰略主要建構者。劉華清改變中國傳統戰略思維，倡導「近海防禦」的概念，確保中國的海洋權益。其海洋論點有四：1 資本主義國家之發展，對航海之發達，新航線之開通及新大陸之發現等事項關係密切。2 主要之軍事，經濟大國，毫無例外全是海洋大國。3 歷史之文明是由東向西，且最後抵達美國，如今所謂太平時代，就是文明之重心再度東移的時代，此對中國而言是絕佳契機。故中國海軍應負起歷史責任，迅速成為太平洋地區安定力量。4 海軍可保障國家現代化建設，否則中國將再度被歷史淘汰。

<sup>51</sup> 翟文中、陳永康，〈論走向遠洋的中共海軍〉，《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12 期，民 89.12，頁 99-105。

近海防禦戰略構想的提出，目的是希望禦敵於國門之外，讓海軍能夠在遠距離的大陸週邊地區發現、攔截、殲滅來犯的敵人，如此才能將沿海區域由防禦前線轉變為戰略後方，以利內部國力的保存。為了達到此一目標，必須建立一支能在近海有效執行防禦任務的現代化海上武力，中國海軍也由海岸防衛屬性轉型，一改過去被動後發制人的限制，朝先發制人的方向發展。因此，基於這種觀念，中國海軍為維護近 300 萬平方公里近海之海洋權益，策定「近海（200 浬）防禦」之戰略方針，海軍的建軍發展重點為籌購及自力研發新一代的導彈驅逐艦、多功能護衛艦、新型核潛艇和傳統柴油動力潛艇、偵察用海軍直昇機以及相關武器如導彈、魚雷、及電戰裝備。90 年代中期受波灣戰爭影響，及考量現階段或未來之國際及台海情勢發展，在其尚無能力全方位發展軍備之情況下，「打贏高技術條件下海上局部戰爭」之武力建設，是目前中國海軍建軍發展之主軸，並全力發展「應急機動作戰部隊」，以便因應來自國內外局部地區緊急突發狀況之處理需要。<sup>52</sup>

近年來，中國建於南海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且區域性衝突日益趨緊，因此中國在發展海權的軍事戰略上亦作調整，由過去「禦海洋、固海岸、嚴城守」，轉變為「捍衛海洋權益、發展海洋經濟、強化海洋科技、保護海洋環境」，期戰略指導思想亦由「近海防禦」戰略深化擴展為維護「海上權益」朝向「邊緣海策略」發展，並積極拓展海軍武力，擴大防禦縱深，並在「近海防禦」的新海軍戰略及任務的指導下，從事海軍建設。

（三）遠洋海軍：中國海軍認為西元 2000 年以前，是執行「近海防禦」任務，西元 2000 年後將由「近海防禦」漸次向「遠海

---

<sup>52</sup> 同註 24，頁 26-28。

作戰」發展，除保衛 200 浬專屬經濟區及離岸較遠的大陸架外，尚須擔負保護海上貿易和航道安全，及延伸 1000 多浬的南海水域，甚至使其海上安全屏障能向外擴展至 2000 浬的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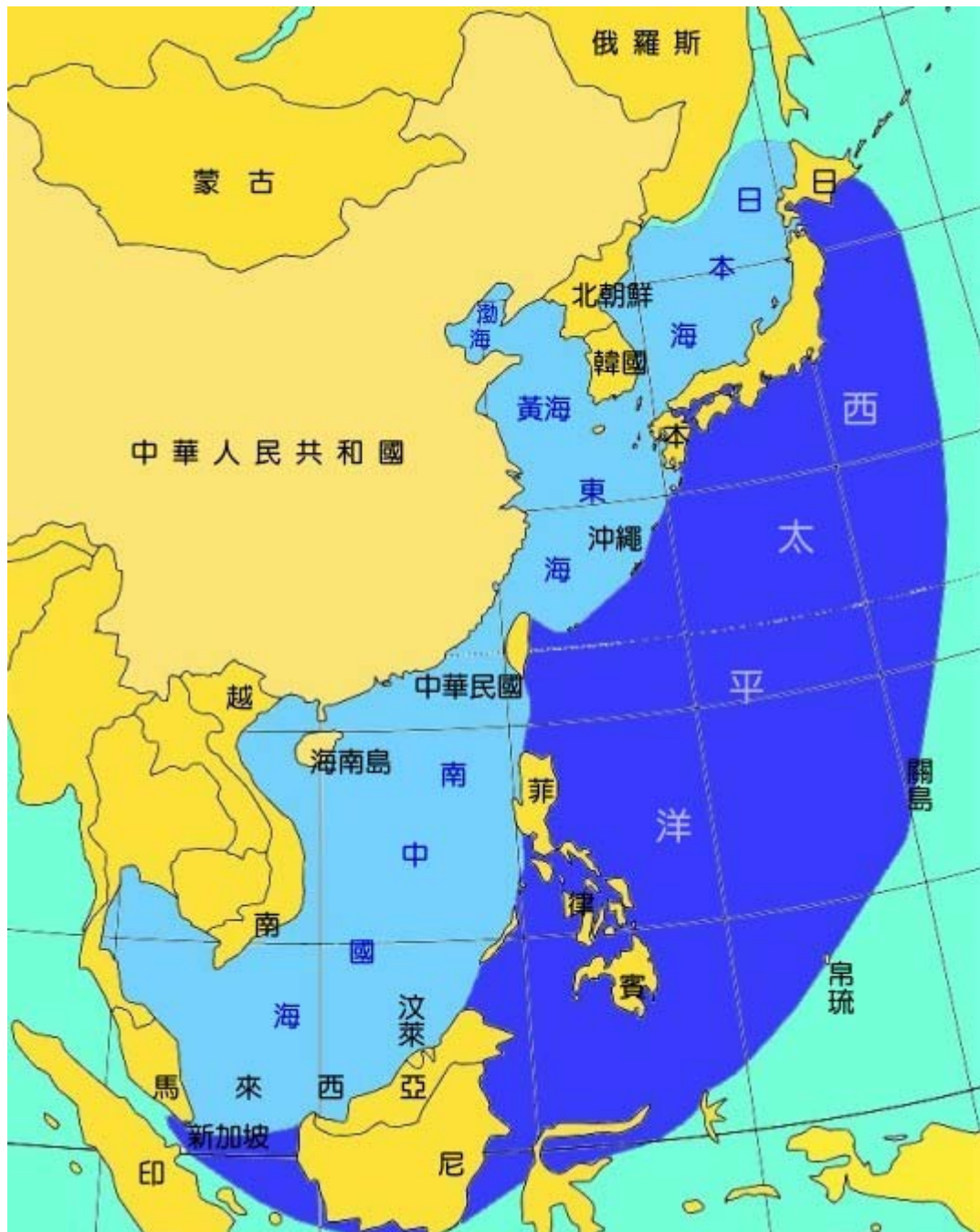
就近程而言，中國希望在 2000 年前後建立一支完整的近海艦隊，具備跨越太平洋第一島鏈的能力（阿留申群島、庫頁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台灣群島、菲律賓群島及撰它群島），到了 2020 年，達成建立遠洋艦隊的中程目標，使其兵力能夠有效控制太平洋第二島鏈（小笠原群島、馬里亞那群島、關島到帛硫群島）內的廣大水域（參見圖 2-3 及 2-4），至於長程目標，則是希望在 2050 年建立一支以航空母艦為核心，足以和美國海軍相抗衡的世界級艦隊。

圖 2-3：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圖 2-4：第一、二島鏈海域圖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M\\_index01.htm](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M_index01.htm)。

## 第三節 新世紀中國海權發展目標

### 壹、中國對海洋的使用方面

馬漢認為海權的運作是建立於「海洋的控制」(control of the sea)以及對「海洋的使用」(use of the sea)上。就「海洋的使用」而言，馬漢認為應包括：商業、航業與市場三者，學者布斯(Ken Booth)曾經於其著作「海軍與外交政策」(Navies and Foreign policy,1977)中亦曾指出「海洋的使用」之概念，布斯認為一個國家使用海洋主要有三個目的：「一、為了運送貨物與人民，二、執行砲艦外交或抵抗入侵，三、於海上或海底探索資源」，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現代「海洋的使用」一詞應包括：漁業與航業、資源開發與外交和防禦三項重要因素。<sup>53</sup>

#### 一、漁業與航業

近 20 年來，中國國家海洋經濟產值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快速發展，海洋開發已經成為其沿海地區新的經濟成長點與海洋發展戰略。就中國的漁業而言，中國有渤海、黃海、東海以及南海四大漁場，其海域總面積約 4 萬 7 千 2 百 70 公頃，漁場則佔了 2 萬 8 千公頃（參見表 2-1）。就航運而言，自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其港口與海運的地位日益提升。今日，全球國際貿易巨大的貨量中，約 99% 需依賴海運，只有不到 1% 需要空運。就中國而言，1993 年 11 月，中國開始成為石油輸入國，原因在於二位數的經濟成長以及伴隨而來的消費革命，使得中國對於石油的需求

---

<sup>53</sup> 同註 21，頁 97。

量以每年 20% 的速度攀升，預計於 2015 年中國對石油的需求量將會超過美國，而海運將成為中國的經濟命脈。

表 2-1：中國海域與漁場面積

名稱	海域總面積（千公頃）	大陸架漁場面積	海岸線長度（km）	深度（m）	
				平均	最大
渤海	7700	7700	3973	18	70
黃海	38000	35300	3927	44	140
東海	77000	54900	5745	370	2719
南海	35000	182100	5792	1212	5559
總計	472700	280000	19401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00》，北京：國家統計局，民 89.9，頁 8；李國添，  
《兩岸漁業資源及作業海域共同利用可能性評估三》，台北：台灣省漁業局，民 87.4，頁 23-34。

## 二、海洋經濟與資源開發

隨著經濟開發，中國工礦原料及能源相對吃緊，中國亦由 1994 年的石油輸出國轉為輸入國，故未來經濟原料勢必取自海洋，同時配合經濟發展需要在沿海設立經濟特區及開放幾個主要對外貿易港口。1979 年，中國於廣東，福建的沿海設立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四個經濟特區，80 年代後期實施一個「黃金海岸計畫」，以加速發展由江蘇到廣東的沿海地區。<sup>54</sup>1984 年中國又開放 14 個沿海港口，海南島在 1988 年升格為省，並成為一個經濟特區。<sup>55</sup>

<sup>54</sup> 薛君度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周邊形勢》。北京：時事出版社，民 85.6，頁 78-82。

<sup>55</sup> 同註 35，頁 65-67。

另一方面，中國海域的海洋資源亦相當豐富，漁業產值逐年增加，而在石油資源方面，中國的石油消耗增長速度超過其石油生產速度得 1 倍以上，而呈現需求大於供給的不平衡狀況。中國海洋油氣資源量約佔其全國的三分之一，在 1990 年代中期，中國國家內陸的油氣資源已經不敷使用，海洋油氣資源在中國的石油供應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1996 年中國海洋石油生產量佔全國石油總產量的比例，已經由 1990 年的 1% 提升至 10%，預計海陸石油和天然氣產量的比例到 2010 年將分別為 19% 與 43%。<sup>56</sup> 此外，海洋資源除了包括漁業資源與石油氣資源外，海洋亦提供各種資源開發的領域，包括工業用水、發電以及海水化學資源等，所以在中國國家內陸資源日益減少的情況下，海洋資源將漸漸成為中國所需資源的來源。<sup>57</sup>

### 三、外交與防禦

學者布斯(Ken Booth)認為在「使用海洋」(The use of the sea) 的概念中，海軍有三個重要的角色關係，包括：軍事、外交、警察。且這三個角色是互動與不可分割的狀態。<sup>58</sup> 在軍事角色方面，中國海軍在其海洋使用上所扮演的角色，在 1978 年以前是為防衛而強調制海，所以在海洋的經濟、商業與資源的使用上幾乎等於零。回顧中國海軍在 50 年代草創時期，其戰略思想受前蘇聯海軍「少壯派」之影響，強調以「飛、潛、快」為原則，而以發展潛艇為重點，建設一支沿海的輕型兵力，這也只能算是一支扮演海防部隊的角色。直到 1978 年，中國整個國家戰略隨著經濟發展而需要強大的海軍來支持，再加上中國海洋勢力的擴展以及劉華清

---

<sup>56</sup> 同註 26，頁 56。

<sup>57</sup> 同註 12，頁 98-101。

<sup>58</sup> 同註 14，頁 92-93。



的倡導，使得中國逐漸脫離陸軍而發展成為一支能夠在海上獨立作戰的軍種，其投射能力幾乎可達到遠海。因此，中國海軍正逐漸由近岸防禦的角色走向近海防禦的角色。

其次，在外交角色方面，中國海軍實力增強之後，乃不斷透過遠航來展示其兵力，並且欲擴大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例如於1986年1月19日由中國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聶奎聚所率一艘123號導彈驅逐艦和一艘X615號補給油輪，從上海出發遠至孟加拉、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進行友好訪問，此為中國首次派艦出航外國並進入印度洋。1990年代，中國遠訪的國家更遠至美洲，由此可見，中國正逐漸提升其大國外交中海軍的角色。

而在警察角色方面，中國警察性的角色從1978年至今，仍大多停滯在具威嚇性的角色，因為海軍扮演警察性角色不僅容易引起國際上的紛爭，更易引起周邊國家海上的軍備競賽。所以就中國海軍而言，其發展與擴張是相當低調的，而海軍的威嚇性戰略對中國捍衛國家利益而言，仍是有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 貳、中國對海洋的控制方面

### 一、海軍軍力現況

#### (一) 兵力結構 (參見表 2-2)

表 2-2：中國海軍軍力概況

兵力	戰艦	快艇	輔助船	戰鬥機	轟炸機	直昇機	陸戰隊
約 30 萬人	300 艘 主力戰艦 (潛艇 70 艘, 驅逐艦及巡防艦 50 艘)	200 艘 飛彈快艇, 150 艘魚雷快艇	200 艘	600 架	150 架	1000 架	約 4 萬人

資料來源：日本國軍事網，[http://geocities.com/japanwin\\_ever/](http://geocities.com/japanwin_ever/)，民 92.12.11。

目前，中國海軍係由水面艦艇、潛艇、海軍航空兵、岸防部隊和陸戰隊等五個兵種組成的合成軍種，形成了聯合作戰的防禦體系。

1. 水面艦艇：是中國海軍的第一大兵種，其主要任務為消滅敵方海軍艦艇、協助反潛作戰，運輸並確保登陸部隊抵達敵岸，破壞敵方岸上目標（岸防設施），進行海上偵察、巡邏警戒、布雷掃雷、護航、救難、運輸。目前在中國海軍服役的各類主要水面作戰艦艇的數量，比 50 年代增加 10 倍。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導彈驅逐艦和導彈護衛艦是遂行現代海上作戰的重要艦艇。近幾年，中國海軍對中型以上水面艦艇的武器裝備進行數百項的改進，將電子技術、制導技術、隱形技術、智能技術等處於現代科

技發展前沿的新技術成功運用於新型導彈驅逐艦上，使新型驅逐艦的導彈、火炮、反潛系統及聲納、雷達、通信、導航設備等裝備的性能大大提高，快速反應能力、電子對抗能力、遠航與海上生存能力等顯著增強。新一代導彈驅逐艦和導彈護衛艦，顯然成為中國海軍 21 世紀初期之主戰艦艇。<sup>59</sup>

2. 潛艇部隊：是中國海軍第二大兵種，其主要任務為擔負戰略核打擊任務，消滅敵方運輸船艦與中、長程攻擊船艦，破壞摧毀敵方基地、港口、岸上重要目標，進行海上偵察、巡邏警戒、佈雷掃雷、護航、救難、運輸。中國海軍擁有潛艇的數量和噸位比 50 年代增加了幾 10 倍。導彈核潛艇是中國海軍的一張「王牌」，它具有續航力大、活動範圍廣、隱蔽性好、機動性強、航行速度高等特點。1988 年 9 月 27 日，中國自行研製的核潛艇從水下發射運載火箭獲得成功，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水下發射戰略導彈能力的國家。1999 年 8 月 2 日中國試射「東風 31」洲際飛彈成功，將來即可研製「巨浪 2 號」潛射飛彈，使中國海軍核潛艇具有第二擊核武反擊能力，依據「相互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理論，將可迫使美國等擁有核武國家與其保持核武「恐怖平衡」，而不敢與其開戰，以免兩敗俱傷。<sup>60</sup>

3. 海軍航空兵：其主要任務為擔負突擊敵海上、沿岸的重要目標，奪取海戰區制空權，協同或掩護海軍其他兵力作戰，執行海上偵察、巡邏、電子對抗及快速運輸、緊急佈雷、救護、垂直登陸等多種作戰任務；既可與潛艇、水面艦艇、岸防部隊、陸戰隊進行諸兵種協同作戰，亦可單獨執行海上戰役戰鬥任務，是中國海軍五大兵種中能高速機動的突擊兵力。目前，海軍航空兵已發展成

---

<sup>59</sup> 楊念祖，〈中共海軍現代化兵力建設對台海安全的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5 期，民 89.5，頁 70-86。

<sup>60</sup> 蘇紫雲，《2010 中共軍力評估》。台北：麥田出版社，民 87，頁 125-127。

由殲擊機、強擊機、轟炸機、艦載機、電子干擾機、水上飛機、偵察機、反潛飛機、運輸機等多種機型，以及雷達、高炮等地面部隊諸兵種合成的海空突擊力量。其擁有的飛機數量僅次于美國和俄羅斯，海軍航空兵是中國海軍的一支重要突擊力量和保障力量，具有較強的綜合作戰能力。

4. 海軍陸戰隊：是中國海軍五大兵種中帶有濃厚神秘色彩的部隊，這支由諸兵種合成的部隊，其主要任務為實施快速登陸和擔負海岸、島嶼防禦或支援其他方面兩棲作戰的特種部隊。這支部隊目前編有陸戰步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兩棲偵察兵、反坦克導彈部隊等。中國海軍陸戰隊是擁有特殊裝備的兩棲作戰部隊，集陸海空三軍裝備之大全，有五花八門的各類步兵自動武器、水陸坦克、反坦克導彈，還有供兩棲作戰使用的航渡、登陸器材，上至空中的武裝直升機，下至水面的新型登陸艦艇、氣墊船等。由於陸戰隊具有遠程投射武力之能力，因此，被中國視為海軍之「戰略兵種」(Strategic Arm)。

5. 海軍岸防兵：係一支由岸對艦海防導彈和大口徑岸炮部隊組成的岸防部隊(Coast Guard)，其主要任務為保衛海岸基地、港口、沿海重要地點，消滅敵方海上艦船，掩護近岸海上交通線，封鎖海域、海峽、航道，支援海軍實施近岸作戰，支援海岸島嶼守備部隊作戰等。目前，中國海軍已在沿海各戰略要地，根據海岸防禦的需要，部署岸對艦導彈部隊和岸炮部隊，形成密集的岸對海警戒防禦系統。<sup>61</sup>

## (二) 兵力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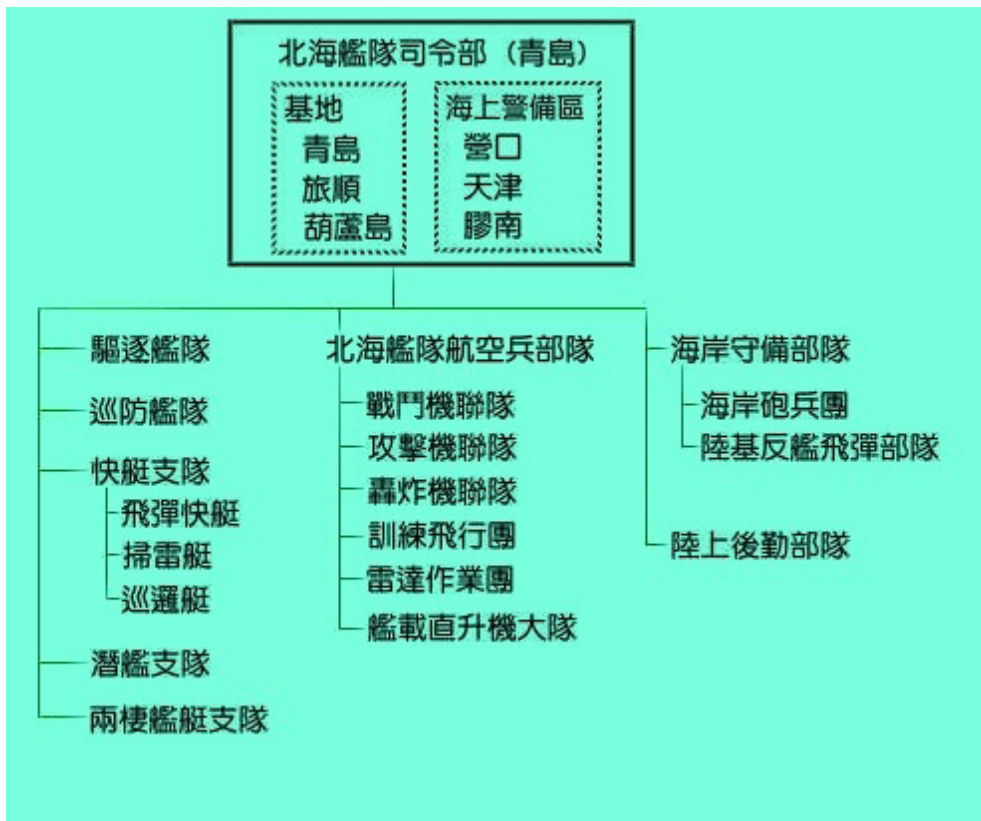
分區組建「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

---

<sup>61</sup> 同註 59，頁 88-90。

1. 北海艦隊部署較強之水面、水下與海航攻防戰力，以防護京畿。北海艦隊所負責的海域，北起北朝鮮國境、南至江蘇省海安地區（大約為北緯 32 度）之間，主要任務為首都北京和中國東北地區的海上防衛任務，所轄的「091 夏級」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也是中國戰略核武唯一的海上發射平台。北海艦隊司令部位於山東省青島（參見圖 2-5），它是該省最大的海港，所在地的膠州灣，於 1988 年 2 月完成了遠東最大的人工港。另外，它也是北海艦隊航空兵的主要基地。另一個備受矚目的是遼寧省葫蘆島，是中國唯一的戰略核子潛艦基地，建造新型彈道飛彈潛艦的船廠也在此地。

圖 2-5：北海艦隊組織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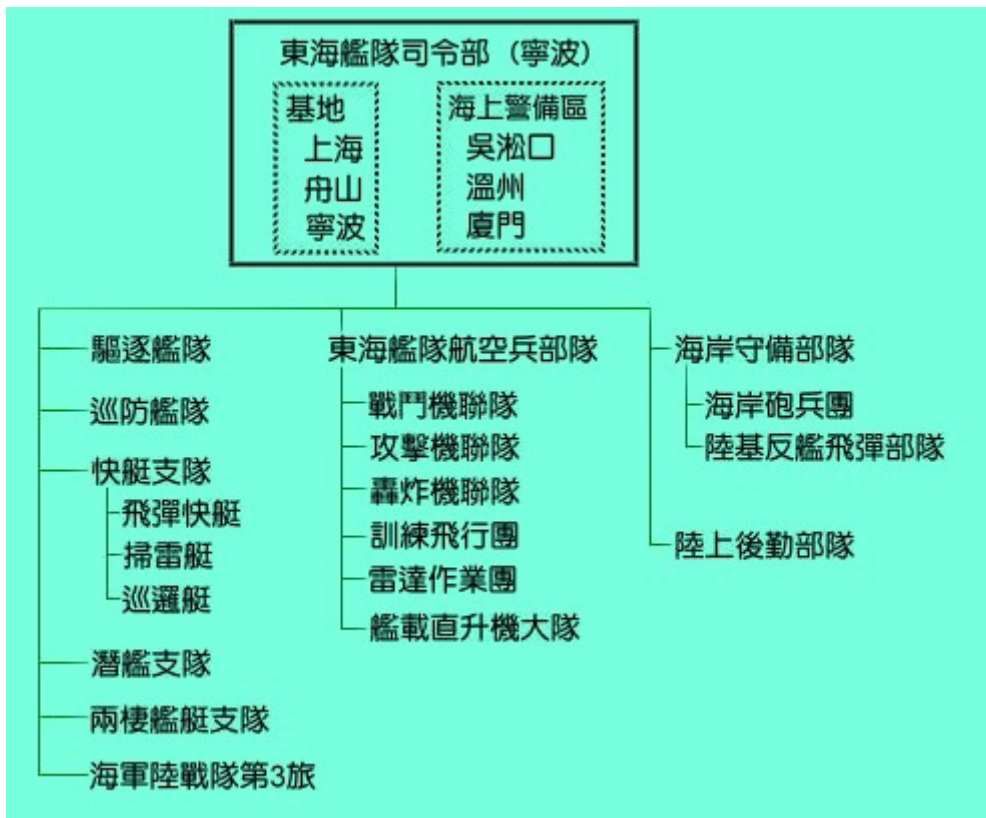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cross-strait/PRC-northsea.htm>，民 93.1.10。

2. 東海艦隊以數量多之大型水面作戰艦、快艇，保衛華東及對台灣防衛，並能支援北、南艦隊作戰任務。東海艦隊司令部位於寧波（參見圖 2-6），負責北緯 32 度以南、27 度左右（福建省東山）以北的海域，包括台灣海峽、西太平洋以及東海都在其任務範圍內，除了在軍事上對付台灣、牽制日本和駐日美軍，在經濟上也負責保衛上海對外的航道通暢，可見得在 21 世紀，東海艦隊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值得一提的是，近兩年在日本週邊海域出沒的中國軍艦，多半就來自東海艦隊。從東海艦隊的裝備也可看出其重要地位。從俄羅斯購入的 2 艘現代(Sovremenny)級驅逐艦

和 2 艘基洛(Kilo)級潛艦，都編配在東海艦隊，和日、美兩國對抗的意味十分明顯。另外，原屬北海艦隊的「091 漢級」核子動力攻擊潛艦，有 2 艘在 1998 年間被改編到東海艦隊麾下。<sup>62</sup>

圖 2-6：東海艦隊組織編制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cross-strait/PRC-northsea.htm>，民 93.1.12。

3. 南海艦隊多部署兩棲登陸艦、運補艦、陸戰旅、海航機以確保南海領土主權。負責海域北起福建省東山（約北緯 32 度）、南至越南沿海，包括西沙、南沙群島在內的整個南中國海，是 3 大艦隊中負責海域最寬廣的艦隊。1996 年的台海飛彈危機、1997 年美

<sup>62</sup> 同註 60，頁 112-128。

日安全保障新指針公佈，以及香港、澳門主權先後移交給中國，在在顯示南海艦隊的重要。和東海艦隊相同的是，南海艦隊也接收來自北海艦隊移交的「091 漢級」核子動力攻擊潛艦。除此之外，1998 年間南海艦隊航空兵部隊成立了空中加油機聯隊，廣東省遂溪基地也成為安徽省蕪湖之後，第 2 個有 Su-27 戰機進駐的基地，使南海艦隊比東海、北海 2 支艦隊有更強的航空戰力，這主要是為了因應南中國海廣闊的區域和複雜的形勢。2001 年 4 月，和美國 EP-3 偵察機擦撞墜海的殲 8 戰機，就是屬於南海艦隊的戰鬥飛行聯隊。南海艦隊司令部位於廣東省湛江(參見圖 2-7)，它是廣東第 2 大港(第 1 大港為廣州)。由於 1980 年代開始，南海情勢持續緊張，湛江港從 1983 年展開擴建工程。



圖 2-7：南海艦隊組織編制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cross-strait/PRC-northsea.htm>，民 93.1.24。

## 二、海軍現代化概況

1950 年中國海軍建軍迄今已歷 50 年，目前，中國海軍在數量上確實相當龐大，共有將近 1150 艘各型艦艇，是美國海軍的三倍半有餘，然而其作戰能力卻極不平衡；以中國海軍目前之兵力結構與作戰能量觀察，仍屬近海防禦、守勢作戰之軍力，並不適合遠洋、攻勢作戰，「走不遠、打不久」。故近年來的戰略思想已將海軍現代化排在第一優先，準備在西元 2050 年以前建立起世

界級的海軍力量；冀圖建立一支「作戰效能遠洋化、內部結構均衡化」的現代化海軍。

### （一）增添新式裝備

1999年4月19日，中國海軍司令員石雲生在海軍建軍50周年前夕表示，中國海軍近年來已有一批新一代主戰裝備交付使用。以新型驅逐艦、新型潛艇、新型戰鬥機為代表的新一代主戰裝備，以及與其相配套的新型導彈、魚雷、艦砲、電子戰裝備等武器系統，陸續交付使用。主要包括：<sup>63</sup>

1.主戰艦艇：導彈驅逐艦、導彈護衛艦、導彈護衛艇、導彈快艇、獵潛艇、常規潛艇、核潛艇等。

2.航空裝備：轟炸機、殲擊機、強擊機、殲擊轟炸機、反潛機、偵察機、巡邏機、電子干擾機、水上飛機、運輸機等。

3.海防導彈：岸對艦導彈、艦對艦導彈、艦對空導彈、空對艦導彈、空對空導彈等。

4.科技突破：直昇機上艦、電子戰上艦、新型艦砲上艦、戰術軟件上艦、深水炸彈反潛武器系統化、艦艦導彈超視距、魚雷加裝智能頭、護衛艦全封閉等幾十項關鍵技術獲得突破。<sup>64</sup>

### （二）研製新型潛艦

1999年12月7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海軍武官凱普蘭證實，中國海軍目前正在建造094型級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艇，估計此型潛艇可能會21世紀初服役。為了建立核威懾能力，確保嚇阻的

---

<sup>63</sup> 同註65，頁78-92。

<sup>64</sup> 溫在春譯，胡嘉著，〈中共海軍的遠洋安全戰略〉，《海軍學術月刊》，第33卷，第11期，民88.11，頁5-7。

可信度，中國積極進行新一代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的研製。根據美國海軍情報署的判斷，該型潛艦具有良好的靜音性能，可攜行 16 枚射程達 4000 哩具多彈頭分導攻擊能力的「巨浪二型 (Julang-2, CCS-NX4) 飛彈，戰略打擊能力遠甚於現役的「夏」級彈道飛彈潛艦。<sup>65</sup>美國一名官員表示，中國東風三十一型導彈，及準備部署在 094 潛艇上的巨浪二型潛射導彈，是中國採用竊自美國核彈頭機密而發展出來的首套戰略武器系統。中國發展 094 潛艇的目的，在於對美國的「戰略嚇阻」。中國海軍巨浪二型導彈及 094 潛艇，預計將在 2005 年或 2006 年完成部署，一艘 094 潛艇將可攜帶 12 或 16 枚巨浪二型導彈。美國官員表示，屆時這些導彈將可以命中全美所有區域，而不只是西部各州。在此同時，中國亦積極研製用以取代「漢」級潛艦的新型核動力攻擊潛艦，這種代號 093 型的新型潛艦性能與前蘇聯建造的「勝利」級三型 (Victor 3) 潛艦相當，除了配備先進遠程線導魚雷外，該型潛艦可望實現水下發射巡航飛彈的攻擊模式。傳統潛艦方面，1994 年中國建成了首艘「宋」級 (039 型) 潛艦，該型潛艦具有淚滴型艦身，使用高攻角車葉推進，並可於潛航狀態下發射攻船飛彈。此外，中國尚於 1994 年向俄羅斯訂購了四艘「基洛」級潛艦，該型潛艦靜音效果佳、攻擊能力強，為當世性能最佳柴電潛艦之一。中國以俄製基洛級 (Kilo) 和改良型宋級潛艇為戰術打擊部隊的主力。尤其引進俄製基洛級靜音設計及技術，以及應用絕氣推進系統 (AIP) 的改良型基洛級潛艇 (優越的隱蔽性及潛航能力)，用來取代部份造價昂貴的核子潛艇所扮演的角色。預料 2010 年中共將共有 20 艘現代先進水平的傳統動力攻擊潛艇。<sup>66</sup>從而大幅提升海

---

<sup>65</sup> 吳奇達等譯，SuSan M. Puska 著，《下下一代的共軍》。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90，頁 125-128。

<sup>66</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Lilley, James R. 著，《中共軍事現代化》。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87.7，頁 58-75。

軍戰力。藉由自力研製及引進國外潛艦，中國潛艦部隊戰力大為增強。（參見表 2-3、2-4）<sup>67</sup>

表 2-3：中國海軍近年來自俄羅斯引進之船艦種類與數量

艦種	數量
877/636 型 KILO-CLASS (基洛級) 潛艦	4
「基輔」號、「明斯克」號與「伐亞哥」號 航空母艦	3 (報廢供研究用)
現代級 (SOVREMENNY) 飛彈驅逐艦	2
956 型導彈驅逐艦	2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sup>67</sup> 翁明賢，《2010 中共軍力評估》。台北：麥田出版，民 87，頁 170-175。

表 2-4：中國各型潛艦數量表

型別	艦種	動力	數量（產量）	艦艇編號
夏級（092 型）	S	核子	1（2）	406
漢級（091 型，長征甲型）	SSN	核子	2（2）	401，402，
漢級（091 型，長征乙型）	S	核子	3（3）	403，404，405
武漢級（033 改良型）	SSG	傳統	1（1）	351
高爾夫級（031 型）	SSB	傳統	1（1）	200
基洛	SS	傳統	2	不詳
基洛	SS	傳統	2	不詳
明級	SS	傳統	11（14）	
宋級	SSG	傳統	1	
羅密歐級	SS	傳統	79（99）	
威士忌級	SS	傳統	2（21）	

資料來源：梁卓中、徐慶瑜，〈中共之潛戰兵力剖析〉，《海軍學術月刊》，第 33 卷，第 5 期，頁 88.5，頁 29。

### （三）研發大、中型水面艦艇

為因應遠洋作戰需求，1980 年代以來，中國海軍即致力設計與建造新式水面艦艇，並逐漸有大型化趨勢。1990 年迄今，中國海軍已完成了兩種改良型驅逐艦（旅大級二型與三型）、一種全新型驅逐艦（旅滬、旅海級）、一種改良型巡防艦（江滬級二型）與兩種全新型巡防艦（江衛級與江滬級三型），這些艦艇均已加入戰鬥序列。中國新造各型艦艇部份引進了西方先進科技，相較

舊式艦艇，無論在防空、反潛、制海及超視距攻擊能力上均有明顯地進步。1996年，中國與俄羅斯簽約購買現代級驅逐艦兩艘，中國海軍打擊力將獲得飛躍式的提升。中國海軍的最終目標，乃在擁有一支以航艦為核心的機動打擊部隊。在對外洽購屢遭挫折後，中國有可能自行研製；1985年中國海軍即在廣州海軍學院開設「飛行艦長班」訓練課程；1991年第一支艦載直升機部隊編成，納入海軍航空兵序列；1992年中國與烏克蘭洽談伐亞哥號航艦交易事宜，這一切作為均是計畫性為建立航艦戰鬥群鋪路。英國詹氏情報曾評估，中國將於2010年後，具有建立一支獨立的航空母艦作戰群的能力。1996年西班牙船廠Bazan曾向中國提出兩款輕型航空母艦設計，但中國並未認真考慮，因為發展具作戰能力航空母艦戰鬥群才是其主要發展方向。跡象顯示，中國最終目的是尋求外國技術支援自製航空母艦。

#### （四）建立遠洋協同作戰能力

1977年起，中國海軍即著手進行遠航訓練。近年來，中國為了加強機動打擊能力，經常組織特遣任務支隊實施遠航訓練，艦隊航跡遍及印度洋、南中國海及西太平洋等水域。1984年，中國海軍J 121號潛艦支援艦(submarine support ship)更遠赴南極協助建立科學考察站。1987年後，遠洋訓練成為中國海軍例行性訓練的部份，80%以上的指揮官曾參與此項訓練。中國海軍遠洋訓練係以「海空立體合成，遠中近全程協同」為目標。遠洋訓練參訓單位由過去單一艦種、單一兵種逐步發展成多艦種、多兵種的合成訓練；訓練海域由近海逐步發展至遠洋；操演課目則由戰術單一的遠航訓練發展成為戰術背景複雜的多課題操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986年5月，中國「北海艦隊」以驅逐艦3艘、潛艦2艘、輔助船2艘、轟炸機2架及直昇機2架，於東海至硫磺島間

的西太平洋海域進行海空聯合演習；次年5月，中國「東海艦隊」亦以多艦編隊於琉球群島東南海域至舟山沿海間進行演習。此後，中國海軍至南沙群島及其他海域的演習不斷；顯示中國海軍之實地訓練已由近岸、近海而發展至遠海、合成訓練的階段。此外，1997年2月，中國「南海艦隊」以旅滬級「哈爾濱」號驅逐艦、「珠海」號驅逐艦、「南倉」號綜合補給船組成編隊，遠赴美國、墨西哥、智利、秘魯等國；次月，「東海艦隊」亦由「青島」號驅逐艦、「銅陵」號護衛艦組成編隊，出訪東南亞三國。前者為中國海軍艦隊首度橫越太平洋，象徵意義重大。<sup>68</sup>

#### （五）致力海上靶場建設

為檢驗自製新型武器之實戰效能，迅速形成戰力，必須建設綜合性海上試驗靶場。據「新華社」報導，1999年11月上旬，中國自行研製的新型反艦導彈在遼東灣海域海上靶場通過考核試驗。至此，這座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最大的綜合性海上試驗靶場，已為海軍試驗和定型200多種新型武器裝備。這座組建於1958年的海上試驗靶場，承擔著海軍各種艦船、飛機、導彈、水中兵器、電子武器等上百種裝備的試驗、定型任務。他們先後創造了發射第一枚海防導彈、建成第一個艦炮試驗陣地、核潛艇首次發射水下運載火箭等105項第一，完成試驗任務2000多項。此次演練顯示中國擬將海軍大批新型驅逐艦、護衛艦、作戰飛機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導彈、魚雷、艦炮等武器裝備從這裡形成戰鬥力。據悉，上述通過考核試驗之各型機艦，係為北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及海軍武器試驗中心所屬39艘艦艇及15架海航飛機；主要包括「殲轟七」戰機發射「鷹擊八一」導彈、「旅海」級導彈驅逐艦發射「鷹擊八三」艦艦導彈、「直九」機與「旅滬」級驅

---

<sup>68</sup> 同註63，頁9-12。

逐艦進行魚雷發射活動、「漢」級核攻擊潛艇與導彈護衛艦進行武器試驗等演練項目。<sup>69</sup>

#### (六) 積極海外戰場經營

中國海軍對前進基地與作戰海域經營亦不遺餘力；1990 年代初期，中國分別於西沙群島永興島(Woody Island)及南沙群島永暑礁擴建碼頭及機場，可供大型艦艇與海航轟六戰機、殲八殲擊機進駐，藉此中國在南海水域逐漸地建立作戰所需的海空力量，彌補地理缺陷對其兵力投射形成的不利影響；此亦反映中國如要發展遠洋作戰，必須要將南海區域納入其領海範圍，以推動其「經略海洋」的戰略目標。另為熟悉作戰海域提供相關支援，中國不斷地派遣漁政船及測量艦於南海及台海周邊進行水文蒐集，同時更擴建上海、大連及湛江三個港口的岸勤設施。在前進基地經營上，中國在緬甸位於安達曼海的莫貴群島(Mergui Island)設有海軍基地，在可可島(Coco Island)設有雷達、導航與電偵設施，前者提供中國海軍進出印度洋所需的後勤支援，後者可用以追蹤印度海軍在該水域的各項活動，藉此中國海軍具備了在印度洋部署所需的前進基地。中國尚協助緬甸擴建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River Delta)的貝辛(Bussein)及漢基(Hainggyi)兩港口，後者可供中國核動力潛艦駐泊，有助中國於印度洋建立戰略性海權。<sup>70</sup>

此外，解放軍海軍目前約有 30 萬人，60 艘驅逐艦和巡洋艦、大約 60 艘柴油潛艦、6 艘核子潛艦、將近 50 艘兩棲登陸艇、百艘輔助的小型巡邏艇。海軍航空隊有百架多數幾近報廢的固定翼飛機和大約 30 架直升機。<sup>71</sup>過去 10 年，解放軍海軍一直試著朝

---

<sup>69</sup> 同註 39，頁 173。

<sup>70</sup> 同註 63，頁 15。

<sup>71</sup> 梁卓中、徐慶瑜，〈中共之潛戰兵力剖析〉，《海軍學術月刊》，第 33 卷，第 5 期，頁 88.5，頁 29。



精簡化和現代化發展，淘汰大量的老舊船艦，代之以少數但先進的船艦，潛艇大約減少了二分之一。但水面的主力戰艦數則相當穩定，逐步以自製的驅逐艦和巡洋艦代替老舊的船艦，其所有二次大戰時代留下的美製登陸艦已悉數被國產的船艦取代。然而，解放軍海軍在大多數科技層面仍遠遜於區域內其他海軍，包括台灣在內，特別是空中防衛、指揮通訊和戰情監偵方面。<sup>72</sup>

## 二、海外基地建設

中國近年來從一個陸權國家邁向海權，解決南海問題被列為首重之務。海軍作戰範圍也以涵蓋南海海域為主，顯示中國控制南海的決心。目前中國對南海基本做出下列幾項部署：<sup>73</sup>

(1) 興建島礁工事：中國在西沙永興、琛航兩島，修建一座跑道長 3000 公尺的軍用機場，以及可同時供三艘中大型戰艦停泊的基地，在南沙群島也建有一座可供停靠五百噸船艦的碼頭。

(2) 加強南海艦隊的軍港建設，以提高海軍在南海的戰力。

(3) 增補新式裝備：中國近年裝配完成遠程無線電導航系統、遠程通訊系統、水下定位導航系統、天文導航系統等裝備，可有效監控整個南海海域。

(4) 提升演訓層次：中國海軍在 1988 年和越南展開南沙海戰後，逐漸把南海海域轉為海軍各艦隊演習輪訓的海區。近年更多次以

---

<sup>72</sup> 林東煥，《冷戰後中共海洋戰略之研究》。碩士論文，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民 90，頁 36-43。

<sup>73</sup> 同註 41，頁 126-128。

遠航編隊對南海進行海上合同演訓，一方面加強對海域的熟悉度，另一面向越南等國展現軍威。

(5) 重新規劃南沙作戰指揮體系：中國已實施海軍司令部、前線指揮部及海上編隊等三級指揮系統，後勤由海軍後勤部、裝備修理部統籌指揮。更頒佈「聯合戰役綱要」，以及實施三軍聯勤體制後，整個指揮和後勤系統又加以重新調整，融入三軍一體，投向南海的戰備方向發展。<sup>74</sup>

### 三、中國制海權的擴張—投射能力的發展

中國海軍投射能力的發展，可由下列歷史事件證明之：

1.1980年5月，中國海軍派遣了15艘船艦前往南太平洋，收回掉落在南太平洋海域的長程洲際彈道飛彈。

2.1984年11月，一艘中國戰艦搭載軍人和科學家到達南極，更於此處建立中國第一個觀測站。<sup>75</sup>

3.1985年中國海軍首次借道麻六甲海峽航行印度洋，途經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與孟加拉。

4.1986年中國海軍航空兵的長程轟炸機第一次飛至太平洋上空。

76

---

<sup>74</sup> 唐仁俊，〈中共處理南沙群島主權爭議之研析〉，《海軍學術月刊》，第35卷，第3期，民90.3，頁16-28。

<sup>75</sup> 華僑日報（北京），民77.3.31，第3版。

<sup>76</sup> 華僑日報（北京），民77.6.2，第1版。

5.1987 年初，中國海軍執行一項史無前例的演習，一艘運補艦同時以橫向、縱向和垂直的方式補給三艘戰艦。

6.1987 年 10 月至 12 月，中國海軍派遣隊經由巴林塘海峽 (Balintang strait) 到達南沙群島最尾端的聖母暗沙，以實際行動宣示防衛南沙群島，並在海上進行艦隊協同作戰演習。

7.1988 年 3 月 14 日，中國海軍在距離海南島約 1500 公里、離越南約 400 公里之南沙群島中的赤瓜礁 (Chigua Reef) 附近海域，擊沉三艘越南艦艇，此一海上武裝衝突事件，扭轉了一般人對中國海軍只能近岸巡邏防禦的印象。同時，中國海軍的主動進攻行動，很快地成為世人疑懼的焦點，尤其是南海周邊國家。

8.1988 年 8 月，中國當局開始擴大巡弋範圍，並且進行演習，參與的武力有戰鬥機以及戰艦，同時宣布在中國和西沙、南沙群島間建立郵政服務。<sup>77</sup> 中國海軍於 1980 年代增加海外軍事活動，對當時認為中國海軍武力投射只能為護其國內基地之說法是一項事實的挑戰，至於中國對於南沙群島如此遠的海域，其能力仍相當有限。

9.1992 年印度海軍首次偵測到中國海軍船艦在緬甸海域活動，同年 10 月，中國與印度在印度洋海域舉行聯合海軍演習。由此可見，中國海軍正向遠洋推進，並且逐漸由海洋防禦型的結構向遠洋進攻型的海軍結構發展。

10.1994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美國小鷹號 (Kitty Hawk, CV63) 航

---

<sup>77</sup> 中央日報，民 77.8.6，第 4 版。

空母艦和中國漢級核子動力潛艇在黃海上對峙約 60 小時，此事件發生於距離中國山東半島海岸 200 哩外的公海海域，雙方在這 3 天對峙的時間中曾陷入追蹤與反追蹤的臨戰狀態。<sup>78</sup>

11.2000 年 1 月，中國東海艦隊輕型艦艇編隊，第一次在距離中國海岸約 250 哩的公海舉行演習，所演練的海域南北共跨越了約 2800 哩。因此，中國海軍投射能力的範圍已有擴大化的趨勢。

12.2003 年 5 月 15 日，由青島號導彈驅逐艦和太倉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中國海軍首次進行艦艇編隊的環球航行訪問，途經新加坡、埃及、土耳其、烏克蘭、希臘、葡萄牙、巴西、厄瓜多爾、秘魯、法屬帕皮提等十國十港，此為中國海軍遠程航行開創新紀元。

13.2004 年 3 月 16 日，中國和法國的海軍進行聯合演習，據稱，這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海軍與外國海軍進行的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次演練。這次演練共分五個階段，包括艦艇和艦載機機動、海上補給演練、視覺通信和海上搜救演練等。其次，演練不僅包括了艦機、艦艇之間的協同作戰，也包括了單兵、小分隊的協同作戰，既有戰術背景課目，也有技術課目，有基礎性的也有較為複雜的。

綜觀從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國海軍投射能力的發展，可發現中國海軍艦艇遠航的次數，比起改革開放前增加了數十倍，且其海軍的投射能力不斷地提高。

---

<sup>78</sup> John F. Harries and Thomas W. Lippman, "Chinese Watched as U.S. Navy Tracked Sub," Washington Post, 1994.12.15, p. 42.

## 參、中國海軍未來目標之規劃

中國海軍的建設目標已由「近岸」防衛進展至目前的「近海」防衛，作戰部署也由「被動」防禦，推進到「積極」防禦；今後將走向「遠海」防衛及攻勢部署。<sup>79</sup>

### 一、兵力發展

目前中國海軍兵力發展，可由組織調整、兵力部署、研製武器與外購裝備四方面分述如下：

1. 組織調整：中國海軍為配合中央軍委「總裝備部」之成立（1998年4月5日組建，8月21日正式運作），於1998年下半年開始將原有之「裝技部」與「裝修部」合併為「裝備部」，「北海艦隊」之雷達部隊由原有之二個團合併成立雷達旅；另「南海艦隊」所屬海軍陸戰隊於1998年7月1日由一個旅擴增至二個旅（另「濟南軍區」可能亦有一個師整編為陸戰旅）。
2. 兵力部署：中國海軍為增強其對台軍事威懾能量，將其自俄羅斯購買之基洛級潛艇全部部署在浙江象山港，四艘自製「江衛級」導彈護衛艦部署在定海；為維護南海主權及其海洋經濟利益，刻正積極擴充「南海艦隊」遠程作戰兵力，如部署具有空中加油設備之J8D戰機，及新建「旅海」級導彈驅逐艦和2200噸「明」級改良型潛艇（目前已部署三艘）。
3. 研製武器：中國自行研發「宋」級傳統動力潛艇（一艘已服役，一艘正建造中），「0九三」型核動力潛艇及「0九四」型核動力戰略導彈潛艇（均尚在研發階段），6000噸之「旅海」級導彈驅

---

<sup>79</sup> David B.H. Denoon and Wendy Frieman, "China's Security: The View from Beijing, ASEAN, and Washington," *Asian Survey*, Vol. 1, No. 4, April 1996, pp. 422-446.

逐艦（一艘正在測試以形成戰力中，一艘正建造中），「江衛」級導彈護衛艦（四艘已服役，兩艘建造中）。

4. 外購裝備：自 1994 年起，向俄羅斯訂購四艘基洛級潛艇相繼運交（第四艘已於 1999 年 1 月運抵象山港），兩艘「現代」級導彈驅逐艦，及其武器配備「SS-N-22」型反艦導彈、「SA-N-7」型防空導彈，12 架卡 28 直昇機。<sup>80</sup>

## 二、發展目標

### （一）海軍戰略目標

中國的海軍發展戰略，應與跨世紀國家發展戰略及軍事發展戰略相一致，並分階段、分層次、按部就班逐步實現。就層次以分，應先瞭解中國的海洋戰略，其目標概述如下：

1. 重視海洋，面向海洋，經略海洋，建立起對中國大陸沿海 300 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的有效控制和管轄。
2. 強化海權意識，維護中國海域的主權和海權，以「寸土不失、寸海不讓」的決心和意志對待島嶼及海域爭議，在力爭和平解決的同時，不排除以軍事外交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收復失地，絕不允許 19 世紀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領土的悲劇，在中國的海洋國土上重演。
3. 捍衛國家統一，保持對台獨的軍事威懾，確保對台獨分裂國家的行為給予毀滅性打擊、奪取台灣海峽制空、制海權和發起登陸的兩棲作戰的能力。

---

<sup>80</sup> 同註 63，頁 18-20。

4. 推進海洋防禦控制線至中國專屬經濟區外沿，並逐步加大西太平洋方向海洋防禦縱深，建立藍水海洋防禦能力，在西太平洋的和平與安全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成為西太平洋海上強國。<sup>81</sup>

要實現上述戰略目標，必須具有強有力的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建設強大的藍水海軍和海上空中力量。其次，中國認為 21 世紀初、中期，中國欲實現上述戰略目標，其海軍力量的戰略運用功能必須涵蓋以下幾個方面：

1. 能粉碎任何危害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和海洋權益的企圖。
2. 能為中國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一個安全與穩定的海上戰略環境。
3. 能有效地維護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和保持對亞太地區足夠的影響力。
4. 能遏止來自海洋方向的侵略和打贏針對中國的戰爭。
5. 保持有效的海上核威懾與核反擊能力等等。<sup>82</sup>

## （二）未來挑戰

中國在海軍戰略運用能力上，必須具有前往關係到中國戰略安全的西北太平洋海域和印度洋部分水域執行戰略任務，尤其應具備與軍事強國海軍爭奪一定海域制海權的能力。根據中國海軍擔負的戰略使命、任務和高技術條件下海上作戰的需要，未來中國海軍戰略運用的範圍不應侷限於近海的範圍，而必須從近海向前延伸至太平洋西北部。在太平洋東部現存與活動中的海軍力量

---

<sup>81</sup> 同註 10，頁 108-112。

<sup>82</sup> 施子中，《中共海軍跨世紀建設與發展戰略之研究》。台北：台灣綜合研究院，民 89.1。

來看，除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外，還有俄羅斯太平洋艦隊(仍然堅持在越南占有海外戰略基地)，及位居世界第四位且將其海上防衛範圍擴展至台灣海峽和南海海域的日本海軍。<sup>83</sup>此外，還有不斷發展的韓國海軍、東協國家海軍、台灣海軍等。因此，中國必須加速發展海軍力量，取得與其大國地位相對等的實力。

其次，制海權鬥爭的實質在於對敵方海上兵力進行某種程度的控制，阻止其使用海洋。因此，為了與他國海軍爭奪制海權，中國海軍就必須吸取清朝海軍全軍覆滅的慘痛歷史教訓，必須離開海岸走向大海，甚至能將武力投射至攸關中國海洋權益的任何水域。從地緣角度來審視，中國海域呈半封閉狀，外有島鏈環抱，通往大洋的通道多數為島鏈遮斷，中國海軍兵力進出大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他人，在戰時很有可能被敵方攔腰堵截（參見圖 2-8）。因此，為實現防禦性的戰略目的，要充分利用公海的國際性和航行自由性進行戰略防禦；當遭遇侵略時，中國海軍在具體的戰略行動上，則可採取進攻行動。而現代各國海軍兵力的遠距離打擊能力不斷提高，如果中國軍方不能在足夠遠(1000 哩以上)的距離上攔截和打擊敵方的兵力兵器，就無法保障國家的戰略國境安全。<sup>84</sup>

---

<sup>83</sup> 同註 78，頁 109。

<sup>84</sup> 羅天人，〈新世紀中共國防現代化的持續與發展〉，《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9 期，民 90.9，頁 21-31。



圖 2-8：中國海域形勢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由於受到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與影響，目前中國海軍的戰略運用能力還十分有限，還無法與其他強國的海軍在太平洋海域中爭奪制海權，但是著眼於 21 世紀中葉，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和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中國海軍的發展戰略有以下三步驟：（參見表 2-5）

表 2-5：中國海權發展概況表

目標	2010 年	2020 年	2050 年	備註
戰略 指導	「有效遏 制」、「打局 部戰爭和軍 事衝突」	「奪取第一島鏈 為前沿的近海海 域制海權」、「打 贏高技術下局部 戰爭」	奪取西太平 洋制海權	由「近海防禦」 逐步發展成以 航母為基礎的 區域性「遠洋海 軍」
戰略 攻防 體系 調整 與改 革	集中戰力、收縮戰線、將北東南 3 大艦隊 合組為 2 大艦隊，專司海上防禦任務。		以區域內重要 海峽控制權的 爭奪為主	
	組建「國家海岸警備隊」，擔負近岸水域和 近海海域一般性經濟生產、海洋性開發維 護、海洋權益等日常海上防衛任務。			
海戰 場體 系	在東部形成以浙江、舟山為中心，北翼以 山東青島和南翼以福建三都為兩翼的海戰 戰場體系。		將海上戰略前 沿向前推移，有 效支撐海軍兵 力在南海及西 太平洋進行活 動。	
佈局 與調 整	在南部形成以海南島榆林為中心，廣東湛 江為前後縱深的海戰場系列。			
戰力 發展 階段	提高近海 作戰綜合 能力	發展以大、中型海 上平台為中心的兵 力結構  有效控制第 1 島鏈 為前沿的近海海域 制海權	具備與軍事 強國爭奪西 太平洋制海 權能力	在未來 5-15 年 中，俄國將出售 或技術轉移更 多更新武器裝 備給中共。

武器 裝備	一、導彈化、自動化、電子化、核能化。 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之訊息化艦隊。 三、繼續發展海基型戰略核力量。 四、未來 20-30 年間，發展大型海上作戰平台，提高遠距離機動、打擊、偵查、預警、通信能力。	培育一批「德才兼備」、「懂軍事又懂政治」、「懂指揮又懂專業人才」
----------	---	----------------------------------

資料來源：廖文中，〈中共二十一世紀海軍戰略對亞太區域安全之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6 期，頁 99-101。

第一步：從 20 世紀末到 2010 年，必須注重全面提高近海綜合合作戰能力，及執行各種海上戰役的能力；在海軍的戰略運用上能夠有效遏制與打贏局部戰爭和軍事衝突，並加快發展海上大型作戰平台和海軍中遠程武器，為其後之發展奠定基礎。

第二步：從 2010 到 2020 年，中國海軍應形成以海上大、中型作戰平台為核心的兵力結構；在海軍的戰略運用上要達到有效控制「第一島鏈」以內近海海域的戰略目標；亦即為具備在以「第一島鏈」為前沿的近海海域奪取制海權的實力，以及具有打贏高技術條件下，海上局部戰爭的能力。在此期間應著重發展信息化艦隊及其作戰手段、方法。

第三步：從 2020 到 2050 年，開始向區域性海軍全面發展，形成以海上大型作戰平台為核心的兵力結構；在海軍的戰略運用上要具備有在西太平洋海域，與軍事強國以及一些區域性大國爭奪制海權的實力，以確保中國之大國地位、維護中國之海洋權益

和保衛中國海上方向的安全。<sup>85</sup>

## 第四節 小結

經貿高度的發展不僅提供了中國海權發展的推力與動力，更提高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在中國海權發展之過程中，不難窺見其欲突破以往陸權國家之定位，並朝向海洋大國之目標邁進的企圖。綜合探究中國發展海權之原因與基礎後，中國在新世紀發展海權確有其必要與迫切性，尤其在涉及與領土主權有關之地區與議題上，更須有一支具有長程戰力之遠洋海軍。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海軍實力之壯大，有越來越多跡象顯示中國逐漸地運用海權來達到其外交政策之目標，以強大的海軍為後盾，遂行其國家利益與目標。

綜合上述之中國海權發展之目標與規劃，整體之中國海洋戰略目標為對 300 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作有效控制和管轄、強化海權意識，維護中國海域的主權和海權、捍衛國家統一以及推進海洋防禦控制線至中國專屬經濟區外沿，並逐步加大西太平洋方向海洋防禦縱深，建立藍水海洋防禦能力，在西太平洋的和平與安全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成為西太平洋海上強國。而依據海洋戰略之規劃目標，中國海軍之戰略目標必須達成粉碎任何危害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和海洋權益的企圖、為中國國家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一個安全與穩定的海上戰略環境、有效地維護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和保持對亞太地區足夠的影響力遏止來自海洋方向的侵略和打贏針對中國的戰爭以及保持有效的海上核威懾與核反擊能力。而未來海軍戰略目標之規劃則為：海軍投射能力的擴展，具

---

<sup>85</sup> 李潔明著，李憲榮、陳國雄譯，《未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 90.10，頁 281-318。

備遠洋海軍之規模與能力，並且逐步控制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內之廣大水域，最後成為區域及全球性之海權與軍事大國。



# 第三章 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家戰略佈局

## 第一節 美國全球戰略佈局

### 壹、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目標

全球戰略，是超級大國為了實現和維護其在全球的利益而實行的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蘇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都制定了針鋒相對的戰略，與此相適應，也就出現了全球戰略的概念。在冷戰時期，由於世界上有能力爭奪世界霸權的只有美蘇兩家，所以全球戰略往往特指美蘇奉行的全球戰略。<sup>86</sup>美蘇兩國全球戰略的主要特點是：以維護超級大國地位、謀求世界霸權為目的；以軍事戰略及其核戰略為全球戰略的主體，以發展和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支柱；雙方互為對手，在各個領域特別是軍事領域展開激烈的競爭；以國家聯盟、軍事集團為工具進行冷戰；插手世界各地的武裝衝突甚至其他國家的內政，在全球範圍內爭奪勢力範圍等。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惟一的超級大國，其全球戰略的目的在於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維護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至少要達成以下三個目標：第一，美國自身必須在全球力量對比中始終保持最強大的實力。第二，美國能在全世界範圍內遏制對其構成挑戰或可能對其構成挑戰的敵人。第三，美國必須構築對其有利的國際經濟、政治及安全體系，建立起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sup>87</sup>此外，更加注重利用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達到其戰略企圖，同時把軍事手段作為

---

<sup>86</sup> 周煦著，《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台北：生智，民 88，頁 37-52。

<sup>87</sup> 同註 46，頁 106-108。

維護其全球利益的主要選擇。

而美國全球戰略的實現主要依靠三個支柱，即所謂「安全、民主、經濟」。安全方面，就是以「可靠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積極地介入國際事務，強化雙邊軍事同盟關係，確保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領導地位。民主方面，美國不遺餘力地推廣民主價值觀，在全球擴大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經濟方面，獲取最大經濟利益以增加國家經濟實力，並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居領導地位。

1997 年美國國防部發表「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此戰略方針強調美國和平時期的軍事戰略重點是「積極營造對美國有利的國際環境」，營造活動受阻，美軍將「對各種危機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應」，主要措施包括實施小規模應急作戰，以及進行有限軍事干涉，直到打贏兩場幾乎同時發生的大規模區域戰爭。<sup>88</sup>

## 貳、美國全球戰略下之兩洋戰略

所謂兩洋戰略，即透過控制世界上最主要兩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權進而控制世界上最主要的大陸（歐亞大陸）的陸權以達到稱霸全球的戰略。此戰略為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之核心，並深受地緣戰略思想的影響：佔據兩大洋及控制歐、亞兩大陸，在保持美國絕對優勢的同時維持地區均勢，維持並盡可能延長美國的霸權週期，阻止出現對美國全球利益構成挑戰的潛在對手。

進入 21 世紀後，美國兩洋戰略的核心將是佔據兩大洋（太平

---

<sup>88</sup> 張雅君，〈中共與美、日的亞太海權競爭：潛在衝突與制度性競爭機制〉，《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頁 87.5，頁 78-81。



洋和大西洋)、控制兩大洲(歐洲和亞洲),依據北約和美日同盟遏制俄羅斯與中國。<sup>89</sup>

## 參、新世紀美國全球戰略之轉變

根據美國對自我與全球情勢的認知,美國逐漸形成 21 世紀的全球戰略,面對 21 世紀,美國的首要及優先目標依然是維護與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而美國主要國家利益在於保障美國的主權、領土與人民,防止任何威脅美國本土的行為,包括核生化武器的攻擊和恐怖主義。其次,要防止敵對區域聯盟或霸權的出現;以及確保國際海線之通訊、飛航及天空的安全,若有需要,協助美國盟國與友邦對付外來侵略。至於美國的軍事戰略,根據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國家軍事戰略」,揭櫫美國 21 世紀的軍事戰略為「塑造、回應、準備」,即為:

塑造國際環境,美軍藉由固有的嚇阻力量與和平時期的軍事交往,以達到促進區域穩定、避免或減少衝突和威脅及和平時期的嚇阻環境;回應全面的危機係指防止在危機中的侵略與強制力、打贏主要戰區戰爭、控制同時發生的小規模衝突;以及即刻為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其中包括追求現代化的努力以及資訊的優先與技術的創新。<sup>90</sup>

關於「塑造」,即以促進和保護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式塑造國際安全環境。採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在海外部署常駐部隊;向海外派出輪換部隊;派部隊進行軍事演習、聯合訓練或軍事交流;實施防務合作、安全援助和國際軍事合作計劃;建立訓練外國軍

---

<sup>89</sup> 同註 85, 頁 91。

<sup>90</sup> 張亞中、孫國祥著,《美國的中國政策》。台北:生智文化,民 88, 頁 174。

政官員、傳播西方軍事觀念的學術中心（已建立對南歐國家的「馬歇爾中心」、「亞太中心」、對拉美國家的「半球研究中心」、非洲戰略研究中心和近東—南亞戰略研究中心）。上述措施從三個方面塑造國際環境，一是「促進地區穩定」，二是「防止或減少衝突與威脅」，三是「懾止侵略與威脅」。關於「反應」，即美國軍隊為保衛美國的國家利益，顯示美國的決心和確保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而隨時奉命對危機做出反應。反應的方法：一是「對危機中的侵略和威脅實施威懾」，二是「實施較小規模的應急行動」，三是「打贏大規模的戰區戰爭」。其中特別強調美國必須有能力懾止和擊敗在兩個相距遙遠的戰區幾乎同時發生的大規模戰區戰爭，目的有二：一是避免另一對手乘美軍在其他地區投入大量部隊作戰之機發動又一場大規模戰區戰爭；二是確保美國有足夠的力量在更加困難的情況下威懾和打敗更強大的敵人。關於「準備」，即必須從現在起就為應付難以預測的未來安全挑戰作好準備，目的是在邁入 21 世紀的時候保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使美國領導全球的能力及創造有利於實現國家目標的國際條件的能力不受到懷疑。主要措施，一是加速美軍現代化進程，用新式裝備替代正在老化的武器系統，用最先進的技術武裝部隊，以確保美國的長期軍事優勢；二是繼續充分利用軍事革命的成果，改進美軍執行近期任務和應付未來挑戰的能力；三是利用商業革命的成果，對國防部的基礎機構和支援機構進行徹底的改造；四是有效防範那些雖不大可能出現但卻是極其嚴重的未來威脅，確保在新出現的威脅面前處於有利的地位並及時有效地作出反應。

2000 年布希政府上台後，歷經 911 事件之衝擊及因應新世紀國際局勢的發展，對於美國全球戰略做了重大調整，除了確立「先發制人」的戰略外，主要內容為：（1）將冷戰後推行的打贏兩場幾乎同時發生的區域戰爭的戰略改為在打贏一場區域戰爭的同時

能應付一場小規模軍事衝突。(2) 在兼顧歐洲的同時，將全球軍事戰略的重點從歐洲轉向亞洲。(3) 根據全球軍事戰略重點轉移的需要，相應調整軍事建設方向和軍事戰略部署，加強與日本同盟關係與軍事合作。因此美國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是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並使他的經濟活動不受任何政治或軍事的限制。<sup>91</sup>

因此，當前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主要是以美國優先(American Primacy)為戰略原則，以掌控歐亞大陸的核心與邊緣為兩大支柱。為提升美國對歐亞大陸主導權，美國正進行或準備進行戰略調整。在亞洲，此一戰略調整涉及未來亞太安全結構的演變，包括美國與亞太盟邦、友邦與非友邦國家的關係，乃至於一些重大安全議題的解決方式，均將受到大幅影響。

在歐亞大陸的核心部分，伊拉克戰爭結束後，布希政府希望挾軍事勝利的餘威，一舉解決伊拉克重建、以巴衝突等問題，進而建立下一波反恐戰爭新據點，以便清除恐怖主義的根源，而美國的最終目標在於建構一個親美、穩定的阿拉伯世界，鞏固美國在中東、西亞與南亞的戰略地位。故布希走訪中東諸國，與埃及、約旦、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國領袖對話，首度提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希望促成以、巴和解，推動中東和平。<sup>92</sup>然而，在若干現實的發展阻礙了美國的中東戰略佈局。首先，美國在伊拉克尚未查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受到國內外對其發動戰爭的質疑。再者，伊拉克重建進度緩慢，伊境內秩序維持不易，雖然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511號決議，<sup>93</sup>將組成多國部隊在統一指揮

---

<sup>91</sup> 林宗達，《蛻變中的軍事強權》。台北：時英出版社，民90.7，頁41。

<sup>92</sup> 傅亞蘭，〈九一一事件對美中臺三邊關係的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1期，民91.1，頁80-83。

<sup>93</sup> 根據該決議，聯合國將授權在伊拉克部署一支由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幫助維護伊拉克的安全與穩定。決議要求美英佔領當局儘快將伊拉克實際管理權移交給伊拉克人民，但沒有設定最後期限。決議還規定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在過渡期內行使伊拉克主權，臨管會最晚在2003年12月15號向安理會提出制定新憲法及舉行伊拉克大選的時間表。

下繼續維護安全，並由國際社會和聯合國提供資金援助，參與伊拉克恢復和重建專案。但其他國家派遣之和平維持部隊，能力與執行任務的方式能否與美軍配合，也是另一個問題。最後，以、巴雙方在與美方會談不久後，再度發生爆炸攻擊事件，巴勒斯坦總理阿巴斯也因權力受限於阿拉法特，未能協調巴人各派系而辭職，使以巴情勢更加混沌不明。

在歐亞大陸的邊緣部分，在西面，布希總統藉由赴法國參加八大工業國集團會議，矢言重建跨大西洋聯盟關係，期待反對伊拉克戰爭的傳統盟邦如法、德等國，服膺美國價值，共創聯盟願景，並希望將此聯盟功能加以延伸；在東面，朝鮮半島情勢與台海潛在衝突之可能性，因涉及若干區域強權的權力平衡問題，使美國必須同時運用外交手段與軍事嚇阻方式，予以審慎因應。<sup>94</sup>

## 第二節 新世紀美國亞太地緣戰略

### 壹、後冷戰時期美國亞太戰略

美國曾經是冷戰時期穩定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國家，這種角色在冷戰結束之後亦未曾改變。前蘇聯的瓦解雖有利於美國在亞太地區之利益，然逐漸增強力量的中國，正在挑戰著美國現今的戰略局勢，未來美中之間的衝突實在所難免。此外，由於北約的東擴，更加推進中俄間緊密的戰略關係，對於亞太情勢與美國國家利益皆有所影響。

基本上，美國在 1990 年代之亞太戰略的四大支柱為：美日安

---

<sup>94</sup> 同註 89，頁 85。

保條約、與中國的擴大交往、亞太多邊安全機制和美國的軍事存在（美國的亞太駐軍）。<sup>95</sup>此外，在外交上，美國採取所謂的「預防性防衛」(preventive defense)，並期望能透過與亞太地區民主國家包括日本、南韓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聯盟，全面參與多邊的安全對話，如「東南亞區域論壇」，並尋求與中國全面性的交往政策，包括軍事議題，以求維持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和平。至於美國在軍事上之作為，則是以必須維持在亞太地區強而有力的武力部署為戰略思考重點，並期望美國能對付所有可能之威脅，進行具有完全充分應付此威脅的準備與武力部署。以此觀之，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軍事戰略重點，將更側重於軍事外交手段的交互運用，以求取相關國家對區域穩定維繫之集體合作或安全對話機制作為外交戰略的主軸。<sup>96</sup>而軍事部署則不以駐軍的數量作為嚇阻軍事衝突的武力為主，相對的，追求優質的高科技武裝部隊，已經成為未來美國亞太駐軍的主要發展趨勢。

由上述可知，美國對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一貫強調維持區域的穩定與平衡，建立多邊安全網，強化前進部署與投射能力，加強與日本、南韓、澳洲等軍事同盟，及與中國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交往等，顯示美國欲建立全面的亞太安全網，維護區域安全環境及美國既有的亞太利益。此外，則藉由雙邊或多邊軍事演習，建立情報交換及軍事協商機制，以強化區域聯盟。而為因應「具有龐大資源基礎的軍事對手將可能出現在亞洲地區」，美國正強化西太平洋及東北亞的反應能力，並研議增加太平洋及印度洋應急基地，與區域盟邦共同維護區域和平。另外並積極與東南亞國家發展軍事合作關係，以建立廣泛的多邊防務與安全合作機制。而現今美國在亞太地區已經構築三層主要的防禦陣線以因應未來可能的軍事威脅和區域衝突或戰爭。第一層的作戰防禦線是以駐

---

<sup>95</sup> 同註 92，頁 42-43。

<sup>96</sup> 同註 90，頁 82-84。

日、駐韓、菲律賓和迪戈加西亞島基地為主；第二層防禦線則是駐關島諸島及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基地；<sup>97</sup>第三層防禦線則是以駐夏威夷諸島、中途島、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島的基地為部署範圍。其中駐日美軍司令部最早組建於1957年，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的規定，駐日美軍的主要任務有三項：1.協助日本政府實施防衛合作，確保日本國土安全；2.保持美軍在東北亞地區的應急態勢，支援美國的前沿部署戰略；3.在該地區執行有助於美國及日本國家利益的各項任務。目前，駐日美軍擁有陸、海、空以及海軍陸戰隊各軍種的現役部隊48000人，主要包括第9戰區陸軍地區司令部、駐日美海軍第7艦隊及各類岸上基地和設施、駐日美空軍第5航空隊等，其司令部設在橫田基地。駐日美陸軍擁有現役軍人2000餘名，主要部署在日本本州和沖繩等地，負責基地設施的管理和後勤，而美軍在日本國內一直都沒有部署固定的陸軍戰鬥部隊。目前該司令部下轄有第17地區支援群（駐本州）、第10地區支援群（駐沖繩）、本州陸軍醫療處等。駐日美空軍主要由隸屬於美太平洋空軍的第5航空隊組成，其司令部也設在橫田空軍基地，其司令也由駐日美軍司令兼任。第5航空隊共有軍人及文職人員近15000人，編為3個飛行聯隊，配備各種作戰飛機（含直升機）170餘架。部署在沖繩嘉手納基地的第18戰鬥機聯隊則是駐日美空軍最大的作戰單位，下轄3個F-15戰鬥機中隊、1個E-3空中預警機中隊、1個KC-135空中加油機中隊、1個H

---

<sup>97</sup> 關島位於太平洋西部馬利亞納群島南端，面積549平方公里。它東距夏威夷5300公里，北距日本2500公里，西距台灣2500公里，處於西太平洋的心臟位置。島上建有國際機場，闢有7條國際航線，加之靠近多條海上國際運輸航線，扼守美國宣佈要控制的全球16個航道咽喉中的4個，關島遂成為太平洋海、空交通的重要中樞和「西太之鎖鑰」。得天獨厚的戰略位置使關島歷來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美軍在關島修建了三個主要的基地：安德森航空基地、阿加尼亞海航站和阿普拉核潛艇基地。美軍駐馬利亞納海軍司令部、太平洋總部前進預備指揮所也設在關島。近年來，隨著美全球戰略的調整和亞太地區在美全球戰略中地位的上升，關島的地位和角色也日顯重要。美加大了對關島基地建設的投入，大量前置戰略性武器，強化其軍事功能和戰略威懾效能。2000年8月，美在安德森空軍基地部署了64枚最先進的AGM-86A/B/C空射巡航導彈。這是美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巡航導彈，大大增強了美軍對海外目標實施前沿打擊的能力。2000年10月，美宣佈將於2002至2005年向關島部署3至5艘“洛杉磯”級攻擊核潛艇。長期以來，美國大型攻擊核潛艇一般駐紮在中東海域、北冰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一帶，在亞太地區只是例行性的演習訓練，從沒有常駐過。2001年，美投資4000萬美元用於關島基地的擴建，並重新組建了第15潛艇部隊。2002年，美宣佈將在西太平洋地區增加部署一艘航空母艦，現正在阿普拉港加緊修建便於航母停靠的大型航道。2003年3月，美軍24架B-1和B-52戰略轟炸機前往關島基地駐防。關島業已成為美軍西太平洋基地體系中最大的、設施最完善的戰略前沿基地。

H-60G 救援直升機部隊。除作戰部隊外，嘉手納空軍基地還是美軍海外偵察機及特種任務飛機的部署基地，主要包括第 390 情報中隊、第 82 偵察機中隊、第 18 聯隊情報分隊和 353 特種作戰大隊等。另外，在日本 80 多個基地和設施部署有約 31000 名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兵力，主要部署在橫須賀、佐世堡以及沖繩等地。(參見圖 3-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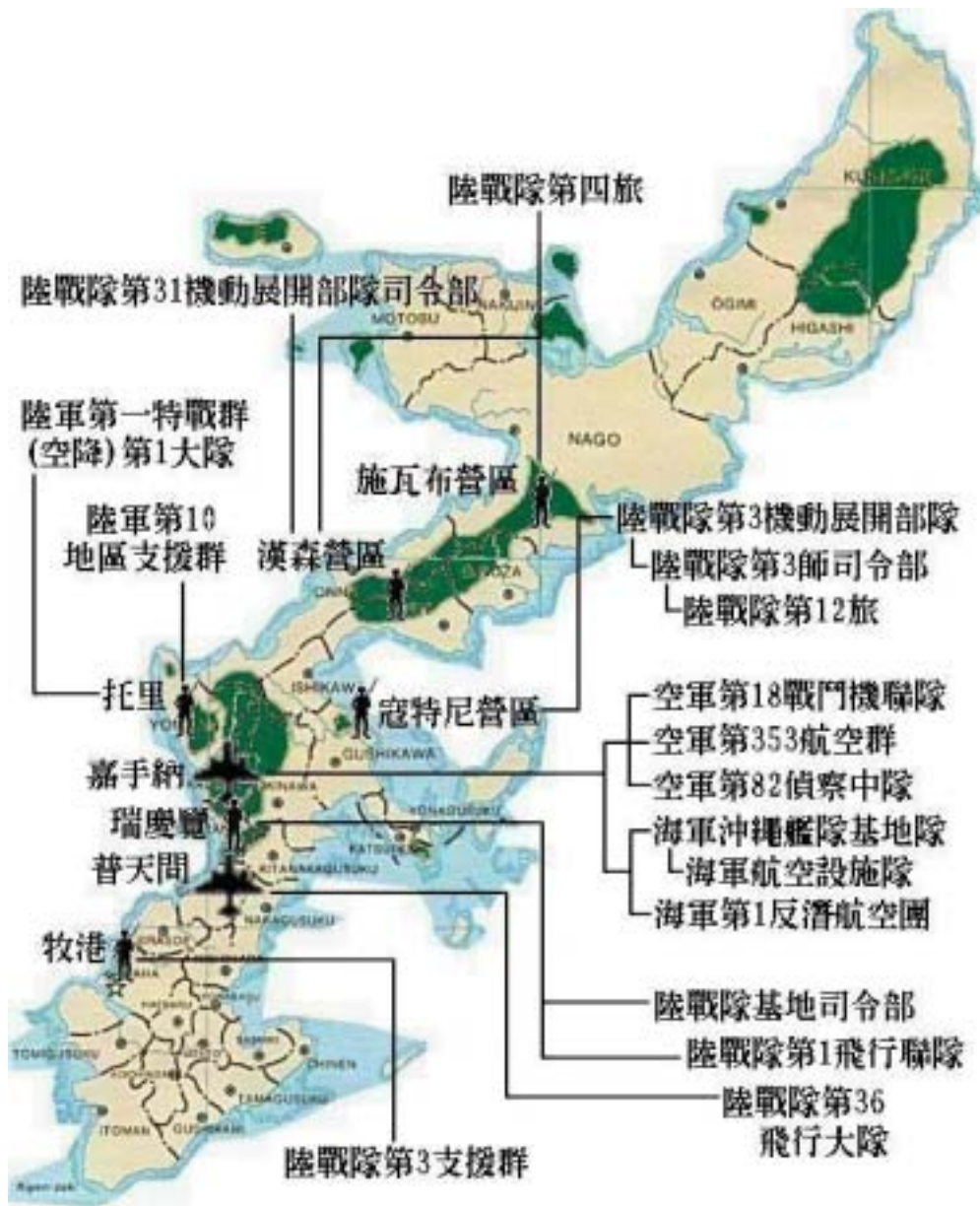
圖 3-1：日本本土美軍基地分佈圖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htm>，民  
93.2.25。

圖 3-2：沖繩地區美軍基地分佈圖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japan/USFJ.htm>，民  
93.2.25。

至於美國第 7 艦隊編制與部署方面，美國海軍第 7 艦隊在行政序列上隸屬於駐日美海軍，但第 7 艦隊通常是直接聽候美軍太



平洋總部,甚至是美國國防部的調遣。第7艦隊目前是美國海軍5支作戰艦隊中實力最強的一支,其作戰範圍非常廣闊,從整個西太平洋一直到非洲大陸的東海岸。美軍為第7艦隊規定的主要任務包括:1.保衛責任作戰區域及其範圍內的居民、商業、海上通道、各盟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和權益;2.在責任作戰區域與美國其他軍種及盟國和友好國家的軍隊進行密切合作,以強大的海軍力量遏制侵略行徑;3.在遏制失敗的情況下,為制止針對美國及其盟國的權益和領域的敵對行為,執行適當而不間斷的戰鬥任務。美國海軍第7艦隊擁有近30000名官兵,司令部設在日本橫須賀,平時擁有艦船50至60艘,多數艦隻的母港設在美國本土西海岸的聖迭戈、長灘等海軍基地以及夏威夷的珍珠港,平時輪流前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執勤。目前有19艘作戰艦隻常駐西太平洋地區,主要包括母港設在日本橫須賀的第7艦隊旗艦「藍嶺」號和「小鷹」號航母戰鬥群各型艦船10餘艘;母港設在日本佐世堡的「埃塞克斯」兩棲艦編隊以及1996年調至西太平洋的2艘反水雷艦。為了保持較高的戰備水平,第7艦隊通常要保持50%以上的兵力在海上實施訓練或進行演習。

在駐韓美軍方面,目前駐韓美軍共有37000人,其中陸軍部隊25000人,空軍9000人,海軍約1000人,其餘則是一些參謀及文職人員。駐韓美軍共編為1個陸軍集團軍司令部(轄有1個步兵師)和1個空軍航空隊,以及少量的海軍陸戰隊員。駐韓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部駐漢城,是美國陸軍目前惟一一個部署在海外戰區的集團軍司令部。其所轄第2步兵師部署在朝鮮戰區最前沿,也是美軍惟一一支長年保持24小時戰備的部隊。它部署在漢江以北的15個營地上,是駐韓美軍在漢江以北機動的戰役預備隊。第2步兵師機動能力強,武器裝備先進,能夠發起高強度的空地一體作戰。駐韓美空軍主要是指美太平洋空軍所屬的第7航空隊,其駐地在韓國烏山,主要裝備F-16型飛機70餘架,總兵力9000餘人,分別部署在烏山、群山、水原和大邱4個空軍基地。

此外，美軍還在烏山部署有美戰略空軍所屬的數架U-2S型高空偵察機，專門負責搜集朝鮮半島和亞太地區的戰略情報。(參見圖3-3)

圖 3-3：駐韓美軍基地分佈圖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S\\_Korea/USFK.htm#usfk002](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S_Korea/USFK.htm#usfk002)，民 93.3.1。

此外，2001年4月的中美軍機擦撞事件發生之後，美國更有極大的決心要將國防戰略資源由歐洲轉移到亞洲地區。因此，目

前美國戰略部署的新方向為「轉向亞洲」，反映在以下五個方面：

98

1. 未來美國進行軍事干預的地區最有可能是在太平洋地區。
2. 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行動需要遠程軍事力量之保證，故要提高美軍的遠程空軍和打擊能力。
3. 此地區導彈、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有可能使美國的盟國限制美使用海外基地，故要求美軍能自我維持遠程作戰能力。
4. 導彈擴散狀況使美軍迫切需要發展能躲避雷達的隱形戰機。
5. 美軍須大幅削減在未來 10 年內可能遭淘汰的武器，以保證上述目標的實現。

而上述戰略部署之主要考量就是針對正在崛起的中國而發展出一套針對未來的敵人、未來戰爭型態和性質的軍事準備。

美國對當前亞太情勢的認知是：俄羅斯勢力大幅衰退，對區域事務雖然關切，但能力滑落；美國的影響力雖然面臨挑戰，未來仍有發展擴大空間；中國勢力正在快速崛起，影響力日增；日本經濟雖然仍無起色，但由於對外使用軍事力量的限制減少，能力與意願都有增加的可能；東南亞國家試圖整合，困難重重。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在經濟上認為是挑戰與機會並存，但在安全及政治上仍有疑懼，希望美國能夠扮演平衡、牽制的角色。對美國而言，由於亞太地區是一個多元化的社群，不同的國家、文化、民族、發展階段、政治結構，因此當地存在著對和平與繁榮的潛在威脅，這其中包括大規模殺傷性核生化武器的擴散，朝

---

<sup>98</sup> 同註 92，頁 38-41。

鮮半島、南亞衝突，台海緊張，而將來可能影響亞太安全的因素還有能源問題、經貿爭執、南海主權爭議、各地的分離主義等等，而其中有關中國的國力與軍事力量的快速發展尤其令人關注。

既然亞太局勢發展事關美國的重要國家利益，因此美國必須重視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包括韓國、日本、台灣在內的東亞島弧地區尤其是美國戰略利益的重心。美國一方面要防止亞太地區出現一切可能導致戰爭的對抗性競爭，相互猜疑和不安全因素的滋長，阻止區域霸權（尤指中國勢力的崛起）的產生，另一方面則要透過與他國的合作來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增進彼此的共同利益，從而更確保美國本身的海權、經貿及政治、安全利益。整體而言，美國認為，亞太地區的安全、發展與利益只有透過區域內相關國家的積極交往，安全合作、發展市場經濟、以及建構多邊機制才能保存及強化，美國願意和相關國家保持經常性的磋商，加強與亞太各國的合作，因此美國除了會繼續強調「擴大與交往」，「加強民主與自由市場的力量」的信念，以實現「為 21 世紀之安全與繁榮奠定基礎」的目標之外，也會適時提供「有原則的領導」，美國必須而且正在試圖建構一個相互協調的「綜合性亞太新戰略觀」。

因此，從國際局勢演變來看，美國在亞洲有著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尤其在 911 事件之後，美國加強了與亞洲各國的聯繫，在反恐問題上爭取亞洲重要國家的合作。從長遠看來，美國在亞洲的目標是要防止在亞洲出現可能導致戰爭的敵對關係、猜疑和不安全因素。而這總體目標又需三方面之要素配合，一是防止地區霸權國家的崛起、二是保持亞洲的穩定、三是控制亞洲的變化，也就是透過與盟國的合作，使亞洲事態朝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而不至於失控。為達上述目標，美國必須擴大雙邊安全

聯盟、在亞洲實行一種大國平衡戰略、關注可能誘發其他國家使用武力的局勢以及繼續支持自由貿易政策的擴大來促進亞洲的發展。<sup>99</sup>

## 貳、後冷戰時期美國東亞戰略

「1998年美國東亞戰略報告」勾畫出美國對東亞地區的政策走向，包括維持東亞駐軍10萬；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擴大在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合作與軍事基地使用權；與日本、南韓、中國合作積極促使北韓朝有利方向發展；重申美、澳軍事同盟的重要性；與中國積極全面交往建立長期穩定關係；擴大與俄羅斯在區域內的合作；注意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因此，根據該報告，美國在東亞的政策目標有三方面：1.確保沒有對美國造成戰略威脅的國家出現。2.促進經濟繁榮與市場開放。3.鼓勵開放社會與民主政府的趨勢。而柯林頓政府的此一目標，到了小布希政府上台後基本上並沒有多大的變化。<sup>100</sup>

### 第三節 小結

後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為美國自身必須在全球力量對比中始終保持最強大的實力，並且在全球範圍內遏制對其構成挑戰或可能對其構成挑戰的敵人，以及構築對其有利的國際經濟、政治及安全體系，建立起由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而在全局戰略下所規劃之兩洋戰略，則是強調佔據兩大洋及控制歐、亞兩大陸，在保持美國絕對優勢的同時維持地區均勢，維持並盡可能延長美國的霸權週期，阻止出現對美國全球利益構成挑戰的潛在對手。

---

<sup>99</sup> 同註92，頁116。

<sup>100</sup>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文化，民88，頁98-115。

面對 21 世紀，美國的首要及優先目標依然是維護與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其次，要防止敵對區域聯盟或霸權的出現，而當前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主要是以美國優先為戰略原則，以掌控歐亞大陸的核心與邊緣為兩大支柱。至於美國之亞太戰略，基本上，美國在 1990 年代之亞太戰略的四大支柱為：美日安保條約、與中國的擴大交往、亞太多邊安全機制和美國的軍事存在（美國的亞太駐軍）。至於美國在軍事上之作為，則是以必須維持在亞太地區強而有力的武力部署為戰略思考重點，並期望美國能對付所有可能之威脅，進行具有完全充分應付此威脅的準備與武力部署。

## 第四章 日本國家安全戰略

### 第一節 日本國防安全戰略

日本國家防衛政策係本「建構更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建構無隙可乘之防衛態勢」為戰略營建的重點方向。其國防基本方針則明確策定「先以推行國際協調等致力於和平，及由安定民生等確立安全保障的基礎，接著整備有效的防衛，並以美日安保體制為基礎」，落實「外交內政」作為與「國防專守防衛武力」整建。<sup>101</sup>

日本的安全戰略基本上是以日美安保條約為主軸，並且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和平活動，以預防他國對日本的敵意產生。新的防衛合作指針主要是具體地列出日本在平時、受武力攻擊時及日本周邊有事時，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合作的範圍，其內容如下：<sup>102</sup>

#### 一、平時的防衛合作

平時雙方政府要堅持日美安保體制使之不受國內政治影響，日本在其防衛大綱所規定的範圍內保持必要的防衛力，美國則維持承諾保持在這個地區的核抑止力、前置兵力的維持及增援兵力的保持。

#### 二、在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

---

<sup>101</sup> 李寒梅、余曷雕與任清玉，《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民89，頁58-77。

<sup>102</sup> 國防部史編局譯，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著，《2001東亞戰略概觀》。台北：國防部史編局，民90，頁35-38。

雙方在通信電子活動上將相互支援並加強情報活動的合作；將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權限、能力以及民間的能力範圍內相互提供支援。美軍將適時地援助日本自衛隊，雙方共同作戰。基本上，日本自衛隊以本土防空、周邊海域的防衛及保護海上交通、反登陸為主要作戰任務，美國則提供日本必要的支援，尤其是遭受導彈攻擊時，雙方將密切合作調整因應之道。

### 三、周邊事態的對應

周邊事態的合作主要是要抑制事態的擴大，這方面的合作雙方都是各自獨立主體的合作活動，各國政府可依自己的判斷力實施，活動的範圍包括：救援活動及難民的處置撤離、搜索及救難、及以國際和平安定維持為目的之經濟制裁的有效性的確保措施。

至於較受關注的日本支援美軍活動的內容方面，日本將根據安保條約及相關的法令規定提供最大限度的因應措施，以確保美軍能適時適切地使用自衛隊設施及民用機場、港口。後方支援方面，範圍包括補給、輸送、整備、衛生、警備、通信及其它必要的人力、物力支援。而自衛隊與美軍合作運用方面，雙方除了加強情報交換實施警戒監視外，日本將派遣掃雷艇在日本領海及周邊公海進行掃雷。而有關周邊事態對應的相關法案，目前已在日本國會審議中，現在除了共產黨外，其它的在野黨對日美安保合作的認同程度逐漸升高，尤其是在1994年當時反對最力的社會黨突然改變防衛政策，使得國會對日美安保體制對國家安全保障和日本周邊區域安定的重要性之共識越來越高。再加上北韓發射導彈「大浦洞二號」飛越日本上空事件，使得這些法案在國會通過的阻力大為降低。<sup>103</sup>

---

<sup>103</sup> 同註98，頁78-85。



除了美日安保體制外，日本的安全保障戰略的另一重要環節是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和平活動，也就是預防外交政策的全面展開。日本積極參與國際和平活動主要是受波斯灣戰爭之影響，美國對日本置身事外，對多國聯軍支援不足大為震怒有關。日本最後在美國要求下分攤 130 億美元，但對自己在國際社會的角色也深感必須檢討。1992 年後日本就決定積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的活動，從那時起日本自衛隊也積極參加非戰鬥任務的活動，包括柬埔寨、莫三鼻克、戈蘭高地及盧安達等地的聯合國和平維持活動。

另外，在防衛交流及多國間安全保障對話方面，日本的外務省及防衛廳在平時即在積極推動。防衛交流方面，近五年來主要和南韓（10 次）、中共（7 次）、俄羅斯（12 次）、東協各國（12 次）、澳洲（7 次）和加拿大（3 次），在多國間安保對話方面，近五年在亞太地區的活動主要有東協區域論壇(ARF)、西太平洋海軍論壇(WPNS)、亞太地區防衛官員論壇、亞太諸國安全保障研討會、國際防衛學者論壇等。<sup>104</sup>

綜觀上述，日本的國防政策主要是不斷強化日美軍事同盟，建立高效的防衛力量，並謀求實現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其基本點是：

## 一、加強美日軍事同盟

美日軍事同盟是日本國防政策的支柱，日本認為，日美軍事同盟不僅是對日本的安全保障，而且對日本周邊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都是必不可少的。為此，日本通過《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與「新指針」相配套的「相關法案」

---

<sup>104</sup> 同註 96，頁 89-93。

等步驟，<sup>105</sup>大大拓展了與美國在軍事領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採取了一繫列措施以提高美日軍事同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如：加強政策協商和情報交換；加強日美聯合演習和訓練；正式決定參加美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的研究開發計劃；加強日美雙方裝備技術上的交流；採取有效措施，確保美軍順利駐紮等。<sup>106</sup>

## 二、進一步突破專守防衛方針

日本早在 80 年代初期實際上就已經突破了專守防衛的方針，進入 90 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更強調要由立足於「本土防衛」轉向「御敵於國門之外」、「殲敵於海上」。「國際維和」成為海外派兵的理由。自 1992 年 6 月日本國會通過《海外派兵法》以來，日本自衛隊便獲得出兵海外的法律依據，借參加維和，使其出兵海外經常化、制度化。「周邊有事」成為對外干涉的依據。日美新的「防衛合作指針」把兩國軍事合作的重點從針對「日本有事」變為針對「周邊有事」，其內容涉及國際軍控與裁軍、地區安全對話、國際維和及人道主義救援等方面。而「新指針」及其相關法案的制定，使日本的軍事活動地區由遠東擴大到範圍模糊的「周邊地區」；日本武裝力量的職能由「專守防衛」作戰擴大到發生「周邊事態」時，可支援美軍作戰；而且，日美在武力應付「周邊事態」時，可不必經過聯合國授權，只由日美兩國確定即可。此外，日本 1999 年通過的《周邊事態法》和新的《防衛白皮書》所宣稱的「先發制人」的權利等，都已使日本逐步突破了其一直標榜的「專守防衛」的基本方針。

## 三、發展高質量的軍事力量

---

<sup>105</sup> 制定新的美日合作防衛方針，最主要目的在於構築發生對日武力攻擊或周邊事故紛爭時有效的美日合作因應態勢，新防衛方針將針對周邊事故紛爭制定適切的對應措施，包括各種假想狀態下雙方的分工事項，擬定詳細行動準則。

<sup>106</sup> 同註 102，頁 56-58。

日本認為，只有在雄厚的經濟實力基礎上，擁有一支強有力的、與政治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軍事力量，纔能在真正意義上確保日本成為與美歐共同主宰世界的大國。為此，冷戰結束後，日本在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背景之下，採取了一繫列的重大舉措加速軍事力量外向型發展的步伐，加強軍事力量的質量建設。其具體措施包括：強調冷戰後國際形勢的不穩定因素和日本面臨的所謂各種威脅，為軍事力量的發展尋找合理的借口；逐步排除對軍事力量發展的各種制約因素，為進一步發展軍事力量創造條件；以海空力量為發展重點，不斷充實必要機能和提高質量，以適應軍事力量的外向型使命；進一步加大對國內軍工生產與技術開發的扶植，以適應發展軍事力量的長期需求和增強主動性。<sup>107</sup>

## 第二節 日本海洋戰略與海上自衛隊戰略規劃

### 壹、日本海洋戰略規劃

日本海洋戰略是依據「國家防衛政策」之建構更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以及無隙可乘之防衛態勢與「國家基本方針」之整備有效的防禦力以及美日安保體制基礎來規劃，並透過自衛權、可行使自衛權範圍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等所形成的「戰力架構」，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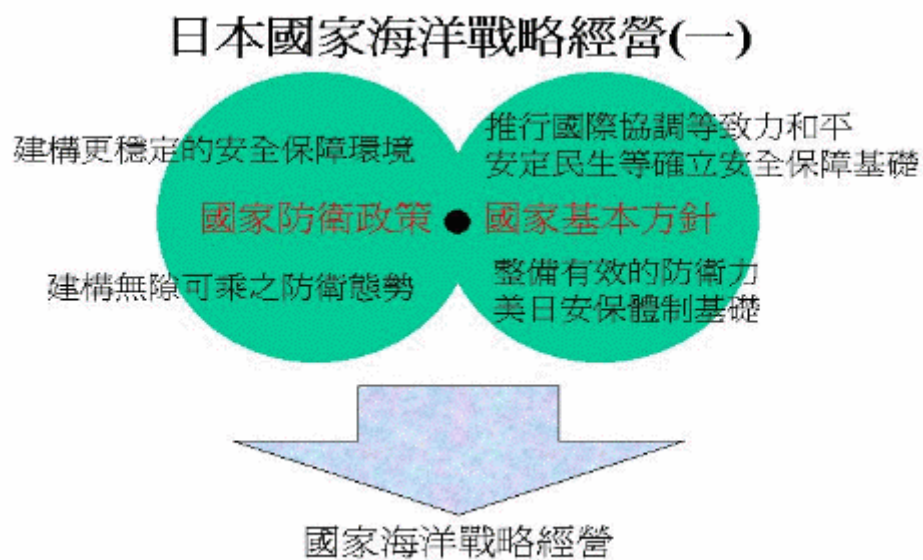
1. 國家生存環境的戰略基礎
2. 依據地理特性所形成之戰略互動
3. 國家整體戰略方向的發展
4. 基於國際形勢的戰略佈局

---

<sup>107</sup> 同註 97，頁 62-65。

並根據上述所欲達成之目標促進亞太區域安全、海上交通線之暢通以及周邊地區的安定發展。<sup>108</sup>（參見圖 4-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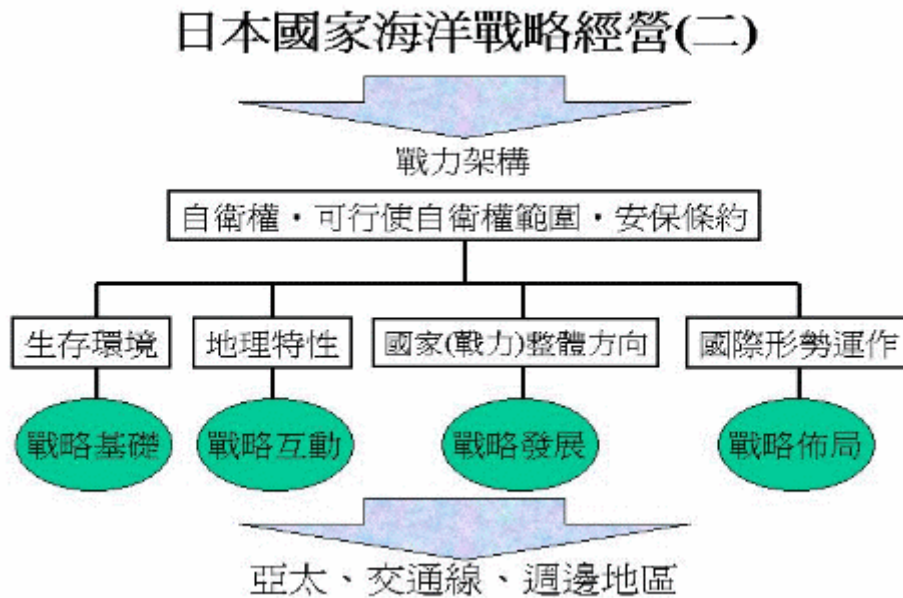
圖 4-1：日本國家海洋戰略經營（一）



資料來源：汪啟疆，〈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共和國雜誌》，第 16 期，民 89.12，頁 27。

<sup>108</sup> 胡念祖，《海洋政策：理論與實務研究》。台北：五南，民 86，頁 75-86。

圖 4-2：日本國家海洋戰略經營（二）



資料來源：汪啟疆，〈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共和國雜誌》，第 16 期，民 89.12，頁 27。

## 貳、海上自衛隊戰略規劃與發展

海上自衛隊之戰略目標為（1）擊破敵海上作戰能力；（2）維護海上交通；（3）保衛國土之海洋作戰；（4）維持海上之治安。<sup>109</sup> 為了遂行此等作戰目標，以確保日本領海及日本船舶之安全航行，海上自衛隊利用各種方法實施在周邊海域出沒之外國船艦的情報蒐集、警戒及監視工作。以下就海上自衛隊之作戰活動中，說明其重要之戰略性任務。<sup>110</sup>

### 一、海路防衛

<sup>109</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2001 年日本軍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88.6，頁 125-156。

<sup>110</sup> 張進山，〈2000 年日本防衛與安全的變化〉，《當代亞太》，第 3 期，民 90，頁 55-58。

海上自衛隊之戰略正面海域為日本海及西太平洋，為確保海上交通之安全，在海洋戰略上訂出 1000 哩的海路防衛，旨在保衛西南航路（從阪神地區到菲律賓西北部）以及東南航路（從京濱地區到關島以北地區）之兩條主要航路。防衛之地區並不止於此兩條「線」，而是防衛此兩條航路所形成之扇形海域(參見圖 4-3)。而所謂海路防禦，亦即制海權的確保。



在海域防衛中，以隱密展開對敵潛水艇之作戰對策最為重要。海上自衛隊之反潛能力與世界各國海軍相比較，居於高水準之列。<sup>111</sup>

### 參、日本海上自衛隊發展趨勢

日本海上自衛隊是東北亞最堅強的海上勁旅，也是西太平洋除美軍之外，戰力最精實的海上武力。由於日本位於美國西太平洋防線，圍堵前蘇聯與防禦北韓最重要的防衛點，故海上自衛隊在 1953 年成立後在美國的扶助下，日本海上自衛隊從接收美軍汰除艦艇、逐步建造日本自行設計的艦艇，到今日成為第二個擁有神盾艦艇的海上武力。日本自製艦艇的特色是結合美國最新的武器系統，以及具備日本傳統及區域特色的艦艇設計，大體而言，日本艦艇可說是古典日本造船與先進美軍戰系的混合體。依照美國海軍西太平洋的防禦構想，日本海上自衛隊需擔負日本近海 1000 海里的防衛任務，並在「周邊有事」的狀況下，支援美國海軍維持西太平洋安定的任務，在此想定下，海上自衛隊需應付可能的空中攻擊，或是水面與水下的威脅。故日本海上自衛隊建立的自衛艦隊，也如同美國海軍的分工，擁有防空作戰艦艇與反水面水下艦艇。另又由於日本戰後的「非戰憲法」，日本不能保有作戰武器，故所有的海上自衛隊艦艇一律以「護衛艦」稱之。

基於島國防衛形式，日本向來重視海上自衛隊武力的整建與發展，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武力堪稱世界第三，而其潛艦服役之汰換率為世界之最，現今服役之潛艦均為先進之艦型，如此強大的海上武力，使日本即使無航空母艦，亦能將其海軍武力投射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之中（參見表 4-1）。此外，日本積極整建海軍

---

<sup>111</sup> 同註 101，頁 58-61。



武力亦提供美軍要求日本防衛 1000 浬之海上防線（1850 公里，約從東京—台灣—關島—菲律賓之距離）最佳的後盾。

另一方面，基於日本外向型之經濟結構與南中國海航道之重要，日本突破 1000 浬之防衛線亦是大勢所趨，也是勢在必行之目標，因此，大型作戰艦艇的建造是當務之急。<sup>112</sup>

表 4-1：日本海上自衛隊現況

兵	力	約 50000 人		
護	衛	艦	58 艘（18.1 萬噸）	
潛		艦	16 艘（3.7 萬噸）	
佈	雷	艦	艇	35 艘（2.4 萬噸）
各	式	飛	機	約 350 架
新	銳	艦		包括金剛級驅逐艦(小神盾)，以及預備建造的 8 艘村雨級驅逐艦，5 艘親潮級潛艦。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直至 2000 年當中，可以看見日本正在強化其自衛隊遠程作戰能力，積極介入主導南海地區海上安全事務之合作。自日本通過「週邊事態法」將防衛範圍由日本本土擴大到包涵南海之所謂日本週邊地區，並聲稱在緊急情況下，日本自衛隊可以到日本以外的地區執行任務後，日本採取了一系列的軍事、外交措施，一方面強化其自衛隊之遠程作戰能力；另一方面積極介入、主導南海地區有關反海盜之區域合作計畫。日本購買遠程偵察機、萬噸級護衛艦外，積極加強其空中偵察和獲取情報的能力。日本海上自

<sup>112</sup> 鄭舜元，〈21 世紀日本防衛武力整建意涵之研究〉，《國防雜誌》，第 18 卷，第 1 期，民 91.7，頁 41-56。

衛隊之軍備發展也相當神速，現擁有 150 多艘各類艦艇和 200 多架各型飛機，日本海軍裝備了世界最先進的「宙斯盾」驅逐艦，該艦的標準排水量為 7250 噸，最高航速 30 節，可攜帶 72 枚垂直發射的「標準」防空導彈，並載有反潛直升機，其艦載相控雷達可同時控制 20 枚導彈對空中目標進行攻擊。此外，日本正加速提高登陸作戰能力和海上遠程運輸能力，現裝備的「大隅號」運輸艦採用直通型甲板，可供飛機起降，能發揮小型航空母艦的作用。而日本計畫到 2015 年時建造 2 艘中型航母或 15000 噸以上的大型運輸艦。<sup>113</sup>

### 第三節 日本東亞地緣戰略規劃

關於日本的區域安全問題有二：一是如何維持東亞的經濟繁榮；二是分析東亞及亞太地區經濟成長的政治意涵及政治互動。東亞島嶼國家對國家安全的考量，基本上不同於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等亞洲大陸國家；但在經濟利益方面，這些亞洲大陸國家的沿海省份卻與東亞島嶼國家的經濟緊密結合。日本則須在兩者的政治安全與經濟利益矛盾中，尋求適當有利的發展之途。<sup>114</sup>

在 2003 年日本最新版東亞戰略報告中，對北韓最近一系列動向表示極大關注與擔憂，認為美日韓以及俄羅斯、中國應該形成協調體制，對北韓施加壓力。報告還認為中國軍事力量增強目前不會對日本構成威脅，但是有必要加以警惕。<sup>115</sup> 報告認為 911 事件以後，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環境出現諸多不穩定因素。針對中國，防衛研究所的報告認為：中國領導層順利實現換班、經濟迅速發展和 911 以後對美關係得到改善，這顯示中國正在努力提

<sup>113</sup> 肖偉，《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北京：新華出版社，民 89，頁 125-128。

<sup>114</sup> 同註 104，頁 128-129。

<sup>115</sup> 陸忠偉，〈日本的國家走向與中日關係〉，《現代國際關係》，第 7 期，民 90，頁 2-8。

高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發言權。不過，日本對中國軍事力不斷增強仍然感到放心不下，伴隨中國經濟發展，可以拿出更多資金發展軍事，特別是加強海軍能力。<sup>116</sup>

## 第四節 小結

日本的安全戰略基本上是以日美安保條約為主軸，並且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和平活動，以預防他國對日本的敵意產生。而日本的國防政策主要是不斷強化日美軍事同盟，建立高效的防衛力量，並謀求實現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在國家整體戰略規劃下之日本海洋戰略則是依據「國家防衛政策」之建構更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以及無隙可乘之防衛態勢與「國家基本方針」之整備有效的防禦力以及美日安保體制基礎來規劃，所欲達成之目標促進亞太區域安全、海上交通線之暢通以及周邊地區的安定發展。據此，海上自衛隊之戰略目標為(1)擊破敵海上作戰能力;(2)維護海上交通;(3)保衛國土之海洋作戰;(4)維持海上之治安。海上自衛隊之戰略正面海域為日本海及西太平洋，為確保海上交通之安全，在海洋戰略上訂出 1000 哩的海路防衛，旨在保衛西南航路（從阪神地區到菲律賓西北部）以及東南航路（從京濱地區到關島以北地區）之兩條主要航路。

---

<sup>116</sup> 同註 104，頁 125-138。



# 第五章 中國海權發展下之美、日地緣戰略分析

## 第一節 中國海權發展對亞太區域之影響

### 壹、危及亞太和平與均勢

中國不曾放棄運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運用武力追求外交政策是中國慣用之模式。因此，為維護海洋權益不惜一戰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只要中國能力允許，它會毫不猶豫地運用海軍武力解決海洋權益衝突，這種發展已為亞太安全投下了不安的變數。另一方面，中國海軍發展戰略走向遠海，冀圖將戰略防禦縱深由半封閉的「第一島鏈」區內跨出，達至與美、日西太平洋防線的「戰略利益區」，勢必與日本在此一地區之安全與利率相衝突，並與美國西太平洋防線相重疊；中國海軍建設重心指向東南亞，亦將引起東協國家之不安，東協各國紛紛增加軍費、擴充海軍，但因各國彼此間之紛爭因素繁雜，無法締結軍事聯盟或集體安全機制，加上南沙群島之爭奪戰方興未艾，益發使該區域情勢陷於長期之不安。<sup>117</sup>

### 貳、軍備競賽

中國國防經費每年不斷增加，近 10 年來均呈兩位數字成長。2001 年軍費支出為 1410.04 億人民幣，較 2000 年成長 17.75%。中國在「四化」政策下，發展軍事現代化，耗資 160 多億美元，

---

<sup>117</sup> 唐仁俊，〈中國海權擴張與其對亞太地區之影響〉，《海軍學術月刊》，第 34 卷，第 4 期，民 89.4，頁 20-30。

引進高科技裝備，意圖於 2015 年前達成「穩定周邊，立足亞太」之戰略目標，使亞太各國憂慮不安。為有效保護自身安全，各國相繼調整國防經費，傳統強國如日本，及新興勢力如台灣和東協國家都紛紛發展經濟、整軍經武。由於亞太地區並沒有一個有強制力的安全組織規範，導致亞太國家缺乏安全感，而紛至沓來發展本身的國防，競相投入擴展軍備之行列。<sup>118</sup>

其實亞太區域軍備競賽在 1990 年初即已悄悄展開，其後因亞洲金融風暴及經濟不景氣影響，促成日、韓、東協各國減緩軍費成長。而面對中國 21 世紀發展海權及擴軍威脅，各國雖有不同打算，但對此現實問題卻無法視而不見。如美國小布希政府針對亞太地區可能出現軍備競賽趨勢，已指示太平洋總部總司令部萊爾上將與中國進行安全對話。日本防衛廳也派員至北京與中國磋商，加上東協各國國防部長亦強化與中國對話，這一切作為說明亞太地區國家對中國擴軍作為已存有高度疑慮。中國圖藉擴展海軍作戰能力以奪取亞太戰略優勢，對東海、南海與台海等爭執地區發揮嚇阻作用。由於中國政軍路線許多不確定因素，使亞太國家倍感威脅，對此之反應是增強範圍及軍事力量，因而造成美日安保條約擴大之結局，<sup>119</sup>日本在 2000 年底實施週邊事態演習，主要是針對中國及北韓。

## 參、海洋資源與領土主權爭奪（南中國海地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公佈後，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成為各國國家戰略中重要的一環，隨著中國海權的擴張與發展，亞洲

---

<sup>118</sup> 同註 116，頁 75-78。

<sup>119</sup> 廖文中主編，《中共軍事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共研究，民 90.1，頁 108。

地區海洋資源的爭奪以及海上群島主權的歸屬權爭奪勢必更加劇烈，尤其是兵家必爭之地的南中國海地區。<sup>120</sup>

就地緣戰略的佈局來看，南中國海正好位於亞太海陸戰略線交接的南沿區域，這一海域在冷戰時期就是以美國為主海洋勢力圍堵亞洲大陸共產主義向外擴散的防線；冷戰後，南中國海不僅是新興陸上強權中國出海必經之路，也是美、日等海洋國家維護經濟發展與區域利益的重要通衢。以資源的蘊藏而言，南中國海地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與各種海洋礦藏是區域內各國發展經濟重要的資源，而這也正是引發各國因領土歸屬爭議而爆發衝突的直接原因。

## 肆、台海危機

中國軍費增加和軍備快速現代，除令其周邊國家感到不安外，首先面對中國的是台灣。據軍事專家指出 2002 年底，中國蘇愷戰機將增至 300 架，其中蘇愷三十約 30 架，加上 4 架空中預警機，海軍方面增加 4 艘現代級驅逐艦，潛射洲際飛彈試射成功，台灣基本海空優勢將完全消失。而小三通開始實施，緊接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亦考驗國防安全，總之台灣在跨入 21 世紀後，將面臨中國政、經、軍、心龐大壓力。<sup>121</sup>

據 2000 年美國防部中國軍力評估報告—台海安全情勢摘要內指出：

五年內雖然中國海空戰力仍難超越台灣，但並不表示台灣可以高枕無憂。中國除了導彈威脅外，在潛艦上遠勝台灣許多，這種數量優勢在

<sup>120</sup> 趙雲山，〈中共擴張的西太平洋戰略(上)〉，《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3 期，頁 84.3，頁 57-68。

<sup>121</sup> 翟文中，《台灣生存與海權發展—我國海軍如何因應跨世紀中共海軍擴張》。台北：麥田出版社，頁 88，頁 186-188。

可預見的將來仍將持續。此外，雖然中國服役的船艦數目可望繼續減少，但總體的戰力卻可望增加。顯然，中國正在生產更多的先進潛艇，並引進外國技術。儘管中國海軍主要戰術是以魚雷和水雷攻擊水面船艦，但它也可望開始在若干潛艇配置潛射的巡弋飛彈，中國潛艦的反潛作戰能力也可望改善，特別是獲得俄製的基洛(KILO)級潛艦。因此，中國的潛艦部隊已成有能力控制台海航道，並在四周佈雷的堅實部隊，並日益對東海和南中國海活動的艦艇形成威脅。<sup>122</sup>

此外，依據中國海軍發展戰略之規劃，自 2000 年起 20 年之內，在海軍戰略運用上要達到有效控制「第一島鏈」內的近海海域的戰略目標；亦即為能突破「第一島鏈」對中國的封鎖，可自由進出「第二島鏈」，要具備在西北太平洋的廣闊海域與軍事強國及一些地區性大國爭奪制海權的能力。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是折衝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利益的重要據點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掌控亞太區域南、北交通航線的樞紐，亦即臺灣的戰略歸屬，將直接影響中國能否全盤掌控亞太的航線與戰略形勢。這將使中國無法將其積極策動的「海洋戰略」串聯起來，也將削弱其逐霸亞太海權的籌碼。甚至，中國還可能因亞太地區日漸盛行的「中國威脅論」，而再度陷入冷戰時代被以美國為首之海洋國家圍堵的不利形勢。因此，中國堅持若台灣宣佈獨立與外力——特別是所謂美、日海洋勢力介入臺灣問題時，必將以武力達成兩岸統一。<sup>123</sup>

## 伍、美日安保與東協範圍擴大

中國發展海軍前伸作戰能力與實力以奪取亞太戰略優勢，對

---

<sup>122</sup> 楊念祖，〈「台海安全與國防戰略」研討會論文集〉，財團法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民 91，頁 112。

<sup>123</sup> 同註 111，頁 192。



東海、南海、台灣海峽等爭議地區發揮威嚇作用，進而達到北向控制第二島鏈諸海峽，南向控制麻六甲海峽、進出印度洋之目的。對此，亞太諸國的反應強團結範圍和軍事力量，因而造成美日安保條約和東協範圍擴大的結局。

## 第二節 中國海權擴張對美、日地緣戰略之衝擊

### 壹、美國方面

從中國海權發展的路徑來看，即統合經濟發展與軍事佈局的戰略走向，中國在 1993 年「十四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所提出「三個三角」的戰略，實為其邁向海洋與佈署亞太戰略之總成。中國「三個三角」的國際戰略，是指其將藉由大、中、小三個不同層次「三角關係」所架構之「多層次統一戰線」，來實現 1990 年代國家總體的發展。其中，「大三角」是指經營中國、美國與日本關係；「中三角」則為拉攏中國、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小三角」是完成中國、香港與臺灣三者的統一；而其整體戰略的進程就是掌握「小三角」，爭取「中三角」，進而周旋於「大三角」，特別是牽制美、日兩國主導亞太政經發展的地位。從戰略的高度鳥瞰，中國「三個三角」的戰略，不論就經濟發展策略或地緣政治的觀點，的確具有統合現階段軍經發展戰略的企圖。<sup>124</sup>

從中國鋪設「多層次統一戰線」的形勢來看，「第一層統一戰線」是為解決台灣與香港的問題。對中國而言，其與臺灣和香港的地位及關係，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更涉及中國統一基本的

---

<sup>124</sup>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季刊》，第 3 卷，第 2 期，民 91.4，頁 6-15。

問題；其中，臺灣獨立可能引發內部的分離主義運動與外部戰略態勢的改變，攸關中共未來的生存與發展至劇。其次，在建立「第二層統一戰線」的策略上，中國分別從加強經濟整合與「睦鄰外交」的途徑，界定其與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利害關係及地緣屬性，以便在立場上區隔出東亞國家與美、日兩國家的差異。在經濟層面，中國利用經改的成效與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強化與鄰近周邊國家「自然經濟圈」的關係，而在亞太海、陸交界地區形成許多次區域的經濟發展圈，如「東北—環日本海經濟圈」、「黃海—渤海經濟圈」、「華南經濟圈」與「西南—泰銖經濟圈」等。這些沿著中國大陸邊境逐漸成形的各次級經濟圈，正是中國支撐「中三角」戰略的經濟基礎。而且，對東亞的弱勢國家而言，中國的興起也有助於他們牽制美、日兩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因此，中國在強化與鄰近國家經濟共生關係的同時，在地緣政治上也刻意突顯與東協國統一的立場，以擴大爭取東協在對美戰線上的一致性。中國辯證地運用經濟發展與軍事擴張，在亞太地區所佈下「三個三角」的陣勢，勢必對以美國為首之海洋國家在亞太的戰略佈署，即扇形戰略架構成嚴重的衝擊。從地緣戰略的攻防來看，中國所擺設「三個三角」的戰略將對美國構成兩大威脅：

（一）美國長期以來在亞太架構的海陸戰略版圖，將因中國東出太平洋而面臨重劃的壓力，尤其是各次區域的海洋國家逐步被吸納進中國的軍經網絡後，美國推動亞太戰略的地緣基礎，即海洋戰略線勢將面臨鬆動甚至是瓦解的壓力。

（二）中國藉由小中兩個三角區隔出的「第三層統一戰線」，將迫使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被侷限於東北亞地區，難再作為掌控整

個亞太的超級強權，果真如此，亞太未來將形成中國支配台海與東南亞，而美國則依靠東北亞與中國對峙的局面。

從地緣戰略的佈局來看，中國「海洋戰略」主要的企圖，是將其和美國在亞太戰略版圖對應的位置，從現行沿著亞太地區特有之海陸戰略線的結構關係，轉變成依次區域南（東南亞）、北（東北亞）對立與競合的關係。如此一來，美國在亞太地區全面性的影響力，將因中國東出太平洋的「三個三角」戰略而被逼退至東北亞，不再是亞太唯一擁有影響全局的霸權。

## 貳、日本方面

以中國的角度來看，日本列島對中國大陸形成一個嚴密的鏈型封鎖線，直接威脅黃海與東海的主要通道以及重要海軍基地，日本的海軍力量，地緣上對中國的精華地區有極佳的進攻優勢。而且日美同盟以及駐日美軍，使美軍在亞太區域的前進部署從東太平洋推進到亞洲大陸的沿岸，並以強大的海空軍優勢，扼守著對馬海峽、台灣海峽、麻六甲海峽等戰略要衝。加上日本強大的海空軍力量超越中國，日本防衛廳又於 2000 年底通過下一個 5 年期的「中期防衛例計劃」，海上自衛隊進一步增強防空與反潛戰力，對中國意圖邁向海權國家的戰略目標，構成了極大的地緣壓力。因此中國始終認為，日本配合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上的壓制，一方面借助美國勢力來壓制中國的壯大，另一方面以迂迴方式來恢復軍國主義。

觀察中國從 1980 年代以來積極發展的海洋戰略，在 21 世紀的前 20 年，要把海軍的武力投射能力從「第一島鏈」—從阿留申群島經過千島群島、日本、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以及印尼，擴及「第二島鏈」—從日本經由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加

羅林群島，所要掌控的海域包括距離中國海岸至少 1500 海哩的地方，也包括了黃海、東海和南海等地區，這意謂著到了 2020 年的時候，中國企圖掌控整個東亞的廣大海域。

無論是「第一島鏈」或是「第二島鏈」，中國都把日本劃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儘管中國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存有差距，但是一旦中國得以控制南海的航道之後，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利益將受影響。如果中國取得台灣之後掌控了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的航道，日本的處境即更加艱辛。中國為了國家發展的目標及確保海洋資源的權益，擴張海權勢在必行，而首先要突破第一島鏈的第一步，就是奪取台灣。一旦掌控台灣，中國就可直接面向太平洋，並掐住東北亞通往東南亞的喉結。屆時，日本的海上運輸線與南方領土將會受到嚴重威脅。

近年來中日雙方在東海的主權爭議頻傳，中國艦艇多次入侵日本海域。根據專家估計，東海大陸棚架的海底可能蘊藏大量資源，石油的蘊藏量在 100 億桶到 1000 億桶之間，這是中國垂涎東海而引發中日爭議的主因。2000 年中國海軍的情報船甚至通過津輕海峽並繞行日本海域，都再再凸顯出一個不爭的事實，日中兩國在地緣政治上具有無可迴避的對立本質。

## 第三節 美、日地緣戰略因應分析

### 壹、美國觀點

#### 一、地緣戰略選擇

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從運用兩洋的角度來看，不外乎有三種可能的選擇戰略：

- (一) 持續擴張，深入歐亞內陸，徹底取得霸權，維持霸權。
- (二) 適時內縮，退出歐亞大陸，採取離岸平衡。
- (三) 維持現況。

從美國以往歷史觀之，美國因應中國海權與軍事的擴張，應是取決於對自己實力及中國實力的評估。從北太平洋的地理形勢來看，北太平洋的第二島鏈，可能是美、中兩國都能接受的界線。如果中國海權勢力向太平洋擴張至第二島鏈附近，不超過第二島鏈以東，從美國本土安全來看，影響並不大。其次，從美國地緣戰略的演變來看，美國地緣戰略就是完全依據國家實力，彈性利用特有的兩洋地理戰略。當美國的實力無法維持第一島鏈的圍堵時，自然會選擇退回第二島鏈，倘若超過第二島鏈，美國就必須退到夏威夷，甚至退回美洲沿岸，這對美國而言，並不符合其國家利益與兩洋戰略的傳統。因此，從美國務實的地緣戰略傳統來看，應可容忍將第二島鏈視為美、中勢力的天然分界線。<sup>125</sup>

## 二、因應與反制—美國亞太戰略之部署沿革

承襲海陸爭霸的戰略格局，布希(George Bush)政府的國務卿貝克(James III Baker)在1991年10月發表「美國在亞洲—浮現中的太平洋區域架構」一文。<sup>126</sup>該文總結美國的亞太戰略就是：以美國（及亞太各國的共同經濟利益）為中心所幅射出去，從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澳洲等海洋國家所構成之弧形的「扇形戰略」(Fan-spread)。相對於中國等陸地社會主義國家，布希政府「扇形戰略」的「扇沿」—亞太海洋戰略線上構成的帶狀區域，就成為向其推動「和平演變」的「新(軟)圍堵線」(參見圖5-1)。

---

<sup>125</sup> 同註51，頁125-134。

<sup>126</sup> 同註105，頁89。

美國的中國政策就是積極與中國交往以使其產生良性的變化，也就是假「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和平演變」中國，讓其成為實行市場民主體制的國家。<sup>127</sup>

圖 5-1：布希政府扇型戰略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參考李文志，《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企業有限公司，民 86，頁 60。(斜線部分：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構成之弧形)

「新太平洋共同體」(A New Pacific Community)是柯林頓政府上台後的亞太戰略。基本上，此一戰略包含兩大部分：一是在全球性「擴展」(enlargement)戰略的前提下，在亞太地區達成拓展「經濟安全」、推廣人權外交和確保區域「權力平衡」三大利益；二在亞太既有的戰略格局中，跨越地緣限制將美國勢力擴展至亞洲大陸。從美國亞太政策的傳統看來，柯林頓政府將經濟、

<sup>127</sup> 傅高義，《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與中共關係》。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 90，頁 63-71。

政治與安全利益整合於一體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是企圖跨越冷戰時美國在亞太海洋國家間所建構之海洋戰略線，將美國勢力進一步「擴展」至亞洲大陸。而就歷史與地緣戰略的進程而言，柯林頓政府企圖將美國勢力擴展於亞洲大陸的戰略目標，就是希望將美國在亞太的勢力版圖從海洋部分擴大到大陸部分；果真如此，美國將達成自馬漢海權論後就急欲「西進」太平洋，將太平洋納為美國內海的歷史性企圖。在美國所建構從海洋擴展至陸地的亞太戰略中，美、日關係一直是推動該戰略最重要的軸心。柯林頓政府上任初期，美國內部雖曾因究竟應以經濟（修正主義論）或安全（戰略平行論）的利益界定美、日關係而出現激烈的爭議；但在 1995 年的「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ic Report, EASR, 1995)，即「奈伊報告」(the Nye Report)中採行「戰略平行論」觀點，<sup>128</sup> 確立美日安保體制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最重要的組成後，由美、日聯盟所串聯一主導的海洋戰略線即為美國在冷戰後逐鹿亞洲大陸的最主要憑藉。美、日雙方也旋即於 1996 年 3 月的台灣海峽危機後，在柯林頓總統 4 月中旬的訪日行程中簽下新的安保宣言——「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根據美日新安保宣言修正的「一九九七年美日防衛合作指南」(the U.S.—Japan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 of 1997)中，對亞太安全體系影響最大也最具爭議性的內容是對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雖然，有關美日新安保宣言的文獻中並未明指「周邊」的內涵，但依據 1960 年安保條約中的「遠東條款」及 1983 年日本

---

<sup>128</sup> 1995 年 2 月 27 日，美國國防部公布了一般所謂的「美國的東亞戰略構想」報告（奈伊報告）。此一報告揭開冷戰的美國與東亞戰略構想。其中，針對中國，美國認為「既是核子擁有國，也是地區第一級軍事大國」、「在世界上擁有巨大的軍事力量，遂行快速經濟成長的國家」，從而以「中國的軍事情勢與軍事部署，將對此區域各國的走向與行動帶來巨大影響」，並說「中國能夠安定並且與鄰近各國建立友好關係，是亞太地區和平、安定、經濟成長所不可或缺的」，對中國成為東亞的不安定因素提出警告。另一方面，『美國的東亞戰略構想』認知「如同美日關係如此重要的兩國間關係並不存在」、「美日關係是美國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政策與地球規模戰略目的等兩項目標的基礎」、「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亞洲的美國安全保障政策的關鍵所在」。由此，美國重新評價冷戰後在亞洲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

將自衛隊巡防海域擴大至 1000 海浬的歷史，所謂「周邊」的範圍至少涵蓋菲律賓以北的臺灣與南韓；而且，從駐日美軍實際部署與巡弋的範圍來看，「周邊」的範圍更可擴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甚至可和澳洲的防衛體系聯成一氣，而這正是美國在冷戰結束之際針對以中國為主之亞洲陸地國家所構築的「扇形戰略」體系。<sup>129</sup>事實上，中國也認為美日新安保宣言就是針對中國而來，所謂的「周邊」就是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沿太平洋海域，換言之，這根本就是具體落實布希政府時期針對中國所設下的「新（軟）圍堵線」。<sup>130</sup>

美國在 1998 年公佈的「東亞戰略報告」(EASR, 1998)——又稱「坎貝爾報告」(the Campbell Report)中的主要架構及內容幾乎都延續 1995 年的「奈伊報告」，內容除確認美國東亞戰略的主要基石即為與五個（海洋）盟國的防衛關係外；更重要的是，該報告竟完全未提及美國在數月前才剛和中國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th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只表明將基於合作與互利的關係「全面與中國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當然，依據「擴展」戰略及「奈伊報告」的精神，「全面交往」的目的就是將中國納入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內，即和平演變中國政權，而支撐「交往」——前進亞洲陸地的橋頭堡就是美國在亞太灑下的海洋戰略線。換言之，美國不論對中國採取「交往」或「圍堵」的戰略，以美日安保體制為主體的海洋戰略線都是美國確保亞太海權的重要支柱。事實上，美國歷經多年的論辯，不論是主張對中國採取「交往」或「圍堵」，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已逐漸發展出以海洋戰略線為基石，對中國既「圍堵」又「交往」的「第三條路線」(the third way)——「圍交」(Congagement)策略。

---

<sup>129</sup> 同註 52，頁 152-158。

<sup>130</sup> 蔣仁符譯，〈中共海權與美國之反制戰略〉，《海軍學術月刊》，第 35 卷，第 5 期，頁 90.5，頁 17-20。



<sup>131</sup>此外，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推動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 的同時，美國國防部在 2000 年提出的兩份重要報告—「整合性願景 2020」及「亞洲 2025」中，更建議美國政府為因應中國的崛起，應將全球戰略重心從「歐洲中心主義」轉變為「亞洲中心主義」，而且必須慎謀應付中國軍事大國化的對策。<sup>132</sup>

進入新世紀，中國已是美國在亞太甚至是全球最重要的假想敵。繼柯林頓上臺的小布希總統，在其主要國家戰略智囊萊斯 (Condoleezza Rice) 主張美國應強勢地增進國家利益後，也以「戰略競爭」取代「戰略夥伴」重新界定美、中的關係；而美、中在南中國海上方軍機擦撞事件中所衍生的後續互動，的確也透露著雙方日益增高的競爭態勢。此外，美國為能提升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態勢，也試圖尋求增強與印度的合作關係，以便在中國後方的亞洲陸塊上建立牽制中國及中亞情勢發展的前進障地。當然，對印度而言，拉攏美國勢力除可平衡日益強大的中國，還能藉此增加與俄羅斯折衝的空間以免中、俄間過於密切關係對其增加的地緣壓力；更何況，印度還可因此而獲得美國的戰略默契，讓其勢力東進至南中國海—亞太地區，一方面牽制中國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力量，另一方面，則可與亞太海洋經濟發展帶結合，而有助於印度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印度龐大的資訊軟體產業正可和以資訊硬體製造業為主的亞太各國互蒙其利。綜觀歷史，美國從 19 世紀末開展「海權論」戰略到 20 世紀末稱霸全球，美國的亞太戰略就

---

<sup>131</sup> 此一政策是由知名智庫蘭德公司提出。此一政策觀點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有兩大戰略目標：一是促使中國走向民主和國際合作；二是萬一中美交惡時能維護美國利益。「全面交往」或「圍堵」政策，都不能幫助美國達成以上的戰略目標，因此並不符合美國之國家利益。設計此一政策的分析家們認為，美國與中國交往的最好策略，是採取交往和圍堵混合並行的「圍交政策」，亦即美國政府既無法也不須避免與中國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交往，但交往時不能一廂情願，需預防圍堵中國坐大，而危及美國之利益。在實際的作法上，他們建議：(一)、防止解放軍取得能反制美國的武器；(二)、增強美國與盟邦間的外銷管制，以限制中國獲取致命而危險的武器；(三)、強化美國與東亞及東南亞盟邦的軍力，以遏阻和抵擋中國可能的侵略。

<sup>132</sup> 同註 125，頁 102-105。

是徹底掌控亞太地區的海陸世界；然而，亞洲大陸卻從未被美國真正地掌控過。基本上，在冷戰結束後「一超多強」的世界局勢下，美國有很好的機會實現其百餘年來企圖支配亞洲大陸讓太平洋成為內海的歷史目標。然而，亞洲大陸上卻也出現百餘年來最強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在強勢美國的壓力下，歐亞大陸上的中、俄兩強卻也難得出現近半世紀的友好合作關係，為百餘年來亞太地區海陸爭霸的歷史更增動盪。<sup>133</sup>

綜觀上述之美國亞太戰略沿革中可看出，美軍目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態勢，正在精心構築一條圍堵中國和亞洲大陸的「太平洋鎖鏈」。這條鎖鏈以美軍在太平洋上的一線基地為基礎，中間的日本、韓國、沖繩、關島等基地和設施則成為「鎖鏈」的核心。近年來，美軍除不斷鞏固在日本、韓國的駐軍規模和地位之外，還多方面加強在這一地區的軍事部署。另外，關島地處西太平洋馬里亞納群島的最南端，關島作為美軍前沿部署和支援基地所起到的戰略作用日益增大。除此之外，美國亦計畫在泰國、菲律賓、印尼等地構築軍事基地，以完善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體系，並在中國南部海域形成一條巨大的「封鎖鏈」(參見圖 5-2)。而這條鎖鏈是以太平洋上的第一島鏈為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大，東起靠近北極的阿留申群島，西到印度尼西亞群島。日本、韓國是這條鎖鏈的中心，而台灣島和關島則是中軸，一直延伸至東南亞的新加坡、菲律賓群島及印度尼西亞等。這條巨大的「太平洋鎖鏈」上密佈了美軍大量的海空軍基地，這些基地構成了 3 個極為重要的基地群：東北亞基地群、東南亞基地群和關島基地群。東北亞基地群以日本橫須賀為核心，包括日本本土、沖繩島和韓國的 30 餘個海、空軍基地。該基地群數量多、規模大，不僅是美海、空軍兵力主要的戰略集結和出發地，也是其在西太平洋

---

<sup>133</sup> 同註 68，頁 59-63。

的後勤供應和維修中心，控制著宗谷、津輕、朝鮮 3 個重要海峽，是「太平洋鎖鏈」的首要環節，由此，既可支援朝鮮半島的陸上作戰，又可支援西北太平洋的海上作戰。東南亞基地群由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 10 餘個海、空軍基地組成。該基地群是美軍在「太平洋鎖鏈」基地網的南翼，是美軍在中南半島作戰活動的重要依託，也是東南亞最大的戰略物資轉運站及第七艦隊在東南亞最大的後勤基地和維修中心。該基地群扼守著從西太平洋通往印度洋和波斯灣的主要海上通道，既可支援東南亞的陸上作戰，又可支援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作戰。關島基地群由關島的阿普拉港海軍基地、安德森空軍基地和阿根納海軍航空站等組成，該基地群地處「太平洋鎖鏈」基地網的中後方，是美軍西太平洋基地網中的戰略預備基地，也是主要的後勤補給和整修基地。從 2001 年起美軍在阿普拉港配備了 3 艘核潛艇，以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核打擊能力；同時美軍已在關島的空軍基地部署了巡航導彈，這是美國巡航導彈首次部署在美國大陸以外，如此美國便可在 12 小時以內用巡航導彈攻擊亞太地區的任何地方。

圖 5-2：美國太平洋鎖鏈規劃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此外，目前美國的東北亞外交，雖以解決北韓危機為重心，然美國的亞太戰略的結構性調整，也同時著手啟動，並未因朝鮮半島僵持而暫緩。最具代表性指標議題是美國在亞洲駐軍政策的大盤整。在戰略意義上，這是1950年韓戰體制成立後，美國對東北亞政策的最大變化。此一戰略調整，係源自美國防部長倫斯斐之國防改革理念，一方面透過軍事科技革新，以「輕、薄、短、小」的裝備，配備在士兵身上，運用到戰場，同時進行國防組織的重組，以少量的部隊，進行快速的部署與移防，將美軍部隊做更有效率的配置。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調整之具體作為，包括準備將駐防在韓國非軍事區的陸軍第二步兵師撤出，甚至可能調整日本沖繩的陸戰隊部署，但美國將更強調派駐日韓的海空軍力量，例如美軍已著手進行小鷹號航空母艦的戰機更新，將艦載F-14

戰機逐步汰換，改部署速度更快、火力更強之F/A-18 E超級大黃蜂戰機等，此外，美國並可能與在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國洽談租借海空軍基地問題，意圖利用美軍的駐紮，形成更廣泛的防衛網絡，一方面遠離衝突熱點，避免受到潛在敵人的威脅，且歸還軍事用地給地主國，可減少當地人民的反彈情緒，另一方面又可用更快速、靈活的兵力調動與部署，迅速做出反應。此外，此一調整有擴大對中國圍堵的效果。<sup>134</sup>

因此，從長遠角度觀之，亞太駐軍的調整如果完成，美國自行處理安全事務的能力將更為提升，美國與盟邦之間的能力差距將更為擴大，美國單邊主義作為將大幅增加，使得傳統盟邦的重要性相對下滑。在美國實兵部署減少、範圍擴大的背景下，美軍雖能以快速反應方式，面對區域衝突情勢，但其可能具有部分負面效應，即危機發生時，盟邦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對於美國的安全承諾與保障，可能出現若干擔憂，此舉可能有賴美國之實際作為，以及美國進一步澄清對盟邦的定位，方能對美國與盟邦關係有更清晰的研判。在日本年度發表之防衛白皮書中，認可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優越地位，認為國際關係正朝以美國為中心的新型關係發展，此將對美國與盟邦關係造成影響。同時，白皮書提倡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PKO)等國際貢獻，考慮規定自衛隊海外派遣事宜的永久法律的制定，此一具未來導向的特徵，為日本歷年來國防白皮書僅見。此亦顯示在美國全球戰略調整下，日本希望以擴大國際安全事務的參與，增加可發揮的角色與空間，同時希望鞏固美日同盟關係。若日本與其他美國的亞太盟邦均感受到美國對盟邦關係可能鬆動，而產生戰略漂流，未來這些國家將不得不思考提升自我防衛能力與自主性，或以開啟這些盟邦國家間的戰

---

<sup>134</sup> 蔣仁符譯，〈中共海權與美國之反制戰略〉，《海軍學術月刊》，第35卷，第5期，民90.5，頁

17-20。

略合作來強化自身安全。

另一方面，政治軍事方面，加強與韓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的軍事安全盟友關係，同時考慮將新加坡、菲律賓和泰國納入這一體系；同時，促成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之間的力量均衡，消除任何可能威脅地區安全或聯合對抗美國的可能性；同時致力於解決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和自由通航問題，避免使該地區出現武力衝突。<sup>135</sup>

## 貳、日本觀點

### 一、地緣戰略選擇

冷戰後日本改變向亞洲大陸發展的傳統地緣戰略，將日本定位為海權國家，但基於位在亞洲大陸邊緣的地理特性，依然集中注意歐亞大陸東端力量的平衡變化，追隨美國、關注中、俄力量變化仍被日本視為最好的選擇。目前日本雖然仍採依附美國的政策，但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其自主性也隨之增加，美日聯盟的戰略意涵已從美國保護日本兼具遏制日本軍國主義，逐漸轉變為美國需要日本協助分擔安全責任。<sup>136</sup>

面對中國海權擴張的考驗，日本國家未來走向可能有以下之選擇：

（一）定位為「海權的亞洲國家」，使日本成為全球海權勢力的亞洲支柱及代表。這種選擇，是延續現行依附美國的戰略，日本必須保持美日聯盟，協助以美國為主的海權勢力，基於此，日本可在美國海權勢力的支持下，獲得其國家利益與全球性的地位。

---

<sup>135</sup> 同註 118，頁 21-25。

<sup>136</sup> 同註 81，頁 91-95。

但從日本地理上的弱點來看，日本的生存與發展必須完全仰賴進口資源，取得資源及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即成為日本重要國家安全要素，美國雖然提供海上運輸線安全的保障，但當資源產區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時，美日聯盟即使能確保日本海上運輸線的安全，但也不一定能獲得所需資源。

(二) 定位為「亞洲的海權國家」，使日本成為亞洲陸權勢力向外擴張的支柱。這種選擇是類似日本傳統大陸政策的地緣戰略，藉著與中國同盟，將美國勢力趕出亞洲。在日、中同盟互補下，也可確保生命線的安全，即使海上交通線不保，仍可藉陸路由朝鮮半島接泊，確保資源的進口。然可能之缺點即日本未來將不得不追隨中國。

(三) 定位為多極世界的一「極」，使日本成為真正之全球性軍事大國，有完全之自主性，這或許可以從日本近年來努力的使其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以及不斷的擴充軍備中得到印證，然由於日本過去軍國主義之歷史，亞洲其他大國對此更深感不安，因此，目前日本若要在國際舞台上走出自己的道路，除了要考慮到本身條件問題，其他國家的疑慮更是重要之關鍵因素。<sup>137</sup>

## 二、因應與反制—美日軍事同盟關係新走向

1997年5月美日重新簽訂防衛指南後，其重要之戰略意義為：

(一) 防衛對象之改變：冷戰時期，美日安保的建立使日本成為圍堵共產勢力的防線，而在後冷戰時期，美日安保所防禦的對象以轉化為「不穩定與不確定因素」，而這些不穩定與不確定因素除了明顯指出北韓之外，其餘均與中國有關。

---

<sup>137</sup> 同註 24，頁 115-138。

(二) 適用地區的擴大：美日安保條約主要重點在於防衛日本及維持遠東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所謂「遠東地區」，主要是指菲律賓以北、日本及其周邊地區，包括朝鮮半島與台灣。新防衛指南將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防衛合作範圍從「遠東」擴大到「日本周邊地區」，亦即美日安保已由防衛日本擴大到預防亞太地區的衝突。此外，對於美日國家利益最有威脅的國家就是中國，美日新防衛指南對於日本周邊有事的「模糊戰略」，將能對於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中國海地區保留軍事行動的自由度，有利於美日介入區域之衝突。<sup>138</sup>

(三) 日本軍事功能的擴張：長久以來，日本一直充當美軍的前進基地，發揮後勤支援的功能。新安保指南明確指出日本周邊有事時，將可採取更涉入之態度，並配合國內相關立法，使日本自衛隊之功能與職權更加擴大。<sup>139</sup>

基於上述三方面，美日新防衛指南透露出以下幾點意涵：

1. 顯示兩國將聯手牽制中國，並從以往內向型戰略轉為外向型。
2. 美日兩國有意模糊週邊事態地理界線，目的在韓國，台灣至南沙一線形成戰略威懾，又不想刺激中國，並為今後擴大軍事行動範圍保留餘地。
3. 美國於蘇聯解體後，國家戰略已由冷戰時代之圍堵戰略改為區域防衛戰略，美日安全保障同盟是美國亞洲安全保障政策之一，亦希望日本對於亞太安全擔負更大的責任。
4. 從聯合演習證明為配合冷戰結束後之亞太情勢，美日從新檢討安全保障之新意義，日本已由接受保護變成共同參與之安

---

<sup>138</sup> 同註 105，頁 75-77。

<sup>139</sup> Mason T. David, and Nana Goto Bellerud, "Japan Bashers and America Bashers: Public Opinion and U.S.-Japan Relations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0, No. 1, Winter/Spring 1996, pp. 156-191.



全防衛任務。<sup>14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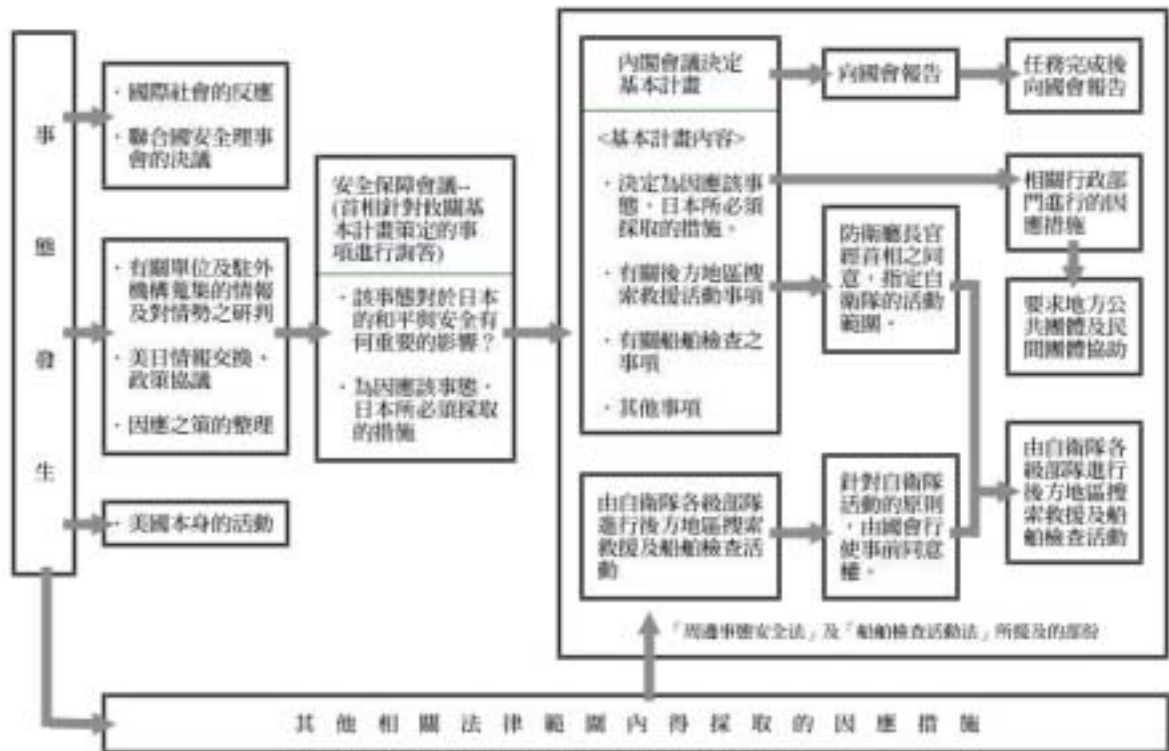
近年來，日本在國防體制上的改變，最令外界印象深刻的，就是先後制定「周邊事態安全法」、「武力攻擊事態因應法」和修正「自衛隊法」、「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的部份條文。後三者又被通稱為「有事法制三法案」。因此，日本在 1999 年通過「周邊事態安全法」，主要是為了進一步落實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詳細規定日本政府相關機構（包括防衛廳、自衛隊和其他部會、地方政府等）在周邊事態發生時應有之作為（參見圖 5-3）。<sup>141</sup>這項法案賦予自衛隊支援美軍後方及協助搜救美軍等新任務，並且要求日本地方政府及民間企業團體援美；法案中並同意自衛隊在搜救美軍等時為自衛而得使用武器。而「事態」的定義，除了對日本直接的武力攻擊之外，還包括「周邊」地區如有戰亂或大規模難民潮發生，足以影響日本的和平與安全，自衛隊也可依法採取行動。

---

<sup>140</sup> 同註 136，頁 85。

<sup>141</sup> 國際間的爭議主要就是「周邊」的定義，特別是台灣和中國雙方都關切日本所謂的「周邊」是否包括台灣海峽。台灣的安全戰略基本上是和美日安保體系互動，因此台灣政府雖然不便表明，但確實希望「周邊」能包含台灣海峽，以便在中國發動軍事威脅或武力入侵時，能讓美、日兩國順理成章地介入。而這也是中國最害怕的，因此中國對周邊事態安全法極為敏感。

圖 5-3：周邊事態因應對策行動程序



資料來源：國際軍事瞭望，

[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M\\_index01.htm](http://home.kimo.com.tw/kajin1967/military/M_index01.htm)，民  
93.3.25。

## 第四節 美、日、中未來可能之衝突點

### 壹、南中國海之衝突

1988年中國與越南因赤瓜礁主權所屬，爆發軍事衝突後，潛存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島嶼主權爭議，就日漸成為冷戰後亞太地區的新火藥庫。其實，從冷戰以來南中國海區域就因地緣政治、豐富的天然資源且據國際航路要衝，而成為鄰近國家與區域外主要

強權競逐利益的主要區域。表面上，南中國海問題是涉及相關國際法及有關國家間的主權爭議，但實質上，卻是牽涉區域內外國家間關於戰略佈局、資源佔有與航行安全等不同層面的利益攻防。首先，就地緣戰略的佈局來看，南中國海正好位於亞太海陸戰略線交接的南沿區域，這一海域在冷戰時期就是以美國為主海洋勢力圍堵亞洲大陸共產主義向外擴散的防線；冷戰後，南中國海不僅是新興陸上強權中國出海必經之路，也是美、日等海洋國家維護經濟發展與區域利益的重要通道。<sup>142</sup>

其次，以資源的蘊藏而言，南中國海地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與各種海洋礦藏是區域內各國發展經濟重要的資源，而這也正是引發各國因領土歸屬爭議而爆發衝突的直接原因；尤其是對中國此一龐大的經濟體，如何在國內油源不足而國際油源又幾乎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掌控的情況下，確保新能源的取得將攸關國家生存與發展。再就航線的重要性與安全來說，南中國海位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交界地區是連結兩大大洋的重要海域，也是中東石油航線通往亞太的必經之路，而且，進一步將亞太與北美航線連結起來，南中國海域更是貫穿歐、亞及北美兩大主要航線的必經之地，即「泛太平洋—歐洲主航線」經麻六甲海峽、「泛太平洋—中東石油航線」經龍目海峽。這是美、日等海洋國家一再重申勢將確保南中國海域航線通暢與安全的主要著眼。<sup>143</sup>

面對如此複雜與日漸緊張的南中國海局勢，爭議各國無不積極提升軍力，並採取擴大佔領南海島嶼，來增加各國折衝南海紛爭的籌碼，而使南中國海問題在冷戰後成為亞太地區另一讓人憂心的火藥庫。<sup>144</sup>從近年來涉及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相關國家軍力的

<sup>142</sup> 陳鴻瑜，《南海諸島之發現、開發與國際衝突》。台北：國立編譯館，民 86。

<sup>143</sup> 王令浩，〈海線交通對東亞區域安全之影響〉，《海軍學術月刊》，第 32 卷，第 4 期，民 87.4，頁 39-51。

<sup>144</sup> 同註 76，頁 35-37。

發展來看，中國是所有爭議成員中最積極整備工事的國家。除對南中國海宣示擁有全部的主權，也在 1987 年特別將海南島升格為省，作為其經營南中國海政策的前進基地，而且，在 1988 年赤瓜礁的軍事行動後，更積極在永暑礁與永興島興建可供千噸級戰艦停靠的港阜與飛機起降的跑道，特別是在中國引進蘇愷 27 及「基洛級」潛艇加大對南中國海的打擊領域後，中國相對於鄰近東南亞國家的武力優勢更見顯著。至於美國因在南中國海地區無直接介入的憑據，僅能提出宣示性的政策聲明，希望各爭議國能和平解決爭端，並維持南中國海航線的暢通與安全，以求取美國在該區域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美國雖已在 1992 年完全撤離菲律賓基地，但美國在新加坡仍保有在東南亞最大的後勤維修與補給的基地，而且，美國與菲律賓及泰國也仍保有雙邊軍事協防條約，在必要的時候美國都可藉機介入南中國海域的重大主權衝突；此外，為確保南中國海域公海航行權與群島海域的「無害通過權」，<sup>145</sup>美國仍可藉以干涉南中國海的軍事衝突。

另一方面，就日本而言，日本每年有 90% 的石油及其它物資需經過南海抵達本土，故南海是日本的經濟生命線，此間的任何動盪，都可能影響日本的國家安全。尤其從整個東亞地緣戰略的觀點來看，中國如控制南海航道，便等於宰制了日本。因此日本關切南海情勢發展，尤其歷來中國在南海的動態，多半是由日本媒體所率先公告。日本的南海戰略，是一方面藉「美日安保條約」的相關規定，與美國共同強調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的權利；一方面積極參與東協多邊對話管道，使南海問題國際化，以削弱中國的威脅，保障其在東南亞的利益。日本雖予人依附於美國的印象，實際上其軍事力量甚強，近年每年投入 60 多億美元發展海軍，具

---

<sup>145</sup> 同註 7，頁 192-194。無害通過權適用於海峽，只要是無害通過，各國於平時有權派遣艦隊通過銜接公海兩個部分供國際航行用之海峽，而無需事前得沿海國之許可。而在銜接公海兩個部分而於常態下供國際航行用之海峽中，不得停止外國船舶之無害通過。

備進入南海的實力，未來若時機成熟，對南海爭端亦可能表達強硬的態度。

## 貳、台海局勢

自冷戰在亞太地區開幕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的政軍衝突就是一典型海陸爭霸形勢下的產物。從韓戰爆發美國改變先前發表「中國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的對華立場，而將國民政府主控的臺灣納入「杜魯門主義」的海洋圍堵體系後，整個冷戰時期，台灣的外交處境與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深陷於美國亞太與中國政策的制約。直至冷戰末期，台海兩岸關係在全球性和解潮流下也終有較大的進展。自 1987 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後，海峽兩岸 40 幾年隔絕的關係正式結束，雙方並於 1991 年起，逐漸建立制度性的溝通與協商管道，在 1993 年也舉行首次高層的「辜汪會談」。此後，雙邊的經貿與文教交流即迅速擴大，甚至從 1994 年起，中國大陸還超過美國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然而，海峽兩岸自 1950 年代以來的對峙狀態，並未隨著台灣於 1991 年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而結束。中國始終不願放棄以武力的方式來達成兩岸統一，是造成台海潛在軍事衝突的主要因素。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訪美後，中國不僅片面停止雙方逐步搭建起的溝通與協商管道，更於同年 7 月在臺灣北部海域 160 海浬處進行導彈試射，將臺灣海峽鄰近區域直接帶入戰爭的邊緣。尤其，1996 年在台灣首度舉行的總統直選前夕，中國更透過大規模軍事演習的方式，意圖影響臺灣的總統大選。中國「不承諾不對臺灣使用武力」，除民族主義的因素外，主要還有內、外兩大國家安全層次的考量。首先是中國為避免激發其內部蓄勢待發的分離主義。中國憂慮一旦臺灣脫離中國大陸而獨立將引發骨牌效應，潛藏其內部的種族衝突與分離運動，如西藏獨立、新疆的回民獨立、內、外蒙古合

併與東北朝鮮民族統一問題，勢必因而被激發而可能失去控制。所以，中國特別聲明「保留」對台灣使用武力達成統一的權力，除對外表明其將不惜任何代價維護政權與領土的統一，也具有對內警示分離主義運動的意義。

其次是中國為取得主導亞太地緣戰略的優勢。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是折衝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利益的重要據點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掌控亞太區域南、北交通航線的樞紐，亦即台灣的戰略歸屬，將直接影響中國能否全盤掌控亞太的航線與戰略形勢（參見圖 5-4）。這將使中國無法將其積極策動的「海洋戰略」串聯起來，也將削弱其逐霸亞太海權的籌碼。甚至，中國還可能因亞太地區日漸盛行的「中國威脅論」，而再度陷入冷戰時代被以美國為首之海洋國家圍堵的不利形勢。因此，中國堅持若台灣宣佈獨立與外力——特別是所謂美、日海洋勢力介入台灣問題時，必將以武力達成兩岸統一。

圖 5-4：台灣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汪啟疆，〈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共和國雜誌》，第 16 期，民 89.12，頁 35。

根據美國國防部在 1999 年針對台海安全情勢所作的評估報告表示，雖然臺灣的飛彈防禦及防空系統將有所改善，但在 2005 年以前，中國解放軍將具有對臺灣發動空中及飛彈攻擊的能力，而 2005 年時，中國更將部署兩種短程彈道飛彈以及第一代地面攻擊的巡弋飛彈，這些武器將瞄準臺灣關鍵性的軍事設施，如主要機場、指揮、控制、通訊、電腦和情報站，以及經濟基礎建設，使台灣應戰能力大受影響。面對中國日益增強的跨海作戰能力，美國除依「臺灣關係法」售予臺灣傳統的防禦性武器外，也試圖把臺灣納入其在亞太地區所部署 TMD 系統內。對中國而言，把

臺灣納入由美國主導並以防禦中國飛彈為主的 TMD，除將導致中國喪失對臺灣的飛彈戰術的優勢外，更意味美國與臺灣進行實質的軍事結盟關係，以軍事性的海洋聯盟體系對中國實施圍堵。因此，中國不僅對美國有意協助臺灣發展飛彈防禦系統提出嚴厲批評，並積極在臺灣海峽對岸增加戰術飛彈的部署數量，企圖以絕對優勢的數量突破 TMD；依亞太地區經濟整合與軍備發展的程度看來，臺灣海峽爆發戰爭的影響將是整體而全面的，幾乎沒有任何亞太國家得以倖免，特別是，將對區域經貿與交通產生重大的衝擊。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對亞太南、北航線依賴甚深的美、日兩大海洋國家，而其他日益倚重兩岸經濟發展與此一海空航線的國家，如澳、紐、加、東協與南韓等國也將受到相當的影響。面對中國可能以武力強行統一的激烈做法，台灣海峽一旦發生戰爭，勢必破壞亞太地區海、陸權國家間微妙的權力平衡關係，甚而引發區域內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重創兩岸與亞太區域政經的發展。因此，如何避免臺灣海峽爆發軍事衝突就成為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的重要課題之一。<sup>146</sup>

### 參、釣魚台爭端

由於地緣的重疊（參見圖 5-5），在東海海域，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群島具有主權歸屬的爭執，釣魚台主權歸屬，不僅攸關中國人在這一帶捕魚，探採油礦和航行自由的權利，中國如控制釣魚台，更將影響日本的安全利益。而在東海大陸棚的劃界上，雙方之主張亦不同，在日益重視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中國，中、日未來爆發衝突與戰爭的機會大增。<sup>14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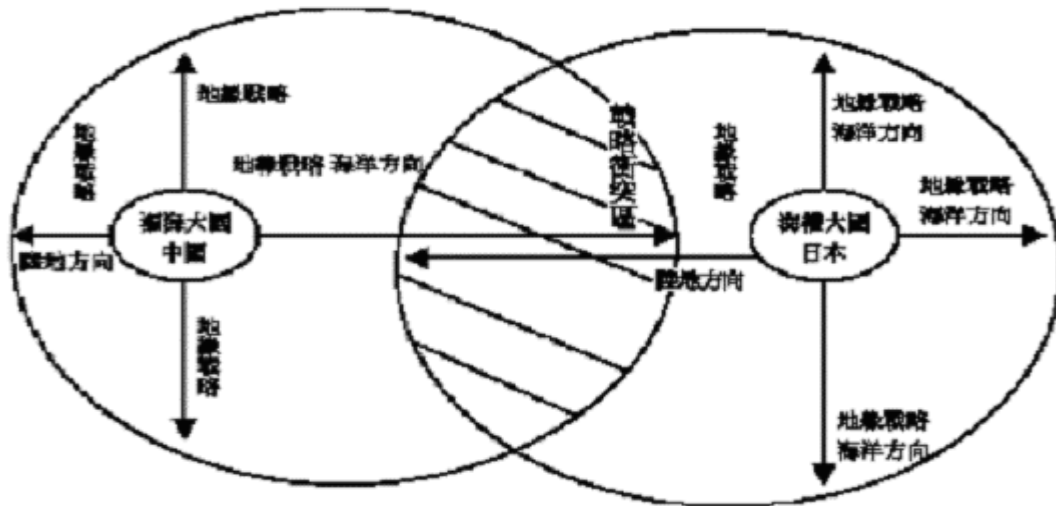
---

<sup>146</sup> 楊念祖，〈中共海軍現代化兵力建設對台海安全的影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5 期，民 89.5，頁 97-101。

<sup>147</sup> 吳輝，〈從國際法論中日釣魚台島爭端及其解決前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民 90.3，頁 75-117。



圖 5-5：中日地緣衝突示意圖



資料來源：汪啟疆，〈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共和國雜誌》，第 16 期，民 89.12，頁 25。

此外，如果中日兩國在釣魚島發生衝突，美軍勢必依據美日安保條約之規範進行增援，若此，美國將主要從以下三個方向行動：一是從直接性的戰術基地啟動，比如日本的橫濱、橫須賀，駐韓美軍基地等，這些基地常駐有美軍艦艇和戰機甚至航母，在開戰時能夠直接出動；二是從距離較遠的戰略支援基地啟動，如關島、夏威夷等，這些基地駐紮有美軍主力戰艦或戰略戰術核力量，可以長途跋涉，支援前線；三是不常駐大部隊的支援基地，如新加坡的樟宜基地，美軍必要時可以利用這些基地，調動艦艇

戰機進駐。倘若局勢發展至此，東北亞爆發區域間之戰爭將勢所難免。<sup>148</sup>

## 肆、制海權爭奪

根據中國海權發展的長遠目標，未來在亞太地區幾處重要航道取得控制權之目標，將危及美、日國家安全與利益（參見圖 5-6）。就美國而言，取得兩洋之控制權關乎國家重大利益，同時在亞洲地區繼續保有其對於戰略航道的控制權更是當前美國戰略重心。而對於日本，海上交通線之暢通一向關乎其國家生命線，因此，未來中國倘若繼續推動其海權擴張之目標，勢必與美日聯盟利益相衝突，未來不論在制海權的爭奪上或是美日圍堵中國的防線上，都有爆發衝突之可能。

---

<sup>148</sup>王友仁著，《從美國戰略論冷戰後的東北亞危機》。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民 90，頁 89-95。

圖 5-6：亞太地區五大航路圖



資料來源：汪啟疆，〈從國家安全探討台海戰略關係〉，《共和國雜誌》，第 16 期，民 89.12，頁 30。

## 第五節 新世紀美、日、中關係前景

### 壹、新世紀中美關係

布希總統上任後，其亞太政策明顯調整了柯林頓政府的「親中抑日」形象，並強調「鞏固同盟」的重要性，卻對美、中關係採取「觀望」的取向，其對華戰略從模糊逐漸走向清晰。在布希總統的強勢態度下，美中摩擦不斷，從批評中國協助伊拉克鋪設光纖通訊網路、軍機擦撞事件、批准大筆對台軍售等，然從這些摩擦中，美國開始省思雙方衝突可能導致的後果，而911恐怖攻擊

的發生，讓美國認知中國威脅並非立即迫切，對中國的定位亦發生變化。

布希政府對中國之定位，經歷「戰略競爭者」、「非敵非友」到發展「坦誠性、建設性、合作性關係」之演變，雙方經由反恐合作以及恢復高層對話等事務上取得若干共識，美國對中政策亦從敵對轉向釋出較多善意的軌跡，此為一由不斷摩擦到關係回穩的過程，亦顯示美國對華政策日趨務實。即便美國公開宣稱不再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在美國諸多官方文件中，把中國做為潛在戰略對手的觀念並未消除。2001年美國國防部的《四年期程國防檢討報告》提及，未來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挑戰，可能來自於一個具有巨大資源基礎的軍事挑戰者出現，從孟加拉灣到日本海的東亞沿岸地區，代表著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地區。2002年《核武態勢檢討報告》亦將中國對台的飛彈威脅視為一種威脅的態勢，美國甚至可能在台海發生衝突之必要情況下，同時使用核子武器與非核子武器，以應付立即的威脅。美國國防部於2002年7月間又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全篇關切台海安全形勢，開宗明義即指出，北京對台戰略以和平方式為優先的宣示已發生變化，解放軍的攻擊能力每年都獲得進展，不論是威嚇或實際攻擊台灣，北京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行動選項，台海兩岸實力對比正在逐漸向中國傾斜。該報告認為，中國對台灣採取壓迫性作為的成敗關鍵，在於國際，特別是美國支持台灣的程度。<sup>149</sup>2002年9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雖並未點明中國是敵人，但卻提及「我們的軍力強大，足以使潛在敵國打消擴張軍備以超越美國或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意圖」。即便是被稱為近年最務實、中肯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軍力報告》，亦不排除中國崛起對美國霸權的挑戰。

---

<sup>149</sup> 同註 78，頁 126-135。

美軍駐留阿富汗後，與中國的宿敵印度和長期盟友巴基斯坦建立更密切反恐互動，其軍事影響力深入中亞，衝擊中國的區域影響力。伊拉克戰後，美國掌控中東地區石油供給，亦間接影響中國的能源安全命脈，加上美國在東亞的安全佈局，實已對中國形成一道戰略圍堵的防線。由此可見，「中國因素」是美國尚未放棄嚇阻戰略的關鍵之一，目前美國國防部研擬中的亞太駐軍結構調整如完成，可能在中國大陸的南方，建構起另一道圍堵中國的勢力範圍。此一圍堵防線外移，可緩和中國的緊張，另又可藉科技優勢持續警戒，使美國擁有更多影響中國的政策選項。這些都顯示美國全力應用超強所具備的各種全球性優勢力量，一方面在準備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尋找影響中國之著力點，另一方面做好自己的準備以應付未來崛起後的中國，無論這個強大的中國是善或惡。惟美國近期之強勢外交作為，反映部分新保守主義者之觀點，其中少數新保守派智庫仍倡議中國威脅，例如1999至2002年擔任「新美國世紀計畫」主持人Thomas Donnelly近期撰文指出，美國必須穩固推動獨霸的帝國力量，不可忽略中國的崛起，指出布希總統的外交策略是一方面必須鎮壓激進回教主義，另一方面必須圍堵中國，並防止回教世界和中國大陸聯合。<sup>150</sup>

在美國主導國際事務能力提升的情況下，美國積極進行全球反恐的戰略部署，以維持美國霸權和平(Pax Americana)及優勢領導地位，美國希望中國在周邊安全議題上發揮若干正面影響力，以助於區域穩定。中國在美伊衝突過程中，一方面表態支持俄德法反戰立場，主張延長對伊武檢時間，落實聯合國有關決議，另一方面又絕口不提反美言論，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矛盾，伺機發揮影響力。此一搖擺政策雖曾為美國所詬病，但美伊戰後，中國對美國關切之議題加強配合程度，並積極促成美、中、北韓三邊會談，

---

<sup>150</sup> 同註 102，頁 89-96。

以助於其維持在區域安全事務上之發言權，並突顯可作為美國在區域議題上合作之夥伴，避免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日趨邊緣化。然而，2003年6月1日布希總統與胡錦濤會晤時，再次就北韓議題上表達希望中國發揮更多影響力；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2003年6月9日表示，由於中國在台海議題展現若干自制，也在其他區域議題上發揮助益的角色，目前美國與中國的關係處於新局面。此似顯示美國認為中國在地緣政治上可發揮作用之處，表現不夠積極，期待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投注更多心力，以減輕美國在東北亞安全上的行動成本。

在台海問題方面，美國的台海安全政策一向以台海和平穩定為前提，強調最高政策原則為「和平解決」，至少要維持現狀，「互不挑釁」。而美國政府聲稱之「一個中國」政策，仍以「三個公報」及「台灣關係法」為依據，以「大陸不動武，台灣不獨立」為主調。在此基調下，柯林頓政府提出的「交往」政策，再度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內涵。自2001年10月起，布希總統與江澤民在一年內進行過三次高峰會，實屬美中關係史上罕見。而中國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曾於2002年5月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美，就任國家主席後，亦於2003年6月與布希在法國會晤。此顯示美國逐漸以「元首外交」方式，遂行對中交往，其目的在於營造兩國友好氣氛，增加瞭解，避免摩擦衝突，穩定區域局勢，同時使中國理解美國政策立場，不致輕率蠢動；此外，由於中國處於領導人權力轉移階段，美國也希望藉由雙方領導人實際互動，對中國政情做出準確判斷。

在台海安全議題上，由於布希總統分別於德州與江澤民會晤以及在法國與胡錦濤會晤時提及「不支持台灣獨立」等語，部分學者將其解讀為，「不支持台灣獨立」在美國對台海政策的位階上，已經上升到與「三報一法」相同地位，另江澤民在德州峰會

對布希倡議之「以撤飛彈換取減少對台軍售」，經胡錦濤再度向布希提出，已經使美國對台軍售政策出現些微調整，亦即美國是在「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情況下，才會願意進行其對台軍售，認為此將壓縮台灣的政治空間。

事實上，以安全結構考量，美主流意見仍認為影響台、美、中三方互動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在於中國發展短程彈道飛彈，故美國的台海安全策略著重於和北京維持外交聯繫與軍事交流，並藉增加對台軍售、提升台美合作、調整亞太兵力部署來恢復平衡。在美國權力上升的背景下，美國不需犧牲台灣利益以換取中國的合作，美對華政策仍將以經貿促變與實力壓制雙線並行，台、美、中三邊關係穩定結構不至失衡，惟美國基於全球戰略佈局之考量，益加凸顯維持兩岸穩定之主軸，避免因台海偶發事件影響全球反恐佈局。基本上，布希政府對美台關係定位於五項基調：肯定「民主台灣」意涵、謹慎並有限度的接受台灣對國際生存空間的要求、強化台灣「可靠的戰鬥軍力」、不把「台灣問題」做為對中國談判的籌碼、以中國針對台灣的軍事準備，尤其是大陸東南沿海的飛彈部署為由，凸顯其對區域安全之影響。

## 貳、中日關係前景

### 一、中日接近論之提出

其實中國大陸與日本自1972年建交以來，兩國的外交關係都一直在衝突與和解之間擺盪，我們可以將2001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就職以來，中國大陸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區分成兩個階段：在初期中日兩國關係因李登輝訪日、歷史教科書、農產品貿易摩擦以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將兩國雙邊關係降至冰點，但是隨著當年九月小泉訪問北京就二次大戰問題向中國大陸人民表達

了歉意，李鵬於去年在兩國建交30週年之際訪問日本，再加上國際大環境中，美國在911之後政策的改變以及北韓問題的浮出檯面，這些內外因素都讓中國大陸認知到對日關係的重要，因此北京智庫學者適時提出「中日接近論」，其主張呈現以下四種基調。<sup>151</sup>（一）暫時擱置「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在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一直是兩國之間存在的最大障礙，尤其日本政府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及遲遲不願對過去侵華戰爭道歉，常常成為兩國之間相互磨擦的衝突點，而中國大陸也將日本對這兩項歷史議題的反省做為對日外交的基調，這使得兩國關係遲遲無法進展，因此中國大陸應當在具備充分信心與耐心認為歷史問題終將解決的情況下，將此問題暫時擱置。（二）增強「中」日雙方經濟互動。在90年之前，中國大陸一直是日本最大海外援助國家，但在90年之後，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日本對中共的經濟援助仍然是逐年增加，舉例來說，在2000年當年日本對中國經濟援助便高達111億美元，而在這當中絕大多數是日圓貸款。但是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卻是因為不對等互惠關係而不斷發生，原因便在於中國大陸廉價的農產品大量輸入日本，但是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並未得到相對的待遇，因此中共必須提供日本產品輸入的優惠以增強雙邊的經濟互動。（三）減低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疑慮。日本從冷戰結束以來，一方面加強美日安保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不斷增強其自衛隊的防衛能力，其目標明顯是針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再加上小泉就任以來三次參拜靖國神社觸動中共最敏感的神經，讓中國認為日本仍然有重整軍備的意圖，使得兩國之間高層互訪因此中斷或取消，嚴重損害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因此，中國需要改變動輒就擔憂日本走向軍事大國道路，頻頻指責日本企圖恢復軍國主義的作法。（四）以區域性協調合作解決北韓問

---

<sup>151</sup> 同註 121，頁 71-79。



題。從90年之後，北韓發展核武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脅來源，而中國大陸卻是北韓金正日政權最大的支持者及最大的經濟援助國，對北韓的行為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而且中國在過去處理北韓問題時大都採取單邊主義的行為，不利於區域的合作與安全，因此中國應當將日本當作大國看待，並本著大國協商與合作的根本原則，處理中日在東北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問題。

從以上四個基調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學術界提倡「中日接近論」最大的目的是基於戰略利益的考量，其主要有國際、區域與國內環境三項因素，在國際環境上是911之後之後，美國加強在全球一極化的佈局與動向，而中國大陸必須要和日本接近以改變對美關係的被動立場；在區域環境上重新檢討對日外交是中國目前實施加強周邊睦鄰外交的重要一環；在國內環境上若是中共與日本兩國相互嫌惡，日本國內反中國的軍國主義將會持續抬頭，對中國的安全保障造成嚴重影響。而中國政權如果採取這些學者的建議改善中日關係，可能會產生以下四種影響。<sup>152</sup>（一）對國際環境的影響：日本在冷戰結束之後並未積極與鄰國，特別是中國大陸建立友好密切的外交關係，反而卻逐步去加強美日安保體系，這使得日本外交出現所謂失落的10年，日本國會及民間對日本政府這種情況相當不滿，因此，在中國逐步增強對日本的外交關係情況下，日本必定會相對調整其與美國單邊的外交政策，而逐步從日美及日中關係當中採取比較平衡的外交政策。（二）對東北亞區域的影響：東北亞的區域安全情勢在過去一直是美日安保體系對抗中國大陸與北韓的對峙情勢，如果中國逐漸增強、拉攏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區域性協調共同解決北韓問題已成為一種既定的趨勢，而東北亞區域性的對抗也將隨著中國大陸與日本兩國之間

---

<sup>152</sup> 楊運忠，〈日本加速向世界軍事大國目標邁進〉，《當代亞太》，第5期，頁91，頁11-18。

外交關係的增強，同時建立起雙邊溝通機制而逐步緩和。（三）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在過去中國大陸與日本外交關係，經常因為歷史議題與領土問題而停滯不前，如果中國能夠主動拋出善意，兩國關係將可能改善。但是兩國之間的利益基礎卻是不同，日本要的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龐大的商業利益，而中國則是要拉攏日本來對抗美國，而這種利益基礎不同的情況下也是現今中日關係的一大特性，而中日關係在中國主動表示善意的情形下將會不同於過去在衝突與和解之間擺盪，而逐步邁向合作。（四）對台灣問題的影響：日本在與中國大陸建交之後，一直對中國與台灣之間採取平衡對等的外交政策，日本政界親中派雖然要積極加強對中國大陸的外交關係，但限於中國的消極與善意不足使得其成效一直相當有限，但在中國主動拋出善意，日本與中國的官方外交關係必定會逐步增強的情況下，是否會壓縮對台的外交關係將是我們所要密切注意的。

## 二、未來發展

雖然中國大陸學界倡議「中日接近」的理論，但是最大的問題仍是來自於日本的反應，日本的反應不如外界預期的熱烈，主要是來自於四大問題仍未解決，而這四大問題也讓中國與日本官方、民間產生四種認知的落差。（一）歷史問題—對日本軍國主義之疑慮：中國大陸民間對於日本過去的侵略仍然相當在意，而日本右派軍國主義仍然在日本政界佔有一席之地，例如中國前外交部長唐家璇更不只一次對兩國歷史及日本政治人物的右傾表達關切，因此，在這項歷史問題上中國與日本官方與民間出現了第一項落差。（二）台灣問題—台日交流頻仍：小泉上台之後，不僅一次宣稱其對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仍然秉持過去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友好條約及中日聯合宣言的原則，但是在中國大陸旅日人民犯罪率不斷提高，使得日本人民普遍對中國大陸印象惡劣，

再加上日本與台灣兩國經濟及人民交流不斷提升，使得在台灣問題上，出現日本官方與民間之間的第二項落差。（三）領土問題—釣魚台爭議：日本在處理釣魚台問題上一直在觸動中國大陸領土問題最敏感的神經，例如將其列為沖繩縣的一部分，禁止中國大陸漁民進入捕魚及設立燈塔等，但是中國為了不影響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時常保持低調的態度，但是中國大陸民間的反應卻是相當激烈，這也使得中國大陸官方與民間在中日外交政策上出現第三項落差。（四）安全問題—日本軍國主義之再起？：日本在冷戰結束之後仍然以美日安保條約作為國家防衛的基礎，近年來在北韓威脅逐漸高漲的情況下更使得日本不斷進行漸進式的軍事防衛政策，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進一步擴編防衛廳情報本部的規模，以強化對北韓軍事動向情報的蒐證。這是繼日本國會通過「有事法制」三大法案(武力攻擊事態法、自衛隊修正法及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之後，日本政府為了因應北韓威脅又再一次強化本身國家安全網絡的舉動，這種舉動日本視為正當防衛措施而中國則視為重整武裝，這使得中國與日本在產生第四種認知上的落差。<sup>153</sup>

從以上分析我們發現，雖然中國大陸內部出現強化與日本關係的呼籲，但是以目前的情況觀察，中國大陸與日本在外交關係出現官方與民間的四種認知的落差，如何解決這四種落差才是中日外交關係是否能夠進一步突破的主要關鍵。因此，中國與日本兩國若要有進一步的密切往來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但是中國是否會利用北韓威脅的問題來拉攏日本進行區域性的對話與合作，中日兩國是否改變過去地理位置近但外交距離遠的關係，並藉此達到其聯日對美的外交政策，進而損及到台日兩國的互動關係將是

---

<sup>153</sup> 同註 116，頁 201-205。

我們所要密切注意的。

## 參、中國之因應

就日美安保防衛而言，中國認為從柯林頓政府到布希政府視強化美日安保防衛為一貫主軸的亞太戰略，主要目的就是為防範中國崛起後對亞太區域，尤其是美國在亞太戰略利益可能構成的衝擊，中國也始終認為日美防衛新指針具有遏制中國的意涵。儘管911後由於美國與中國關係大幅改善，中國官方並未公開針對日本藉反恐名義擴大防衛角色的行為予以抨擊，但仍照例對小泉首相三度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表達遺憾和抗議，此也反映中國對日本邁向軍事大國的疑慮。中國大陸研究中日關係學者普遍認為911後日本自衛隊用兵法案的修正及據此向海外派兵的落實已使日本憲法規定的「專守防衛原則」名存實亡，若干人士更認為日本眾院於2003年5月15日通過的所謂「有事法制」三項法案基本上是「強軍備戰」的法制。

基本上，中國降低上述不利影響的策略，主要取決於兩個前提，第一維護亞太和平與穩定，降低週邊的衝突因素，擺脫安全困境的制約；第二是營造一個穩定良好的中美關係。對中國而言，後者更是前者的基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成功透過中俄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和對話，營造了雙邊的睦鄰友好，擺脫了長期的安全困境。因此，中國也毫無選擇的在21世紀必須與美交往和合作，來反制美國內部主張遏制中國的聲浪，同時降低中國在東亞面對的不利困境，這也是布希政府初上台時雖視中國為戰略競爭者，但中國並未選擇對抗政策的原因。911事件後，不論是全球反恐，以及北韓發展核武事件，都使得中美雙方彼此相互需要，也增強了雙方合作基礎。基於此，布希東北亞戰略固然對中國安全具有不

利影響，但中國仍必須依賴中美雙邊關係的強化，來作為降低布希東北亞戰略對中國不利影響的主要策略。<sup>154</sup>

在對美日安保條約及中日關係層面，中國固然不滿日本在911後自衛權限和範圍的不斷擴大，更憂心日本未來可能修正不發展核武政策，不過由於中國和美國雙邊關係已大幅改善，加上朝鮮半島核危機對中共安全構成明顯衝擊，中國因此對此採取低調策略，更轉而尋求同日本在安全上的雙邊協調。事實上，無論從亞太安全，睦鄰友好、經貿發展，以及穩固中美雙邊關係的角度看，中日雙邊關係的改善不可避免是十六大後中國外交及亞太政策的重心，而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持續發展也有助於降低中國對美日安保條約的疑慮，從權力平衡角度觀察，中美關係的正面發展對中國而言有助於平衡美日安保條約的影響，同時也有助於防止日本走向核武化。

因此，基於上述論點，未來中國可能之外交戰略走向為：營造胡領導地位穩固之形象，柔性抗議美國霸權聲勢上揚以及注重「大國外交」與「睦鄰外交」之雙重考量，並對美突顯區域夥伴角色，爭取美國對台海政策向中國傾斜。

## 第六節 小結

中國運用經濟發展與軍事擴張，在亞太地區所佈下「三個三角」的陣勢，勢必對以美國為首之海洋國家在亞太的戰略佈署，

---

<sup>154</sup> 張亞中，〈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季刊》，第3卷，第2期，民91.4，頁6-15。

即扇形戰略架構造成嚴重的衝擊。從地緣戰略的攻防來看，中國海權發展戰略將對美國構成兩大威脅：

（一）美國長期以來在亞太架構的海陸戰略版圖，將因中國東出太平洋而面臨重劃的壓力，尤其是各次區域的海洋國家逐步被吸納進中國的軍經網絡後，美國推動亞太戰略的地緣基礎，即海洋戰略線勢將面臨鬆動甚至是瓦解的壓力。

（二）中國藉由小中兩個三角區隔出的「第三層統一戰線」，將迫使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被侷限於東北亞地區，難再作為掌控整個亞太的超級強權，果真如此，亞太未來將形成中國支配台海與東南亞，而美國則依靠東北亞與中國對峙的局面。

另一方面，對於日本而言，無論是「第一島鏈」或是「第二島鏈」，中國都把日本劃入中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儘管中國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存有差距，但是一旦中國得以控制南海的航道之後，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利益將受影響。如果中國取得台灣之後掌控了台灣海峽與巴士海峽的航道，日本的處境即更加艱辛。中國為了國家發展的目標及確保海洋資源的權益，擴張海權勢在必行，而首先要突破第一島鏈的第一步，就是奪取台灣。一旦掌控台灣，中國就可直接面向太平洋，並掐住東北亞通往東南亞的喉結。屆時，日本的海上運輸線與南方領土將會受到嚴重威脅。

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從運用兩洋的角度來看，不外乎有三種可能的選擇戰略：

- （一）持續擴張，深入歐亞內陸，徹底取得霸權，維持霸權。
- （二）適時內縮，退出歐亞大陸，採取離岸平衡。
- （三）維持現況。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已逐漸發展出以海洋戰略線為基石，對中國既「圍堵」又「交往」的「第三條路線」(the third way)－「圍交」(Congagement)策略。美國國防部在 2000 年提出的兩份重要報告－「整合性願景 2020」及「亞洲 2025」中，更建議美國政府為因應中國的崛起，應將全球戰略重心從「歐洲中心主義」轉變為「亞洲中心主義」，而且必須慎謀應付中國軍事大國化的對策。

面對中國海權擴張的考驗，日本國家未來走向可能有以下之選擇：

(一) 定位為「海權的亞洲國家」，使日本成為全球海權勢力的亞洲支柱及代表。這種選擇，是延續現行依附美國的戰略，日本必須保持美日聯盟，協助以美國為主的海權勢力，基於此，日本可在美國海權勢力的支持下，獲得其國家利益與全球性的地位。但從日本地理上的弱點來看，日本的生存與發展必須完全仰賴進口資源，取得資源及維護海上交通線安全即成為日本重要國家安全要素，美國雖然提供海上運輸線安全的保障，但當資源產區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時，美日聯盟即使能確保日本海上運輸線的安全，但也不一定能獲得所需資源。

(二) 定位為「亞洲的海權國家」，使日本成為亞洲陸權勢力向外擴張的支柱。這種選擇是類似日本傳統大陸政策的地緣戰略，藉著與中國同盟，將美國勢力趕出亞洲。在日、中同盟互補下，也可確保生命線的安全，即使海上交通線不保，仍可藉陸路由朝鮮半島接泊，確保資源的進口。然可能之缺點即日本未來將不得不追隨中國。

(三) 定位為多極世界的一「極」，使日本成為真正之全球性軍事大國，有完全之自主性，這或許可以從日本近年來努力的使其成

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以及不斷的擴充軍備中得到印證，然由於日本過去軍國主義之歷史，亞洲其他大國對此更深感不安，因此，目前日本若要在國際舞台上走出自己的道路，除了要考慮到本身條件問題，其他國家的疑慮更是重要之關鍵因素。



## 第六章 結論

未來中國將持續以經濟發展作為國家首要目標，維護海上交通線的順暢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基本手段，無論是採取攻勢或是守勢，提升海洋戰略地位將是中國必經之路。這使得中國在地緣戰略規劃上，將持續視以美、日為首的海洋勢力，為威脅其國家生存發展與利益的主要力量，並將地緣戰略規劃的重心置於與海洋勢力對抗的地位。同時，美國仍將是中國在推動地緣戰略上最主要的潛在對手，對於美國而言，其全球政策一定要與海權日本維持密切的關係，其歐亞地緣戰略更需要與陸權的中國保持合作關係，而其對於中國建立地緣強權的容忍範圍，也將成為美、中地緣戰略衝突的界線。<sup>155</sup>

以中國的角度來看，日本列島對中國形成一個嚴密的鏈型封鎖線，直接威脅黃海與東海的主要通道以及重要海軍基地，日本的海軍力量，地緣上對中國的精華地區也有極佳的進攻優勢。而且美日同盟以及駐日美軍，使美軍在亞太區域的前進部署從東太平洋推進到亞洲大陸的沿岸，並以強大的海空軍優勢，扼守著對馬海峽、台灣海峽、麻六甲海峽等戰略要衝。加上日本強大的海空軍力量超越中國，日本防衛廳又於 2000 年底通過下一個 5 年期的「中期防衛例計劃」，海上自衛隊進一步增強防空與反潛戰力，對中國意圖邁向海權國家的戰略目標，構成了極大的地緣壓力。因此中國始終認為，日本配合美國對中國進行戰略上的壓制，一方面借助美國勢力來壓制中國的壯大，另一方面以迂迴方式來恢復軍國主義。此外，能源問題也有不可忽視的戰略意含，自從 1993

---

<sup>155</sup> 顧立民，〈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民 92.6，頁 74-75。

年起，中國開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1998 年的進口石油已達需求的 20%，預計 2010 年將高達 40%。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表的《中國尋求能源安全》(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報告估計，到 2020 年時，中國必須依賴的進口石油大約 60%，天然瓦斯則至少 30%以上。事實上，中國在 2002 年已經取代了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根據中國地質科學研究院的估計，到了 2020 年的時候，中國的石油需求將達 7 億噸，而中國自己的產量只達 2 億噸，屆時中國能源需求的 70%必須仰賴進口。截至 2000 年為止，中國的石油進口已經超過 5000 萬噸，預計 2005 年將會超過一億噸。根據中國的專家表示，當一國的石油進口量超過一億噸以後，就要考慮採取外交、經濟、軍事措施，以便保證石油安全。基於能源安全的考量，中國當然期望能夠控制南海地區油輪通行的海上航道，中國發展擴張性的海軍戰略，與此息息相關。

觀察中國從 1980 年代以來積極發展的海洋戰略，在 21 世紀的前 20 年，要把海軍的武力投射能力從「第一島鏈」—從阿留申群島經過千島群島、日本、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以及印尼，擴及「第二島鏈」—從日本經由小笠原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所要掌控的海域包括距離中國海岸至少 1500 海浬的地方，也包括了黃海、東海和南海等地區，這意謂著到了 2020 年的時候，中國企圖掌控整個東亞的廣大海域。

因此，在中國不斷地擴充海權與運用其海上武力的情勢下，未來亞洲的和平與均勢態勢將會受到嚴苛的挑戰，而美、日、中三角互動關係就顯得更加的複雜與微妙。因此，在西太平洋海權的爭霸中，美、日、中三國各自的地緣戰略規劃在新世紀中各有其考量。就美國方面而言，不論對中國採取「交往」或「圍堵」

的戰略，以美日安保體制為主體的海洋戰略線都是美國確保亞太海權的重要支柱。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已逐漸發展出以海洋戰略線為基石，對中共既「圍堵」又「交往」的「第三條路線」(the third way)－「圍交」(congagement)策略。<sup>156</sup>而就日本方面，不僅要努力的朝向「正常國家」的道路前進，同時在面對中國海權擴張與地緣重疊的壓力下，在軍事上進一步與美國合作以及發展為「政治大國」的目標是可預見的。因此，在日本地緣戰略選擇的幾種類型中，顯然目前仍將是以美日聯盟為主要之依據，但仍不乏努力增強其國家之自主性以及影響力。但日本軍事力量的再度興起，對中國而言，無非又是一重大之威脅，其原因為：(1)歷史的心結：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記憶猶存。(2)既存的領土爭議與台灣問題。(3)日本經濟和政治影響的增強。(4)軍事威脅的擴大。<sup>157</sup>

基於上述美、日對於中國的戰略規劃與防範，中國對於其地緣戰略目標亦有所因應與選擇。在地緣政治關係中，應實現以下最基本的地緣戰略目標：即確保美國不會成為中國的軍事威脅；防止周邊地區特別是東北亞地區和南亞次大陸出現打破戰略均勢的勢力；防止周邊地區出現針對中國的軍事同盟或已經存在的軍事同盟出現針對中國的傾向；盡可能地阻止美國介入中國統一的內政和與某些鄰國的領土糾紛以及保護中國的經濟利益。

此外，在本論文研究之領域中，於美、日、中地緣爭霸情勢下，台灣戰略地位議題和日本國家未來之走向亦是令人關注之重點：

---

<sup>156</sup>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文化，民 88，頁 163-178。

<sup>157</sup> 同註 91，頁 126。

## 壹、台灣戰略地位提升

在美、日、中地緣戰略衝突中，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是折衝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利益的重要據點之一，台灣在美、日、中地緣戰略衝突中如何尋找出最有利的國家出路以及運用戰略位置的有利地位鞏固國家安全，將是未來攸關台灣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關鍵所在。首先，就總體戰略層次而言。從冷戰後國際政治與經濟漸趨整合的趨勢來看，權力平衡是「地緣政治」所發展出的重要戰略思考；經濟發展則是冷戰後「地緣經濟」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強調區域性的經濟整合與發展。從亞太地區特殊的海陸戰略結構來看，台灣在亞太地區，由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結構所烘托的中介位置，使得臺灣在亞太戰略體系的地位，必須分別從這兩大結構來定位。就亞太各國的利害關係而言，地緣政治中海陸爭霸所強調的是政軍權力的攻防與佈局，區域內的權力平衡是各國折衝的重點；地緣經濟重視的是技術、資金與市場利益的汲取與編排，區域內總體經濟的發展與經濟利益的擴張則是各國的目標，而這其間也隱含著極為複雜的海陸勢力的攻防。<sup>158</sup>台灣在亞太戰略體系中的地位，也必須從這樣的亞太政經系絡中來掌握。以亞太地緣政治的態勢而言，台灣不僅位於亞太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接觸的交鋒線上，同時也是這一鋒線上南、北交通網絡的中介點。這種特殊的結構位置使得台灣戰略地位的歸屬，將直接牽動亞太地區權力結構與戰略形勢的發展。從美、日等海洋國家的立場來看，台灣是海洋國家向亞洲大陸叩關的重要橋頭堡，也是貫穿亞太海洋貿易與安全航線的交通樞紐。相對地，從另一方以中國為主之陸地國家來看，台灣不僅是其走向海洋尋求經濟發展與合作重要的窗口，也是牽制海洋國家連線圍堵亞洲陸

---

<sup>158</sup> 同註 86，頁 120。

地主要的突破點。台灣的戰略空間即源自海、陸霸權力量交會所激起的權力平衡處。因此，台灣只有現實與持平地，分從海權與陸權國家的立場估量臺灣在其間相對的利害關係，才能完整掌握戰略的出路與限制。否則，任何片面地從海洋國家（如美、日等國）或大陸國家（如中國）的觀點，定位台灣的戰略屬性與國家走向，都將因過大的立場偏差與思考盲點，而難以形構出台灣在亞太地區完整的戰略與世界觀。台灣在亞太地緣政治上居處由海洋與陸地、東南亞與東北亞，兩大地理板塊所構成之十字座標的控樞位置，使得台灣在亞太戰略體制中擁有相當關鍵的地位，是任何區域性的強權企圖建構掌控亞太戰略體制時，所無法忽略的戰略要津。擁有如此特殊與重要的戰略位置，台灣必須以具體與強硬的安全政策，如加強對有關海域與交通航線的管控及增強在南沙太平島的駐軍實力，明示亞太各國任何忽略臺灣角色的亞太多邊安全合作的構想，都將是不切實際的作法。換言之，台灣應動態地在亞太地區海洋與陸地的戰略結構中，透過突顯台灣戰略地位的自主性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現實挑戰，才能適時地拉開臺灣在亞太地緣政治上的戰略空間與迴旋的縱深。

總之，台灣位於西太平洋及亞洲大陸交接海域的鏈形島嶼上，扼處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形成中共海洋戰略所稱第一島鏈（白令海峽、千島群島、日本群島、沖繩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群島），亦為日本 1000 海浬海上防衛南緣之戰略前衛；其地位存在，正可平衡與支配亞太地區南北之差異與均勢，對美、日地區的海洋利益具有保障依托的功能。而中華民國的軍力經多年整備亦具備地區防衛的堅強作戰能力，對中國東出西太平洋之戰略發展，能發揮牽制作用。此一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個相當戰備能量及可向週邊海洋武力投射的軍事實體，最能影響美、日、中共在西太平

洋戰略利益互動的均衡性。因此，台灣當局應善用此天然之地理條件，為國家創造出有利之局。

## 貳、徘徊於十字路口的日本

911 恐怖主義事件對世局的影響又增加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日本國會通過了派遣自衛隊支援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反恐怖政策特別措施法案」等三項相關法案——「海上保安廳修正法案」，「恐怖對策法案」，以及「自衛隊法修正案」。這是日本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後，開始重新建立獨立自主外交和國防的歷史性一刻。第二次大戰後，日本由美國佔領並經美國輔導頒佈民主憲法，明定日本不得重整軍備，亦不得對外用兵，此即「非戰憲法」又稱「和平憲法」。1950 年韓戰爆發後，美國一方面擔心共黨勢力威脅日本，另一方面又積極在亞洲對共黨國家進行圍堵，開始扶植日本，使其有能力幫助美國穩定亞太局勢。日本不但成為美國的主要盟國，也因為在美國的安全保護下，使日本得以全力發展經濟，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

在美國與中國 1979 年建交之前，日本一直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夥伴。美國在 1970 年代為了脫身越戰，尋求與蘇聯和中國的和解，並以中國牽制蘇聯，使美日關係相形退居次要。日本對本身安全和利益開始有了另類的思考，除了經濟地位外，如不能建立自己的國防，日本在亞洲、在世界的影響力必然極其有限。爾後，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並未完全接受美國的意見，即是反映日本此種顧慮。

當前日本人民所關心及今後將受到密切注意的問題有三個：一是日本自衛隊的現代化問題，二是如何強化與美國安全關係問題，三是如何使日本成為「正常國家」問題。到現在為止，日本

人對修改「和平憲法」可能還多持保留，但對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已有共識。一個由產、官、學組成的「在廿一世紀日本的角色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指出：日本由於過份依賴美國而缺少世界責任；美日聯盟應繼續存在，但日本應尋求做為一個軍事大國；日本不但要參與國際行動，而且要不限於僅擔任維持和平與後勤的工作。該報告的結論是：「原則上，日本加入國際安全的軍事活動是必須肯定的，對其他聯合國會員國從事制止侵略的軍事行動，日本不能再說不，因為這是符合聯合國憲章的」。

因此，日本終究要面對下列問題並作出選擇：1.是日本自願放棄戰爭，還是被迫放棄戰爭，2.是日本不願再成為侵略者，還是不願再成為犧牲者，3.維持非戰憲法是符合日本國家利益，還是為了滿足其他國家對日本的期望。在爭取得到「正常大國」之地位，做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聯合國第二大支持國（日本負擔的費用為 20%，中國尚不到 1%），日本多年來一直希望能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此一目標牽涉到強權政治，更關係到美、日和中國的三角關係，除非能有理由使中國支持，否則短期內並無實現之可能。日本「正常大國」的地位勢必先經過亞洲國家的認同，同時也要在自由民主和歷史認識上取得平衡。<sup>159</sup>

---

<sup>159</sup> 關中，〈日本從整軍經武到「正常大國」之路〉，中央日報，民 90.11，版 9。

